

戰後世界建設研究叢書
中山文化教育館戰後世界建設研究會編

美國與戰後世界

之關係

獨立出版社印行

館書
書
圖
省
文
中
第

J
392
11

戰後世界建設研究叢書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譯

美國與戰後世界之關係

獨立出版社 印行

目次

總序

編者話

第一篇 美國世紀

亨利·魯斯 (Henry R. Luce) 著 大公報恩源譯

第一章 我們爲了什麼打仗？

第二章 革命鐘聲或民主政治

第三章 二十世紀是美國世紀

第四章 美國對現世界的認識

第一篇 英美關係 周谷城譯

美國力量之重要 (潘爾氏 (Rahm and Leslie Buell) 著 葉根譯「時代」)
「生活」「幸福」編者委員會所得事實作成。

第一章 十九世紀

美國與戰後世界之關係

第二章 美國對於前途之抉擇

第三章 關於戰後世界之綱領

美國之建議

第三篇 太平洋關係

序言

第一章 討論的地域

第二章 美國對太平洋區域的建議

第三章 東南亞洲

第四章 一條橫越太平洋的公路

第五章 日本

第六章 中國

第七章 其他問題

附錄 關於戰後世界改造之危險思想

孫科.....一六三

總序

戰後世界建設問題是值得尚在作戰中的我們特別注意研究的。因為我們如果要使全世界人民無量數的犧牲獲得其應有的代價，我們和盟邦將士們的鮮血不致於白流，那末，我們便不能不為戰後的世界打算，不能不為未來世界的改造預作準備。

中山文化教育館有鑒於此，在理事長孫哲生先生主持之下，於卅二年春，集合了一部份同志，組成一個戰後世界建設研究會，對戰後世界建設問題，分門別類，作深刻的研究。同時把盟邦朝野領袖及學者名流所發表的戰後世界建設方案，計劃和主張，輯為「戰後世界建設研究叢書」，廣事介紹，藉供國人研究參考之助。在參攷資料異常缺乏的現在，這種工作自有其必要與價值。

目前盟邦人士中，對戰後世界建設問題，以美國方面最感興趣，他們所發表的主張也最多。我們特把它分析歸納起來，作為本書對讀者的介紹，同時作為本書的總序。

美國人士對於戰後世界建設的主張，可分為三大派。第一派可稱為右派。他們以發展美國勢力為目的，主張以美國的力量來支配戰後的世界，要繼承過去幾百年來，英國對歐洲所採用的傳統政策。這個英國對歐洲的傳統政策，就是聯合各小國來打擊最強的國家，

或者提攜大強的國家，來抗衡最強的國家。例如西班牙最強盛的時候，英國便聯合西歐諸國去打擊他；法國革命以後，拿破崙崛起支配歐洲，英國便聯合中東歐諸國去打擊他；德國統一，日趨強盛，英國便聯合法，義，俄各國去對抗他，結果演為世界第一次大戰，這派人士因為要繼承英國這個傳統政策，所以他們對於戰後世界建設的中心思想，在歐洲，則主張於戰後仍然要扶助德國，來牽制強大的蘇聯；在遠東，則主張於擊潰日本之後，再來提攜日本以抗衡富強的中國。他們無論對歐洲或遠東，都是取傳統的均勢政策。這派理論家以某某名教授為發言人。彼等自視為現實主義者，以為這次大戰結束以後，恐怕就要預備第三次大戰。第二派可稱為左派。他們主張戰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成立國際組織，如有力的國際聯合會，或世界聯邦，提攜弱小民族和國家。對遠東，主張徹底擊潰日本，扶助中國復興，作為安定遠東的主要力量。對戰後世界經濟，則主張共同開發世界資源，提高全人類的的生活水準，扶助未工業化的國家從事工業化的建設。更主張建立世界自由貿易圈，英美攜手，以其聯合的財政經濟力量，來建設自由經濟的世界。屬於這派的政論家以在紐約出版的「新共和」和「民族」兩週刊為宣傳機關。第三派可稱為中間派。他們主張以美國來領導世界，建立世界和平的新秩序。聯合國家不但在戰時要合作，在戰後也要合作，認為美國陸海空軍，將來均可佔絕對的優勢，但美國不應以此種優勢壓迫旁的國家。這派人士的思想，

「三大雜誌」的主人亨利·魯斯便是這派著名的代表。

從上述的分析，我們知道美國人士對戰後世界建設的主張，不但未能一致，而且還有極相反的意見。因此我們從事研究的時候，先應有所分辨，才不致為所迷惑。這是希望讀者注意的。

中山文化教育館戰後世界建設研究叢書編輯委員會

編者話

本書包括文字三篇，附錄一篇。第一篇是亨利·魯斯著的「美國世紀」。原文載一九〇一年二月份「生活」雜誌，與太平洋大戰爆發相距十個月，其中一部份已失時效。這裏只節錄其後半部，藉以概見美國一部份人士主張美國領導世界的見解。第二篇和第三篇是美國「生活」「幸福」「時代」三大著名雜誌所起草的戰後和平方案中的第一件備忘錄「英美關係」和第二件備忘錄「太平洋關係」。（原文載一九四二年五月份及八月份「幸福」雜誌附刊）第一件備忘錄係專門討論戰後英美的關係，涉及大西洋和歐洲問題。第二件備忘錄則以太平洋為中心，其中對遠東及中國的建議，最值我們注意。例如：它建議組織太平洋委員會；包括在太平洋有直接利益的聯合國家；在東南亞洲，它建議創立「印度尼西亞國」，包括泰國；它建議建立一條橫越太平洋的「公路」，以台灣為西部的終點，認為「把台灣劃為中國領土之一部，似乎不妥」。這些見解，當然值得我們詳細討論和冷靜研究。因此我們在附錄中轉載孫哲生先生「關於戰後世界改造之危險思想」一文，表示我們對於上述問題的意見，藉供讀者研究之參考。

本輯所錄的三篇譯文，除「英美關係」一文，係由本會周谷城君担任翻譯外，其餘「美國世紀」一文，係大公報恩源君翻譯，「太平洋關係」一文，係中央日報資料室翻

美國與戰後世界之關係

師，我們願在此對大公報恩源君和中央日報資料室同人的努力，表示敬意和謝忱。

司徒德 三二，四，二十。

第一篇 美國世紀

亨利·魯斯(Henry R. Luce)著
大公報 恩源譯

第一章 我們爲了什麼打仗？

現在已然坦白的解釋了我們的處境，應當考慮一下我們當將更大的問題，這種考慮比較以前可能的多了。用最簡單最通俗的名詞來說，那個問題就是：我們爲了什麼打仗？

我們每個人都準備犧牲生命，犧牲財產，犧牲個人一切快樂的希望，用來保證在美國所參加的戰爭中不致失敗。但是我們很願意知道我們所努力獲勝的是那個戰爭——並且在勝利之後，我們所能獲取的又是些什麼？

這個問題反映了我們美國人最真實的直覺。但是這還不夠。我們迫切的希望給這次戰爭一個適當的名稱，在事實上也絕對重要。如果我們知道爲了什麼打仗，那麼，我們可以自信的向着勝利的目標邁進。還有呢，至少還可以有一個造成可行的和平的機會。

此外——並且這是一個特殊的奧妙的歷史事實，須要詳加檢討——美國而且祇有美國能有有效的宣示這次戰爭的目標。

差不多每個專家都要同意：沒有美國的援助，英國不能單獨獲勝——甚至連那常說的羅斯福特勤前進的工作也不能完成。所以，即使英德接連不斷的宣佈戰爭目標，美國人民

却擁有資格贊助或否認這些目標。相反的，如果美國要宣佈戰爭目標，英國差不多一定足以接受。而且包括希特勒在內，全世界也要接受這些目標，作為這次戰爭的指標。

美國人有一種感覺，認為與英國協力，我們多少有些在替英國撐腰，並不是爲了自己。無論過去這種表示有什麼意義，及至今日，這種感覺實在忽略了現實，是對現實一種愚昧的觀察。我們無論在那方面對英合作，英國必完全樂于接受美國的領導。這是好以前的實在情形了。在嚴肅的英人方面，他們對美國的大不滿（恰巧也正是他們躲閃責任的最好論據），實際上已到了這種程度——美國拒絕了成功爲世界領袖的機會。

想一想最近「倫敦經濟學人報」的說明吧！

「如果英美成立了固定的密切聯合，這不到五千萬人口的島國人民是不會爭取上風的……重力的中心以及最後的決定，必要逐漸的落到美國身上。我們不能不滿於這歷史的發展。我們寧要感覺驕傲，因爲這附庸的地位，敵愾的心理和獨立的巨輪，已經整個的轉動了。」關於英國，我們美國人再不能說一切事物不能順遂我們的意願而躲閃責任了。對於大英帝國各聯邦的各種問題，若能予以適當的考慮，那麼，我們要他們怎樣，他們必毫無問題。這甚至對那叫作「Union Now」的動人的提議——一個美國人的提議，要使英美成立大規模嶄新的人民聯邦組織——也有牠的真理。這或許不能直接滲透到我們問題的中心。但是，美國合衆國有的思想的人民，若不讀一下代表這種提議的斯催特的著作，他真

不能完成他的使命。

這裏要說明的一個重大要點，只是成功為領袖的全部機會都屬於我們。和其他一切生聚的機會一樣，也是胎育於絕大的困難和危險之中。如果我們不要這機會，如果我們拒絕接受這機會，拒絕的責任也要由我們承當，而且只能由我們自己承當。

誰都承認：世界的將來不歸一股腦兒解決。想要用藍印紙模製器圖樣或給婦女會起草會章的辦法來模擬世界的將來，那是愚蠢。我們的問題如果是不知道爲了什麼而打仗，我們就應當自求解答。不要期待着旁的國家來指點你。停止了納粹方面所謂爲旁人作戰的宣傳。我們不打仗，除非是自己的戰爭。「民主國家的兵工廠」嗎？我們將來可以證明這點。但是今天，我們必須是美國，美國一切友人，美國一切與國的兵工廠。

美國的友人和與國嗎？他們是誰？而且爲了什麼？這是我們要告訴他們的。

第二章 革命鐘聲或民主政治

……但是誰的革命，誰的民主呢？

但是怎樣才能告訴他們呢？我們爲了什麼尋求與國，我們爲了什麼打仗，關於這些，我們又怎樣才能告訴我們自己呢？我們是要爲那腐老的但壽或是那腐老的專制而作戰嗎？

美國與戰後世界之關係

我們是要決定烏利丹尼亞(Urilandia)的邊界嗎？或是，如果我們不能用那廣泛而遙遠的理想名詞宣示作戰目標，我們就要用那民主、自由和公理一類的大題目嗎？是的，我們可以用這些。總統已經用過，而且我們已經用得爛熟，將來還要採用。這也許有牠的意義——對於將來，和對於以往一樣。

在我們之間，似乎有些人甘願為這些犧牲——在戰場上，在空中擊門中。或者是這種犧牲，或者這些字句以及其所代表的意義，就要和我們——在床榻上——一齊死掉了。

然而從遙遠城市中發出的號稱和悖理的呼聲，和從銅傳聲筒發出的偉大的詞句之間，並沒有什麼區分嗎？在宏亮的革命號聲裏艱澀的實際主義與民主政治模糊的理想主義之間，我們也須要加以抉擇嗎？如果需要，又是誰的革命，誰的民主制呢？我們所可以把握的，沒有一點可以更實際的滿足些嗎？在那裏沒有一點可以瞭解的計畫嗎？沒有一個顯露有利於美國，使美國感覺到意義的——而且同時也必定得到民主女神的祝福，盡他一臂之力，協助着確定了使革命感到煩惱的一個計畫嗎？

沒有這樣一個計畫嗎？有的。國面現在我們罪有應得的面對面的遭遇到美國人所深惡痛絕的問題了。這問題是那老掉了牙而且還貼着那破碎標誌的問題——就是孤立主義反國際主義的問題。

這兩個名詞我們都痛恨。這兩派惡聲相向，互相詆毀。我們鄙棄他們。我們躲避他

們，放縱他們。

現在讓我們公平的來應付這個問題。如果我們現在公平的尋求解決——而且在我們解決這問題時，勇敢的負起現時代的責任來——那麼，我們可以打開一條出路，不必須是在每日生活中得到和平，而是使我們心靈之中得到和平。

生命是由快樂與憂苦，滿足與困難混合成的。在這個紛亂的時代，我們還是談一談紛亂吧。紛亂是太多了。在哲學的園地裏發生了紛亂，在信仰和道德之中也有紛亂。在家庭與家族裏，在個人的生活中，也都有紛亂。這些紛亂是互相關聯的，但是這裏所說的乃是特別關於國家政策的紛亂。

在國家政策的領域之內，美國以往以及現在最根本的問題：不論美國人在精神和實際上能否適應這個事實，可是美國在這二十世紀的時代，成功了世界上最有力量而重要的國家。但是美國未能負起世界強國的責任來——這個失敗，對於美國本身和其餘的人類，都是一個極嚴重的打擊。挽救的方法是：誠心誠意的接受我們在上世界上成爲強大重要國家的責任，利用我們的機會，按照我們認爲適當的方法，爲了我們所認爲適當的目的，用我們全部的力量影響這個世界。

「按，我們所認爲適當的目的」一語，却引出了什麼是我們的目的，怎樣才可以達定

的達成這些目的等問題。要特別重視的一點，孤立主義取消之後，唯一可能的辦法，並不是要我們充任世界的警察，也並不是要將民主政治加在世界任何人類——連西藏的達賴喇嘛和牧羊人也都包括在內——的頭上。

美國不能對全世界的善行負責，但是美國關於所生存於其中的世界環境須要對自己負責。沒有人再比美國人自己更能有效的影響美國的環境，所以美國的環境若不適於美國生命的發展，美國只有痛責自己，而不能怨天尤人。

在未能把握美國和美國環境之關係的失敗中，潛在着任何以及一切形式的孤立主義在道義和實際上的破產。孤立主義者與世隔絕的流毒，已深深的普遍於共和黨，勢力的份子之間，這是最大的不幸。因為直到共和黨能夠籌美國發展一種哲學和計畫，足以使美國成為有創造力和活動力的強國之前，他一定還要繼續與世隔絕，在這一段歷史過程中，不作有益的參與。然而爲了美國和世界將來能構成，美國的參與，却又有極迫切的需要。

但是從政治的立場講，羅斯福總統爲了實際的目的，在過去這七年中，完全是個孤立主義者，這也是個同樣嚴重的事實。在過去，他是一個甚於胡佛或願理治的孤立主義者。羅斯福最近好像一個緊急事件的發生，突然間成功了世界領袖，這個事實，並不能使他這七年來實行與美國成爲國際合作領袖絕對相反的政策一點稍微模糊一些。這在羅斯福最初

兩任總統期內，自然有他的理由。他們可以有理由的說，爲了使民主政治在這偉大的民主集團之中不致落伍，便有實行大規模社會改革的必要。但是，事實是這樣的，羅斯福總統的失敗，是未能使美國在狹隘的，物質的，國家的基礎之上成功的展開工作。而且我們本身在羅斯福領導之下，也未能使民主政治順利的開展。現在我們使民主政治發展的唯一機會，應當是藉着一個重要的國際制度和一個國際的道德秩序。

這一個目標乃是羅斯福糾正他前兩任總統時代的錯誤，使他成爲歷史上美國最大而不是最後一任總統的絕大機會。我們的任務是盡可能的利用一切方法——爲了我們自己，也是爲了我們的子孫——保證羅斯福，使他能接受公正的鳴彰，成爲美國最偉大的總統。

沒有我們協助，他不能成爲我們最偉大的總統。有了我們的協助，他不但能，而且勢必如此。在他的領導之下，藉着他的領導能力，我們可以使孤立主義死亡，和奴隸制度的消滅一樣，我們可以造成一輛在我們看來，和飛機無線電一樣自然的美國國際主義。

我們在一九一九年有過一次歷史上從未會有過的成功爲世界領袖的黃金機會——這機會會用那盡人皆知的銀盤交付給我們。我們未曾明瞭這個機會。威爾遜應付失當。我們拒絕了牠。這個機會存在了許久。在一九二〇年的紛亂中，我們貽誤了牠，在一九三〇年的紛亂中，我們更將牠殺掉了。

領導世界，不是件容易的事。爲恢復那失却了的時機的希望，更較以前增加了無畏困難。然而有我們全體協助，羅斯福必須在威爾遜失敗處獲得成功。

第二章 二十世紀是美國世紀

……我們這時代裏的一些事實

想一想這二十世紀，那是我們的世紀。不僅是因爲我們活在裏面，也因爲這是美國成爲世界主要強國的第一個世紀。直到現在，我們這一個世紀一向是深重而神祕的失望。再沒有一個世紀會有這樣偉大，這樣充滿了人類進步和快樂的希望。並且也再沒有一個世紀，有這許多男女幼童遭受過這樣的痛苦，憤怒和慘死的了。

這是一個破壞的、困難重重的，充滿了矛盾的世紀。對於一個要實行反抗的人，無論那一個世紀，都充滿了矛盾，這沒有疑問。但是，正和其他事物一樣，我們今日的矛盾，較以往的規模更大面也更好了一些。是的，也和更大一樣的更好了一些——天然的更好了一些。我們有因貧與饑饉——但只是在豐富的中間。在全部歷史中，我們最普遍最深切而最明顯的痛恨戰爭，我們都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戰爭發生了。我們有暴君，有獨裁者——但只是在民主理想普遍成爲世界信仰時才存在的——這個思想，一度曾被認爲殖民國家可

裏的叛離思想。

並且我們的世紀也是個革命的世紀。一切矛盾使牠不可避免的成功了革命的世紀。自然在科學和工業上也有革命。結果，在政治和社會機構上也發生了革命。但是若說革命正在進展，並不是說那最瘋狂，最激烈，或思想最矛盾的人都能出任顯鉅。一七七六年的革命勝利了，而使革命勝利的人，大多數是有風度也有常識的人。

一個革命時代，清晰的顯示着大的改變和大的修正。人們爲什麼與那樣愚蠢，只憂慮着「民主憲政」，而不憂慮，或說得好一點，不深刻的想一想世界革命。這祇是一個原因，因爲只有我們出面，爲這個時代解決了世界革命的一切問題，我們才能知道怎樣爲另外五十年或一百年重建起我們的民主憲政。

這個二十世紀是破壞的，困難的，矛盾的，革命的。但是在今日，經過了若干痛苦和希望，已經和以往不同了，我們已知道得很多。我們必須使我們的前途，和逼出了高代價換來的知識相適應。舉例來說：在這二十世紀中，對我們這個世界欲有真實的見識，至少必須對下列四個主題有一個清晰的瞭解。

第一，我們這世界上的二十萬萬人口，在歷史上第一次生存於一個世界之內，根本不能分開。第二，現代人士憎恨戰爭，並且直覺的感到，依照目前戰爭頻繁規模的龐大情形，人類甚至有滅種的可能。第三，我們這個世界，在歷史上又是第一次能夠由全體人

物質的需要。第二，這二十世紀的世界，如果能使人生的健康進步，勇氣提高，這一世紀，一定是高度的美國世紀。

關於第一和第二個主題，假定現在這個世界是不可分的，那我們也無須幻想在這世紀裏會產生一個世界的政府 (World state) —— 一個人類的議會。我們也無須以為戰爭就會消滅。我們所須要感覺的 —— 須要深刻感覺的 —— 乃是在這地球上各大人類團體之間吸引或衝撞的龐大力量。人類的各大部分可以有有效的組成互相對抗的集團。暴君可以需要大規模的生存空間。但是現在以及將來，自由所需要的生存空間規模更大。和平，除非能發揚於世界的大部，是不會久遠的。公理，除非公理能在許多領土，在若干民族之間，有一個差不多相同的意義，那麼，公理也就快要人們的憐海裏失掉一切意義。

關於第三點 —— 生產全部人類充分的物質需要，造成「更豐滿的人生」 —— 要注意這也是美國能夠提供的諾言。這個諾言，無論在這裏或在其他地方，都易於由各種煽動家和巧言令色的建議家們，拿一種滑頭的計劃和「計劃經濟」的方式提出。我們所要堅持的，所謂豐滿的生活，必須是根據自由 —— 根據那產生豐滿生活可能性的自由 —— 必須是根據合法的自由的觀點得來的。沒有自由，不會有豐滿的生活。有自由，才有豐滿的生活。

最後有一種信仰 —— 要記好大部分活着的人都要有此信仰 —— 這二十世紀應當是高度美國的世紀。這一種認識，號召我們，現在就開始行動。

第四章 美國對現世界的認識

……及其如何產生的問題

我們對於一個美國的世紀能說什麼呢？又能預先見到些什麼呢？僅僅說我們拒絕孤立主義，接受國際主義的理論，是毫無意義的。是那一種國際主義呢？羅馬曾有過一個大國際主義。梵蒂岡、成吉斯汗、奧托曼土耳其、中國各代的皇帝，以及十九世紀的英國，也都有一個大國際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列寧的腦海裏也有一個。今天希特勒思想裏似乎也有一個——而且還很能吸引一般對於歐洲沒有什麼高見，而甘願將歐洲交付給一個能夠保證將她永遠毀滅了的那些孤立派人士。但是美國所能提供的是那一種國際主義呢？我們所能提供的國際主義，不是由任何一個人的觀點所能形成。那必須是許多人思想的結晶。必須是我們的民權法案，我們的獨立宣言，我們的憲法，我們輝煌的工業產品，我們的技術之下的全民所共享的國際主義。那必須是由人民並且為人民而設的人民本身的國際主義。

一般的說，美國人民有一個決心，想使人類社會給個人以自由、發展和愈益滿足的保障，所以他們的挑戰，總是圍繞着這個決心旋轉。除這個決定外，納粹宣傳部的嘲笑、抱

怨、叫罵、切齒，以及惡聲咆哮，就都是曇花一現的事情了。

我們一旦不再因為對那孤立主義毫無生氣的辯論消耗自己，必定會因為發現我們早已有了一個大規模的國際主義而感覺驚異。美國的查士舞，好萊塢的影片，美國的俚語，美國的機械和立案的商品，乃是世界各角落——由桑西巴(Sankibar)至漢堡所一致公認唯一的美國事物。盲目的，無意的，偶然的，而且實在我們自己顯然忽略了，可是我們已在這些細節上——在這種具人性的事物上——成功了世界的一強。但是這又算得了什麼？比這還多的是呢。美國早已在智力上，在科學上，在藝術上成功了世界的首府。美國人——中西部的美國人——是今日世界上最沒有地域感的人。和其他國家比較，他們旅行的範圍最廣，他們對世界的知識更豐富。美國在商業上的世界經驗，也遠在我們所理解的程度上。

最重要的是：我們具有那不能下定義，不會認錯了的領袖的標誌：威望。並且這並不和羅馬、威奇斯汗或是十九世紀英國的威望相同，美國在全世界之威望，乃是在於全那美國人民的善意以及美國人民最高的智慧和威力。過去幾年間，我們失掉了一些威望。但是大部分還依然存在著。

我們對於二十世紀的美國國際主義不能下一個狹義的定義。二十世紀的美國國際主義

的形成，加一切文化的形成一樣，必須由我們生活裏面，必須藉着我們的工作和努力，必須藉着試驗和錯誤，必須從事業、冒險和經驗中得來。

並且還要從幻想中得來！

因為美國已經自動的跳上了世界舞台，我們必須使大部分美國人尋求實現一個成爲世界強國的美國幻想，而且這個幻想必須是真正的美國幻想，可以鼓勵我們有生力的、有熱情的生活、工作、奮鬥下去。現在我們遭遇了這個大的試驗，然而我們依然可以逃避，在這世紀的初期，我們在精神上曾經忍受了一切試驗和困難，我們是人類，曾經苦着的瞭解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意義，而且在這次試驗的一刹那間，我們至終可以認清了引導我們走向真正創造二十世紀——我們的世紀的幻想了。

將生活的兩個方面考慮一下，並且研究一下從那一方面可以尋求並實現這樣的一個幻想。

第一，在經濟方面。一種自由的經濟制度——一個適合自由和進步的經濟程序——是否可以在美國通行，這個問題的決定，其責任全在美國，而且只有美國能夠決定。我們很知道，如果一個稍微帶有一點兒自由的經濟制度在旁處並不流行，那就在美國也就很少有流行的機會。然則美國應當作怎樣的決定呢？有一些決定是很簡單的。舉例來說：我們必須決

定我們是否要爲自己和我們的友人保持海上的自由——我們隨心所欲的隨時乘坐海輪和飛機，前往任何海面的權利。美國爲海上自由主要保障者的幻想，也就是美國爲世界貿易有力的領袖的幻想，在他的本身之內就有這樣豐富足以打動幻想而使人類進步的諸般可能。我們不要被他迷惑住。讓我們把握住這些可能。我們今日想像的世界貿易數字是那樣渺小的可憐。例如，在我們看來，亞洲每年對我們也不過值幾萬萬元。實際上，在將來的幾十年之內，亞洲也許會對我們一文不值——或者每年對我們可以有四十萬萬，五十萬萬，一百萬萬元的疑慮。並且後面這些數字是我們應當考慮的，否則我們只有承認是一個可憐的弱者了。

另外還有一幅關於美國的圖案，是和純經濟工作有密切關係而形式上絕對不同的，美國要將她的技術和藝術分佈到世界的每個角落。工程師、科學家、醫生、影片攝製家、娛樂供應家、航空線的踏勘家、公路修築家、教員和教育家。如果我們僅僅有一個幻想，看透這一點，而有誠摯的善意，創造二十世紀的世界，那麼在世界內，這種技巧，這種訓練，這種領導，到處都有急切的需要而被誠摯的歡迎。

但是現在還有一件也值得我們密切注意的事情。我們必須在全世界各地效法那好的撒馬利亞人。我們這個國家，必須負起責任，供養那些因爲世界文明整個瓦解而飢餓而貧困的人類——那就是說，我們可以對一切敢對國家採取堅強態度，而隨時不斷的和這一切受

類的人們發生接觸。我們每在軍火上費去一元錢，我們至少應當用一角錢從事於救濟世界的偉大工作——而且世界一定會知道我們已貢獻自己從事於這種工作。美國的每個農民都應當受到鼓勵，生產他所能生產的一切，並且我們剩餘糧食——也許還有些人能節約一些——都應分贈給地球的四方，由美國組成人道兵團，負責分發給地球上真正飢渴的每一個男女和幼童。

但是這還不夠。除非我們心目中的美國成爲世界強國的幻想包含着對美國各大理想的熱誠愛護，那麼這一切都會失敗，絕不能成功。在美國，我們有一些無限寶貴的，特別屬於美國的精神——愛好自由、機會均等的感覺，自尊、獨立、以及合作的傳統思想。除理想和一切意見都是特別屬於美國的以外，我們還是西方文明諸大原則的繼承者——最緊要的是公理、愛好真理和慈善的理想。胡佛曾經說過，美國很迅速的成功了文明領域各理想的聖所了。在目前的片刻時光內，美國成功爲各種理想的聖所也許夠了。但是並不能長久。現在已是我們的時代，我們應當成功爲一大動力廠，要從這裏將各理想分佈到世界的全境，要從事於一種神祕的工作，提高人類的生活，不致再過那禽獸般的生活，進入一種聖詩的作書所稱爲「稍次於天使的生活境域。」

美國是愈益擴展的事業鼎有方的中心，美國是人類有技巧的公僕訓練中心，美國是好撒馬利亞人，再度的實在相信施比受更爲有福，並且美國是自由與公理大理想的動力廠

——從這些因素之中，我們一定可以形成一個足以使我們以愉快的心情，有力而熱情的獻身自己的二十世紀的幻想。

旁的國家能夠生存。只是因為他們已經延續了這樣長久——有時比較重要些，有時並沒有什麼重要性。但是我們這個國家，胎育於冒險的生活之中，獻身於人類的進步——這個國家，除非能將目的、事業和崇高決意的血液，強烈的灌輸到從梅茵一直到加利弗尼亞州的全部血管裏，是不會真正延續下去的。

在十七、十八、十九三個世紀的過程中，美洲大陸產生了多少計劃和輝煌的目標。比這些計劃和目標還重要的，並且將這些編織成爲世界上以及歷史上最驚人的旗幟，乃是自由的勝利目標。

我們都是在這種精神之中被號召，每個人都要按照他的能力，根據他最廣泛的目光，創造第一個偉大的美國世紀。

第二篇 英美關係

美國力量之重要

美國或將自同盟諸國之勝利中，崛起爲世界最有勢力之國家。今日吾美人民固嘗備於勢力。在國內曾仇視經濟政治勢力之集中。即國外之勢力均衡，軍備競賽等，亦所戒懼。但過去二十五年來之事象，吾人倘能獲得任何教訓，則必知勢力爲達到自由所不可或缺。此正如已故羅迪安氏 (Lord Lothian) 在其最後演說詞中所云：「和平與秩序，常賴公道之法律之後，有雄厚之勢力。顯著之真理固如是也。」

● 勢力之負責的運用，固當顧及他人之權利。但吾人不能因對勢力之濫用曾生倫理的疑懼，遂蹈過去覆轍，而忽視運用勢力之必要。美國將來斷不能忽視世界各處侵略勢力中心之滋長。此次戰後，吾美仍必保其固有之堅強。

不過勢力之本身，并非目的。欲圖其不惡化者，必須納之於一種政策之下，使成爲一種手段，毋任其爲目的。今日美國正在作戰，以保障其安全，確立未來之和平；且在藉作戰予民治主義以發展較優的文化之另一機會，并準備和平時代之生計及向上之生活水準。當此之時，凡有思想之美國人，均應確信：美國倘於摧毀軸心國後，即退回往日不負責

任之孤立境界，則斷不能成就此等目的。要防止侵略者在將來重新團結，其政策即在美國必須協同警衛世界。倘此次戰後，吾人仍退而酣睡，一如一九一八戰後之所爲，則他日醒時，將覺爲時太晚。蓋發展驚人之空中戰術。或早已將吾人任何可以避空襲之地理的優點摧毀無遺。

此次戰後縱不從軍事方面作想，回到孤立境界，亦無異於經濟與政治方面之慘敗。世界已因飛機、收音機及現代技術之種種方面，而已大形縮小。倘美國拒不承受當代技術上之祕訣，不將美國之經濟生活與別國經濟生活聯繫，或不協助遠大之國際復興工作；則戰後世界之大部，必將陷入國際的競爭、紛亂，乃至停頓狀態之中。

美國能保障其自身之安全，於國內問題能覺得適當之解決，端賴其運用自己之勢力，以協助其關懷世界全局之一貫的建設的對外政策。

吾人與美洲諸共和國既有積極之關係矣，務必推此等關係向前邁進。至於與亞洲諸民族之積極的商務關係，目前尙存有無數之艱辛，——且精神的交換亦不亞於貨物的往還。推之全世界，亦莫不如此：全世界人之福利未有不涉及吾人者，正如吾人之福利無不涉及彼輩然。

吾人與其他民族之關係，殆將透過某種涉及全世界之國際組織，而運用之。下所論

列，即係此點。不過無論未來之世界組織如何，吾人與人類各部分必仍須保有其特殊之關係。

在此關於戰後建議之首篇報告內，吾人將盡量縮小範圍，專論今後英美間之關係。大不列顛爲一偉大帝國組織之首腦，自無問題；且認大不列顛爲一孤立島國，而不注意其在世界史上若干有效的聯合組織中之領袖地位，亦不可得。在本報告內，吾人因將採用通俗的「大不列顛」（或簡稱「不列顛」）字眼，然吾人根本用意，則着重其政治統一體，即聯合王國是也。至於帝國之各自治領及其他部分將來之地位如何，則俟員詳爲討論。

吾人討論美國與全世界之關係，而以大不列顛爲必然之出發點，自有許多理由。理由之最大一端，即爲和平合理之世界而無英美兩國之密切合作，在今日實爲不可思議。另一重大理由則屬歷史性質。吾人對於美國勢力在戰後之地位及作用決定態度之先，對過去必須有若干瞭解。在世事變化之中，過去曾有一相當和諧時期，——一和平與法紀相續之成長期——此即一八一五到一九一四的百年是也。在此一百年中，大不列顛決未支配全世界；但爲世界事情中之主要領導者。此一時期已過去矣，無論如何不能使其重現於今日。今日人類生活之物質條件，與一八一五時代所流行者絕不相同。但吾人於十九世紀之若干事情倘不能正確透視，則於二十世紀所有之事亦不便輕易造作。此點，於論大不列顛，尤

爲重要；蓋大不列顛於十九世紀之促成關係極大也。因此之故，此一時期內英國之基本政策，及美國對此之關係將於下面予以簡括之敘述；蓋此種政策有時固占吾美自己「外交」史中之最大部分也。

第一章 十九世紀——此一世紀盛行之政策

一 英國之決斷與進化

衆人固嘗以爲今日之世界，實爲許新與可怖之問題所糾纏；但事實上，十八世紀後期之情形頗多與今日相似之處。當時歐洲大陸與不列顛方面，正盛行「商主義」，——自封建主義中產生出來之一種計劃經濟形式。各國政府，斤斤於製定貿易及勞働等法規，并促進出口貿易；至於進口，則除黃金外，概予排擠。

在不列顛方面，重商主義的限制作用，似不如他處之甚；是則多半由於普通法院對個人曾予以保證。然技術界之半封建式的規定，仍予製造方面以限制；實按生活費用決定工資，并分派勞働之供給，且嘗訂定學徒規則。不列顛在當時雖根本上爲一農業國，然亦維持羊毛及毛織等之舊有的貿易。此種貿易之勢力，竟足以使國會諸君迫任何人於星期及節日必須戴羊毛帽，且禁止印花及染色的布物之使用。凡此等等，皆在保護毛貨，抵制東

印度之棉織品也。

★ 美國革命，根本即一反重商主義之革命；旨在反對航運、糖稅及印花稅等法案中之制
★ 創。不列顛各屬殖民地各州有權發展商工各案；甚至土地，倘非直接使英國致富者，亦不許
★ 開墾。反重商主義之革命，在其國境內亦在蔓延。領導者為自由派；彼輩最大領袖（如若
★ 元老畢特「Pitt」）主張與美洲殖民地取得調和。

一七七六年，即美國宣布獨立之年，有蘇格蘭人名斯密亞丹者，發表其著作「原富」
一書。此書對重商主義之整個理論，作猛烈之攻擊。一國對外貿易之順勢而獲利之說，
★ 著者嚴加批評；并力言國家之繁榮，全賴在可能之最大市場內獎勵競爭及創作。「消費乃
★ 一切生產之唯一正鵠及目的。……但在重商主義系統下，消費者之利益幾乎不斷的為生產
★ 者之利益而犧牲」。斯密亞丹雖亦維護政府之若干管制，但其所篤信者，則為「簡明瞭天
★ 然自由之系統」。彼於描寫自由市場曾說：「任何個人，倘不破壞公道之法律，應完全可
★ 以按其自己之方法而自由營利；并可將其產業與資本兩者和其他任何人之產業與資本或銀
★ 圓等，互相競爭」。

★ 但在斯密亞丹之見解成為支配時代之經濟政策以前，大不列顛正在對拿破崙作長期之

殊死戰。此戰結果，極為惡劣。政府之開支因之突增：由一七九〇年之二千六百萬鎊，增至一八一三年之一萬七千四百萬鎊。由二十二個年頭的戰爭所生之此種開支，曾使不列顛之地主階級獲得戰時的高度繁榮；但工人階級，則隨之受極大痛苦：彼輩曾喪失土地，喪失村中產業，乃至喪失購買力。迨一八一五年戰爭結束時，不列顛乃陷入連續不斷的經濟恐慌中。

在此恐慌壓迫，瘡痍滿目之時代，改革運動乃起。其最急進之分子，厥為歐文派 (Owenites) 及憲章派 (Chartists)。歐文 (Robert Owen) 乃一從事改革運動之屋主，彼先馬克新而宣傳其歷史之「經濟的解釋」。彼指斥自由競爭及機械宗教之種種罪惡，而新求一種集體生產之社會。至於憲章主義，(Chartism) 乃由人民大眾向國會上請求書而得者；當時為人民憲章 (People's Charter) 之故，簽名於請求書者達數百萬。憲章主義所要求的許多純政治性之改革，事實上都被採行。此主義在經濟方面亦有作用。如「社會平等」，已型成標語。「凡人皆須有一優良住宅，屋前或屋後，須有一花園，一如佳者之所欲；皆須有優良衣服，一以禦寒，一以彰身；更須有豐富之優良食品及飲料，使甚感為愉快」。憲章主義實近代史上首次出現之階級運動也。

自由貿易壓倒重商主義

★

★

★

另有完全與此不同之一種改革運動，起於「反對谷物法之同盟」中，領導者爲哥白登 (Richard Cobden) 及布萊特 (John Bright)，財政方面支持者爲曼捷斯特 (Manchester)。此派主要活動在攻擊「谷物法」；該法之目的固在藉具有壓抑作用之稅率以提高谷價，特未著成效。不過此同盟之哲學理論，遠較其活動爲廣汎；其意以爲不列顛之福利，有賴於經由個人競爭之力而擴大市場。自由貿易，在工人視之，無異於食物價廉，就業方便；對雇主意卽有新市場也。且自由貿易亦能爲更繁榮而和平之世界樹立基礎。

自由貿易運動開始時所遇困難特多。國會議員有五分之四代表地主，甚得保護政策之利，——雖一般農家及農場工人未蒙此利。同時憲章派亦反對谷物法之取消，認同盟派之要求改革，意在降低工資。不過終以哥白登氏之熱心，布萊特氏之雄辯，以及斯密亞丹氏及其弟子輩之影響；其結果國會畢竟於一八四六年取消谷物法，——其時國會領袖爲保守派大政治家卑爾氏 (Robert Peel)。至是不列顛乃逐漸放棄保護主義而傾向於自由貿易。斯密亞丹氏之見解乃完全戰勝重商主義。「反谷物法同盟」之主張原着重在個人努力及增加生產；至是乃完全壓倒歐文主義及憲章主義所代表之集體生產運動。

結果大不列顛乃進入其繁榮之最大時代；除幾次循環的經濟恐慌外，一直繁榮至第一次大戰時。不列顛各商埠進出口貨之噸數，因而大增；由一八四七年之一四，三〇〇，〇〇〇噸，增至一八八〇年之五八，七〇〇，〇〇〇噸。一八六五與一八八〇年之間，不列

贖之銅產曾擴大六倍。此一擴大，致世界大部分地方在物質方面蒙受利益。

不列顛工人之受益，亦如雇主然。雖然產業化所帶來之流弊固亦甚多，且不少醜態。但流弊曾遭嚴格之打擊而予減少；大多數人之生活則予提高，且高出中世紀無知農民或農奴之狹隘生活範圍甚遠。一八四六與一九三二年之間，實際工資或已增高百分之九十。工聯已取得組織之權；大規模之社會立法，亦已付諸實施。同時不列顛在其本部及與帝國相關之各部兩方面，正繼續向政治的民主而演進。人文主義之運動，亦以傳教運動，反奴隸運動之形式，乃至對殖民地之信賴觀念等而颯興，偉大之文學創作，如白郎寧 (Browning)、海茲瓦 (Wordsworth)、鄧尼孫 (Tennyson)、狄根士 (Dickens)，以及塞開萊 (Thackeray) 輩所代表者，正沿伐萊台 (Faraday) 達爾文 (Darwin) 輩之科學的發見而輝煌盛行。

十九世紀之經濟發展，及其偉大之文化進步，實由於無數具有天才及埋頭苦幹者之創造經營。但不列顛之經濟的及社會的進步，姑無論其為此等方面之原因或結果，總與不列顛政策之根本方向，密切相關。

海上勢力保有世界秩序之規模。

不列顛之世界政策，係以經濟的及海軍的兩種勢力為根基。其國家之安全，繫於海

軍。海軍於一八〇五年曾在達拉伐爾加(Drafaigar)樹立優越地位；一八八九年以後，形式上且保有兩個海軍國之標準——意即其力量之強等於兩個主要競爭國之力量。馬汗艦長(Captain Mahan)曾云：不列顛的世界力量之支柱，并非僅在海軍；且亦基於地理。蓋其地爲島國，無須耗費其物資於建築陸上要塞，或編練陸軍。就其地位而言，則離開歐陸，且控制直布羅多(Gibraltar)及蘇伊士(Suez)兩地；故其艦隊能迅速封鎖歐洲，緊握大陸要害於其掌中。不列顛之政策，實欲於全世界，握到類此之要害，如法爾克蘭島(Falkland Island)、新嘉坡、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等是也。

不列顛因有海軍勢力，在十九世紀中，幾乎無所掣肘，而保有近代史上所僅見的世界秩序之規模。不列顛之海上力量，原來固非用以擴張其自身者。在拿破崙戰役之終，彼即以其在殖民地方面所征服之多數地方交還原主，如荷屬東印度羣島及馬丁尼克(Martinique)等地是也。自從逐漸放棄重商主義，不列顛篤信其自身之繁榮，最有賴於何獨立國家進行貿易與投資，而不必假手於政治的開疆拓土。甚至早在一八一二年，其外相卡斯拉勒(Lord Castlereagh)即有言曰：「大不列顛之北美方面所獲商業上之實際利益，自從該地獨立以後所得者遠較其地何爲殖民地之一部的所得爲多了。」

十九世紀時代，不列顛曾捲入若干可以避免而未避免之較小戰爭中。但大略言之，彼固爲較小國家之友，爲海濱自由的國家之友。彼亦反對競爭的帝國主義之壟斷貿易，致不

列強商人遭受損失。一八七〇年以後，彼固獲有更多海外領地，如南非等處。然而彼仍以其實力，造成世界空氣，俾與自由之發展相和諧；雖因自身之幾分頑固，乃至錯誤，致愛爾蘭等問題之解決遭受慘敗不願也。

列強不以其軍事的及經濟的勢力維持世界秩序，則其他氣魄較小之國便不得不出而負此責任；否則世界之大部分必仍停滯在垂死的專制主義之下也。

十九世紀不列強之勢力，非特基於其海軍力量及靈活的外交；且亦基於其開明的經濟政策。自一八二一採行金本位制以後，英鎊便已成為世界通用之貨幣，各地商人均信任之。在自由貿易制下，不列強輸出之貨物與供應品，日見擴充。同時，世界人口亦大見轉移：離歐洲而入新大陸之移民達五千萬以上；歐洲本部人口亦增一倍有餘。

★
經濟擴張與不列強之政策

不列強自國外所獲者，固仍投諸國外；但於接受人口貨物，以抵償其出口貨物及利息欠款等，則不稍躊躇。不列強之清理國際帳目，係憑一種周轉制度，經由許多國家而清理之。彼贊成逆轉的 (Unfavorable) 貿易之均衡。凡門戶開放，或平等待遇，在不列強各殖民地幾已成為定則。不列強容許德人或其他外商，與英人立於平等地位，因之他國攫取不列強領土之任何經濟的理由，故日趨貧弱也。

總之，不列顛因賴海軍的優越地位。與開明的政府政策之兩相配合；得保國際的安定及世人的信賴，因而經濟的擴張大有可能；至少在物質方面蒙其利者非彼一國，實乃全世界。凡此正可幫助吾人說明，一八一五與一九一四年之間，何故未有大戰發生。在此偉大世紀之長時間內，民治思想幾乎遍地皆在演進。

二 美國與不列顛系統

就吾美一般人之意見而言，十九世紀，殆可目爲一鄙英時代。吾美乃意氣昂昂之共和；既已確知歐洲君主國家之奸邪腐化，又爲遠涉新陸之任務所驅使；故於其所拋棄之母國，仍懷不信之心。於英人之自大氣象，頗感不悅。吾人處境既成曰殖民地，人懷矜慎之心；故時時唯恐狹猜之不列顛外交家，終不免戲弄吾人。

就英人方面而言，直至吾美南北戰時，尙有許多英人，認約奈丹 (Reverend Jonathan) 爲趾高氣揚，毫無情義之子。卽英國作家，亦常攻擊吾美人之生活，目爲野蠻粗俗；并輕視吾美人民，指爲好亂而無宗教信心之蠻羣。雖然吾美邊區者固曾被屬特殊習尚如弄槍嚼菸之類。但不列顛之批評過於偏激，故觀英作家如狄丕特 (Timothy Dwight) 伊爾文 (Washington Irving) 輩亦覺不得不予公開答復。

一方面爲漸就衰老之文化，另一方面爲氣勢充沛之新邦；除此等等差別而外，尙須附以吾美國內之政情。直至最近。吾美所不易決者，仍爲獲得選票之一具體問題。——（例如一九二七，支加哥選舉市長，湯普遜氏 (Thompson) 以打擊英王之政綱而競選獲勝，其最著者。）自愛爾蘭移入美國之人，係當國內馬塔暮無收，不列顛統治極爲失當之時而離開本國；其仇美之心，乘有遺傳。一八八八，民主黨選舉之失敗，駐美不列顛公使沙威爾氏 (Sir Lionel Sackville-West) 之賤使取得美籍之英人選舉克勒威蘭氏 (Cleveland) 殆爲直接原因。最近發展之蘭辛紀事錄 (Lansing Papers) 有云：一九一七年威爾遜總統會訓令美國駐倫敦大使，要求不列顛允許愛爾蘭人自治，庶幾愛爾蘭人之問題可以剔出於美國政爭之外。（此一允許，終於一九二二年，以其他理由辦到）。吾美人民不滿英人對愛爾蘭人之待遇，且亦不滿其對波爾人 (Boers) 及印度人之待遇。再者，十九世紀之終，吾美曾有一次強烈之自由銀運動，認金本位爲不列顛帝國奴役世界之巧計。德國及其他各國政府亦不斷利用吾美選舉中之反英情緒，作爲反對英格蘭之武器。

除此等等差別之外，美國與不列顛在十九世紀之整個時期中，尙有許多具體爭持。例如最後一次國界之爭，直至一九一〇年，經由巴利灣 (Passamaquoddy Bay) 劃一界線，始告解決。而且不列顛始終反對吾美支配整個西半球之宏願。關於達河問題，雖於一八五〇年訂立克萊頓蒲威爾條約 (Clayton-Bulwer Treaty) 取得協調，然離戰爭之爆發，僅

一聞耳；此於一八九五年國務卿阿爾茂(Olney)因著名之委內瑞納(Venezuela)邊界問題，警告不列顛之語中可以見之。阿氏曾云：「今日之合衆國，事實上爲本洲之統治者，其所發布之命令，卽爲當地人民所應守之法律而具有居間約束之效者也」。

雖然衝突激烈，但自一八一二二年以後，兩國領袖均竭力避免戰爭；兩國人民固亦贊同避戰者。此中原因，不外經濟的與政治的兩端。當此之時，美國在里阿格蘭(Ria Grande)南北兩處之經濟發展，大抵爲不列顛經濟發展之一部分。美國鐵路，係以不列顛之款築成；入美移民，係乘不列顛之船而至；其遠渡大洋之際，保衛者亦係不列顛之海軍。吾美產業界所用機件，亦出自不列顛羣島。吾美農業，尤其棉麥等，亦有賴於不列顛市場。吾美政治家亦漸瞭解：不列顛之海上勢力，實介居於吾美與歐陸向外發展之帝國間。

世界政治之實況，吾美共和之開國元勳固熟知之。彼輩以爲仇恨民治之歐陸君主國，倘聯合一致，吾美之實驗將不可能。西半球所受第一次之聯合威脅，來自一八二三年；當時諸傳有神聖同盟，將派遣軍隊幫助西班牙，推倒拉丁美洲新成立之諸共和國。外長甘寧(Canning)建議英美間成立一種聯合之諒解，以保護西半球。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前此在感情方面雖曾反對不列顛，亦頗贊成此一建議。彼堅持謂：爲自己之安全計，合衆國必須與不列顛艦隊及國家合作國務卿亞丹斯氏(T. J. Q. Adams)則不謂然。彼認爲美國尚

不甚強，不足以抵抗舊大陸之海軍勢力。但彼強謂不列顛艦隊決不能不顧吾人對甘寧建議之態度如何，而任神聖同盟攫取南美。門羅總統 (President Monroe) 聽取其意見，發一片面之聲明，警告歐陸——包括英國——使毋干與此半球之事；而暗中則堅持門戶開放，以便自己之擴張。在不列顛的堅牆保衛之下，美國竟能以一陣共和之狂風，吹向歐陸；但如亞丹氏所承認，此狂風倘未有不列顛艦隊，固無甚價值也。

歐洲列強，後又乘吾美南北戰爭，國刀削弱之便，西班牙則重申其對山多明哥 (San Domingo) 之統治權，拿破崙第三則置馬西米良 (Maximilian) 於墨西哥帝位。倘不列顛援此諸例，援助南部同盟打算，參預南北戰爭，則其結果必為北美合衆國之完全摧殘。誠如德國軍事著作家彭哈狄 (Bernhardt) 所云，不列顛未出此着，乃失去世界帝國之大好機會，蓋彼當時實能支配南北兩方也。其次一八九八年，吾美與西班牙作戰之時，又有歐陸君主國之聯合企圖，為西班牙皇之故，進而干涉美國之事。對此聯合，不列顛曾再度顯示其影響。隨在戰後，彼於一九〇一年，與吾美訂立海龐仕伏脫條約 (Hay-Panama Treaty)，以代克萊頓蒲威爾條約，而予合衆國以在整個加勒比海 (Caribbean Sea) 之完全自由。不列顛并歡迎美國取得夏威夷及菲律賓——希望吾美開始共負世界責任；此等責任，固英國前此所獨負者。美國因此於一八九九年波爾戰役 (Boer War) 中，對不列顛表示有利之中立，雖十分同情波爾人，不願也。凡此等等，固由於此時不列顛諸政治家伸出手

來，企圖訂立盟約；但亦不足顯示吾美願意支持不列顛系統。

不列顛系統，與不列顛海軍及產業之優越地位，同其久長，而無敵於天下。但一九〇〇與一九一〇年之間，新興之德國，在鋼鐵生產方面實已駕乎不列顛之上；前此雖採保護稅制，此時則頗發展帝國企圖。似此新勢力中心之產生，實危及不列顛帝國之存在。在十九世紀之終，不列顛於波爾戰役，覺自己正與德皇相爭；於德皇對中國波斯及韃靼海峽等地之企圖，又覺自己正與俄國相爭。目睹實力情形如此變化，彼如欲圖持續其世界系統，唯有放棄鮮明之孤立政策而計畫同盟，確保與友邦艦隊合作。當時美國拒絕同盟之議，不列顛乃於一九〇二年與日本相商，并與法國商量規模初具之一九〇四年的誠摯互諒之協約 (Entente Cordiale of 1904)。但此種勉強之勢力均衡，并不能永久維持和平。一九一四年時，不列顛艦隊之優勢乃在七個海上，遭受慘變。

若干美國作家，如馬克吐溫 (Mark Twain) 亨利亞丹姆士 (Henry Adams) 輩，確知德日兩大勢力之崛起，固威脅西半球之安全；且文化觀念亦絕不同於英美的傳統。但美國政治家，藉輿論之支持，仍持行動自由，不與外事之見。此則半由孤立得法，半由確信美國能從不列顛責任之下，不惹任何麻煩而繼續獲利。

一九一四年大戰之爆發，就某一意義言，實由不列顛系統之傾頹。不列顛在海洋世界

與歐洲大陸之間，儼然成一橋梁。祇要其海上勢力能迅速封鎖大陸，均勢便可維持。但自德國海上勢力及汎日爾曼主義突興，再附以歐洲同盟制度之發展，情形乃大變。倘不列顛成爲俄法同盟中之要員，而非僅止接近法國者；則一九一四時，德皇或不敢率爾挑戰。然不列顛猶疑不決，不與歐陸發生任何明顯之協作；一如一九二〇年後，美國拒絕接受對英之任何顯明義務然；——結果乃有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日，即不列顛系統告終之時，——從不會復活。不列顛在十九世紀中，運用其勢力，雖不免帶有多少暴行，且亦分潤有剝削之一部；然大體則態度光明，精神亦近人道主義。但究竟此不列顛系統爲權宜之計，其生存有如女傭；此系統下之主要決定，概在倫敦，着眼於不列顛之利益而進行。其所依者僅不列顛之勢力，自不免引起競爭；競爭至極，遂促成大戰。

不過十九世紀之歷史終將明，和平之維持及社會之進步，實基於兩事：（一）勢力之存在及運用，使能維持世界秩序及鼓勵對未來之信心；（二）產生全世界之經濟發展，以增加財富而提高生活水準。

三、覓取不列顛秩序替代者之不易。

一九一四與一九四二間之偉大年代，曾有許多著作描寫之。此時期中，曾見兩次世界大戰之爆發，曾見共產革命與納粹革命之興起；其詳吾人不必再為重述。就全局言，此一時期實代表一悲慘之插劇；全世界曾於其中奮勉，以圖造成一和平之過渡，而十九世紀之系統達到更廣大而更新鮮之國際社會生活的形式；但未有成功。威爾遜總統，根據民主的民族平等及自由貿易而提出國際聯盟之意見時，實已窺見問題之真相。但以太過偏重民族自決，威爾遜之意見竟於不知不覺之中加強了民族統治之權；而當時所需要者實為全世界互相依賴之新義。其時各大國仍祇圖為自己眼前之利益而戰；無有計議協同整飾世界者，至少吾合衆國是如此。幸技術之奇特作用，能迅速縮短空間距離，喚起世界問題之解決。但諸領袖國家之社會政治等習慣，舊染太深，未能及時造成世界觀念，以防止經濟恐慌及新戰爭之爆發。

同時自由競爭之制，十九世紀時英美及其他各國所藉以致富者，亦於一九二九年崩潰。開支極大之合作組織，以及勞動團體之新興勢力，與夫其他經濟集團等，又引多少新困難於舊有經濟系統之中。科學與技術等固仍繼續進步，但吾人似乎不能控制之，俾於大眾有益。近三十年來，常有無數工人失業及工廠停工。多數國家則樹立新的貿易壁壘，防止外貨進口，并降低本國幣值，而進行一般的經濟戰爭。不列顛與瑞典兩國，不待重振軍

備，即能使國內經濟擴展，其成功較他國爲優。但不列顛放棄自由貿易及門戶開放，以策帝國安全之時，隨文採行有限的托拉斯計畫；合衆國則高張關稅壁壘。整個世界復落入與十八世紀重商主義相似之許多限制中。

除開國與國間之經濟戰爭而外，許多國家內部之左右派亦進行強烈之鬥爭；各向對方有所要求，而於一般的福利則不之顧。

在如此逆轉及動盪之氣氛中，一九三三之納粹革命乃告成功，推倒衛馬 (Weimar) 政府并宣傳種族的帝國主義，且藉偉大之振軍計畫，替國人謀職業；從而將民族之統一加諸德人。希特勒及莫索里尼更協助推倒西班牙之共和政府，爲佛郎哥建立法西斯統治。至於法國境內，則半法西斯之右派與半共產化之左派間的衝突，致政府力量日衰；一九四〇年五月納粹進攻之時，竟毫無抵抗，終讓維琪及負責對德媾和之人出而簽議。同時日本亦乘西方分裂之便，在滿州及中國實行其侵略計畫。

兩個僅存之自由民主重鎮，不列顛與美國，對於此等非常劇變，初持旁觀態度。此兩國家，因忠厚之故，不明極權統治之本質；或於極權政府藉新戰術及狂熱信心所釀成之驚人的破壞勢力，估價太低。唯蘇俄則原係完全武裝之國家，此時則一再倍增其武備。獨有吾美，直至爲時已嫌太晚，尙不知近代技術戰實使其孤立爲不可能。不列顛與美國之

國際地位，亦因兩國境內關於傳統的經濟政治及意識等體系之持久價值意見紛紜，而大爲削弱。就過去之資本主義加以改良乎，抑完全推翻資本主義乎，迄不能決斷。英美對於自己，幾乎皆失信心。

今日吾人皆知：倘軸心諸國於此次戰役能想像獲勝，則必以其生活方式強使整個人類相從。故吾民主諸國不能任彼輩獲勝。但民主國之勝利，不能以消去戰時西方生活所特有之混沌狀態爲已足。吾美人民必負責建立確實之世界系統；在此系統之下，和平可得實力與法紀之兩重保障；廣被全世界之新經濟擴展，亦將在民主機構之內而得產生。究應如何進行，吾美人民固尚未決定。但無論如何，多少總已計議及此。

第二章 美國對於前途之抉擇

一、美帝國乎？

自從日本在南太平洋猛攻，及印度遭受軸心威脅以後，有若干美國人，自命爲現實派者，曾作兒戲般之主張，主張接收不列顛帝國——僅減去不列顛。其持論謂：不列顛帝國，倘非得美國挽救者，幾已完結；故彼輩力言：美國宜率性自建一帝國；縱不接收南非，而澳洲、新錫蘭、坎拿大等地，必予接收。至於聯合王國及其屬地，則可聽其自然。

此種見解忽視事實，不知不列顛帝國全體，係憑情感歷史，乃至英皇所自由組成。——美國有固定憲法，皇帝則非由巧計可去者。一旦和平恢復之時，美國諸州將時在華盛頓政府下所受之集中控制，不列顛帝國之各自治領是否歡迎，殊成問題。蓋事實上各自治領今日皆為主權國也。

此種問題縱能解決，吾合衆國仍不能忽視聯合王國之前途，或任英屬非洲或印度落入軸心之手。聯合王國有其歷史的、精神的、文化的淵源，其量較諸自治領聯合所有者爲大；此於吾美，至少有與經濟及軍事同樣之重要性。故任何容許衰微之聯合王國，受歐陸支配之解決辦法，無論英自治領之命運如何，皆與吾美利益不能相容。

此次戰爭之結果，不列顛與整個帝國其他各部分之關係，自然須重加調整；但吾美於國際組織之若干成功的實驗，決不挺身而出，破壞其任何一種。否則其結果唯有使世界更增紛擾，而逼吾美走上無政府之帝國主義一途。

外國人士常恭維吾美，謂吾人國際行爲之標準，遠在不列顛之上，故外界依賴吾美爲世界領導之心，遠較過去依賴不列顛之領導爲切。吾人固希望美國應得此種虛榮。但此種虛榮大半出自今後不能再有之一種孤立地位，此不可不坦白承認者。一旦美國負起責任，爲充分運用其實力，而促成人不悅之決議時；吾人自己所有之動機及決議等，亦必還不論之諸方面所責備。

二、新國聯乎？

在主張美國建立世界帝國之另一端，又有若干人士，彼輩認吾美須努力復興國際聯盟制度，戰後即加入爲一要員。國聯所代表者爲一種偉大企圖，將舊日之勢力均衝搖翻，代以和平解決國際糾紛，普遍裁減軍備，及其國裁裁侵略等之廣泛組織。倘諸大國真能採取堅強之聯盟政策，較小國家自然一同贊成。但大國無意於此；法國與不列顛既未堅持平行政策，美國又未在場。每有糾紛之時，小國即在國聯大會中利用其地位以減低大國之權威力量；蓋大會中五十個不同等之國家却有同等之投票權力也。因此之故，大國更於理事會中增加非常任理事之名額，以致一九二二時，小國竟實際形成多數。又聯盟中任何會員國有異議時，聯盟大會、聯盟理事會均不能有重要之決議。此實顯出國聯之無用。國聯於人道主義方面，誠曾作過許多有益之事；但關於和平與戰爭問題，則不過一辯論機關而已；既無負責的積極的領導，復無一種世界見解。在日內瓦之接待室中，各國所玩者仍爲民族政策之舊玩意；至於聯盟之反侵略書狀，直一廢紙耳。

世人常謂國際聯盟之失敗係由於其鼓含有仇意之和約所束縛。但其在權言之，國聯之

失敗，乃因其本身非出自一確鑿之國際建設系統。凡關於和平之嚴重問題，非迫於戰後，聯盟會員竟無決定。新國家之被承認，於經濟軍事政策方面，竟無任何約束；偉大之賠償負擔，加諸德國，竟不顧世界經濟結果如何。有時關於國際建設之根本決策，竟交由國家決定之；更有時竟交由大使會議，或賠償委員會決定之；此固缺乏整個世界問題之解釋者也。不獨止此，有時竟將國際決策，交戰勝國家之會議。同時國聯秘書處及理事會與大會諸會議，對於與世界前途極關重要之許多決策，亦殊無所作爲。國聯固不能參與重要國際決策，不能澈底明瞭國際生活；然於勝利國之錯誤，自身又不能逃世人之責難。

將來事實，行將趨於較現在更爲可能之廣泛和平構造的迅速創立。此等構的之實現，然不必予以阻擾。但此次戰爭告終，能否或應否立即恢復獨立而廣泛之國聯，現有許多事情，令人不能不懷疑惑。一九一九年時，各民族國家之世界組織的前途，似極明朗。若聯盟約章之諸君子，對於其所附帶提出之四十五個基本會員國，其將入聯盟，似乎皆有把握。但此次戰爭告終，假定同盟國獲勝，情形將與以前迥然不同。姑無論大西洋沿岸諸說者爲何物，但絕對民族派所主張之民族國家時期已經過去，則頗顯然；且自治原則，及文化自決原理，均被接受；而每一國家之統治權，仍須略予鬆脫，若干國家必將於較大之集團；此皆無可置疑者。

此等協約之本質，在吾人熟知勝利的本質之先，自不能完全確定。創造此等集團，無論如何，自當時日。因應此一需要，在此次戰爭告終時，規定一三年或五年之改造時期，似為各方所懇求。但舊國聯不能勝改造之任，因其目前在理論上確保各國主權至上；而此所謂各國，其國家形式又亟待改造者也。

誠然，倘有世界秩序，於此次大戰中產生者，斷不能憑五十個國家，在某一日期議定，草一世界憲法，即可燦然美備而完成；此殆可以確信者。此等秩序，行將於現方發展之軍事過程中，逐漸滋長生成。戰勝諸國，斷不至謙讓贊成一無領袖之國際團體，任中立者與戰敗者，對創造新世界，一如戰勝者有同樣發言權。創造新世界之根本責任，大體自會落於美國、不列顛、中國、及蘇聯等。吾人結合之形式或稱國聯，或稱同盟；其實質如何，多半視乎諸主要戰勝國之實力及智力而決定之。

三、美英之領袖地位

倘美國唾棄虎狼似的帝國主義；且確認國聯或類似世界議會一類之組織在最近將來不能成立；則有一即可採行之現實途徑，——即在同盟國機構內，立與不列顛建立合作基礎是也。

在勝利的大業之中，美國與不列顛帝國，自須担負國際改造之特別責任，蓋以其擁有船舶，原料，以及優越之產業勢力也。包括蘇聯及中國之同盟諸國，為欲恢復經濟及社會生活，自須覓取各英語民族之幫忙。凡機器、產業原料、食物、衣料、藥材、植物種子、及畜養牛羊，乃至恢復戰時慘象之技術家，概須仰賴彼輩之供給。救濟之負擔，災民之餵養，乃至淪陷區之復興等等，尤其有賴於吾美人民。吾人應確信：吾人之貢獻，實針對國際復興之遠大計畫，非暫時之慈善事業也。

吾美於一般改造計畫，必期與蘇聯、中國、及其他同盟國家，取得同意。於創造各國所共望之和平，每一國家當然有其自己之建議。但此公共的，并不障礙美英接近，共提經濟調整之議案，以為一般改造計畫之初步。吾人於此等問題，倘不能與不列顛及其屬地意見從同；則在同盟國中而欲求得更大之協議，殆是空想。軸心諸國，深明此理，故現正努力在吾美與不列顛間，肆意離間。

未便接受之美英同盟

吾美與不列顛，於創造戰後世界計畫時，眼光越過當前問題，曠觀世界全體，自甚重要。單為此理，故建立美英同盟，使英籍民族對於歐亞兩洲之事務者無礙，則又不能不

者。吾人必求較此更廣大之瞭解。

吾美與不列顛——遠較其他任何兩國爲然——何故能爲世界和平投下大力，此固無須詳爲辯論。吾兩國有共同之軍略問題；解決此等問題，不列顛諸地之地理形勢與吾美地理形勢，蓋可互相補償。獨立堅強之不列顛，儼如一突出之堡，可保衛大西洋，毋爲歐陸擴出之勢力所襲。不列顛帝國全體，在東西兩半球，控有極關重要之海道；此等海道之喪失，不獨將危及聯合王國，且亦影響吾美。就不列顛自身言，實將無力保衛其帝國全體，以對抗戰後新興之勢力中心。唯有藉吾美之支持，不列顛始能在將來，保有其極關重要之諸地位。吾美與不列顛合作，雖物質方面所費最大，——與其他同盟國合作亦復如是——然吾人亦將大有所獲；如學得不列顛之行政技術與經驗，在任何海洋維持接近不列顛要地之通道，乃至自由享用不列顛帝國之原料與市場，其著者也。

時至今日，依字面之舊意義，而建立所謂美利堅帝國或不列顛帝國，其時機始成去。但吾美與不列顛及其屬地，共同計畫一領導綱領，既屬可能，亦爲必要。此一綱領自當排除過去之帝國主義，同時且須切實有裨於世界大同。倘此綱領爲吾美人民所渴望，亦可斷言其同爲不列顛人民之所切盼。

吾美民族派，行將繼續對不列顛懷疑懼之心，——立意認不列顛爲不能抵禦之敵。此

種感覺，曾由不列顛某國會議員，間接反映而出；彼近來宣稱，彼有一種不純潔之感，認不列顛行將感到其自己地位降低，低至如美國尾閭之地位然。雖然，如欲建立持久之合作，兩國間遠大之心理調劑，自亦必予進行。但此次戰後，如仍恐吾美與完全獨立之不列顛彼此互戰，則為無稽。吾美不必再怕不列顛操縱吾人所屬之集團。與不列顛及其他同盟國之合作，其用意縱較過去不同，但必以地位平等為基礎。

美英間之文化的聯繫

吾美與不列顛合作之場合，非僅在於戰略要地，且亦在於共同文化遺產。在「吾輩之時代」上，索利凡氏（Mark Sullivan）描寫第一次世界大戰有曰：「大戰進行之時，有一事實，頗易明白者，即美國境內，任何精美玲瓏之學校房舍，其中每當禮拜五午後，有衆多小孩，背誦格萊氏（Gray）「在鄉村教會中所作哀詩」；此等地方，數十年來曾為補充士兵之站，今則產生對英同情矣；其次任何法院，其中每日有法官律師等，研究布萊克士敦（Blackstone）科克（Coke）乃至大憲章等；此等地方，無意之中，幾為一種信念之策源地，使人深信不列顛之制度為決不可毀滅者；凡此等等，固不藉任何計畫，不藉任何宣傳意思而自有一種力量，幾使宣傳工作為多餘」。

美國與不列顛之團結，乃由於共通語言及文學，乃至共同宗教及政治信念等。兩方人民，對個人主義，有同樣信心，——此在文學上之表現，為特別重視人心之價值及尊嚴；在法律上之表現，為堅持個人之權利；在宗教上之表現，為重視良心之自由及改善人生之熱望；在政治上之表現，為主張個人參加政府及林肯所謂「對人民最後公道之堅忍信心」。最特別者，吾美與英各自治領之生活及制度，有許多同點是也。

同時吾美與不列顛帝國，在從來所有大規模之聯合上，為最成功之兩實驗者。此兩國家，於個人主義之與合作，聯邦組織之與自治，均能切實調和之。對於個人之經濟的與政治的自由，又都意見從同，較任何其他國家所予者為大。

一七七六英美雖曾分立，然一方所生大事，仍於他方有其影響。如獨立宣言中之思想，即出自英人洛克(John Locke)。但此等思想：則又喬治第三(George III)恢復在英統治時所拒絕承受者。英國反君主運動之領袖，如大政治家查敦(Chatham)，佛克斯(Fox)，巴爾克(Burke)等，對美洲殖民地獨立均表同情，蓋以同為打擊獨裁者也。因此種共同奮鬥之結果，喬治第三乃不得不規復內閣政府之制。自巴爾克時代以後，不列顛之政治遂為認美國為不列顛自由主義之先驅焉。

戰時合作應有裨于和平之創造

不列顛在過去一百年內，所遭遇之政治與社會等劇變，姑無論其原因如何；今日之中立批評者，殆皆認英國為較吾美更為成熟之民主主義。不列顛嘗將穩健與作為相聯，以謀進化的改革，此則吾美所當審慎仿效者。誠如某俄國作家所宣稱：「唯保守者始能進步向前；唯進步者始能不與過去脫節；此則英格蘭所已把握之事實也」。吾美與不列顛密切合作，尤其在戰後世界調整時期，其意義對吾人自極重大；蓋吾人之政治團結，遠較英國為難能；而民主進步，又係尚未完全成熟者。倘吾美與不列顛能傾其道德力之全部，共為世界之救護者，則自由創造的社會之到來，固無庸置疑者也。

凡此考慮，再附以一種信念，認國聯決不能使各國降低其主權，遂教斯特雷氏(Clarence Strong)提出當前之聯合計劃。彼主張英總統應邀集不列顛六個民主集團及合衆國，將各自的主權立刻交於一臨時聯合體，而以一全體會議及一實行機構為根據；於媾和、宣戰、及外交政策等問題，有絕對之支配權。

以此完全融匯民族主義之計劃，尙在諸民治國間產生，是否即有和平之堅實基礎，必然隨之而樹立；此固不能預言者。且稍一念及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六日，正當法國崩潰之前，聯合王國會提議組織英法聯邦，即不館不有此感。姑無論斯氏之計劃如何高明，其方

法終嫌太過偏激。以完全控制歷史上最大聯合之全權，交於一個七強會議，此種建議；在
主權發展過程中，其所孕育之變革較日內瓦之實驗組織所計及者爲驚人。

英皇特權之削弱，并非由於憲法上之某一約束，或不列顛國會之某一決議；反之，乃
數世紀以來國王與自由人民間無數次鬥爭之結果；此一結果，終使國會成爲最高權威。依
同樣情形，美國或不列顛之主權，亦斷不能憑某種自貶之姿態而縮小。兩國過去所表現之
極端的民族主義，唯有憑目前戰爭需要，所逐日型成之合作而漸漸融匯爲共同利益，共同
思想，及共同制度等廣大的範疇。——此則務須不斷的顧到戰後世界之傾向。

關於聖成世界前途之許多重要步驟，今已在進行。甚至在合衆國參加戰爭之前，羅斯
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即已於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簽定大西洋憲章，立出關於戰後之八
項共同原則，——此一文獻，隨即由同盟國及參加留阿會議（Rio Conference）之美洲諸
共和國所遵循。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之互助協定中，合衆國與聯合王國更採重要步驟
以充實此一憲章。文獻中曾明言：戰爭之後，美國決不要求英國於租借債權退出以損及兩國
商務之形式；但願促進兩國間互有裨益之經濟關係及世界經濟關係之改善而已。

同時邱吉爾首相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造訪華盛頓，其結果亦產生一串之聯合委員會，
可利用爲改造計畫之工具。設立參謀長聯合委員會，已在華盛頓實行；西南太平洋之統

標準，亦已實現。再者，處理武器分配，運輸調整，及原料供給之三個部門，亦已由美英兩國政府之代表組織成立。一二兩部門之職責，在乎準備兩國之全部武器及物資運輸；至於聯合原料部，則在計畫善用兩國政府所有之原料。

上述之諸委員會，現已開始工作；就其本身而言，或不適於處理戰後改造諸問題。然其方法，則已指出達到未來之途徑矣。

各國間任何持久之合作，必自開明之輿論及人民之接觸中產生。在戰爭進行之時，務須有計畫的努力，使吾美國會議員與不列顛國會議員互相商量；並須使吾美工業團體，或農業團體，或勞動團體之代表，與不列顛帝國方面之代表互相接觸。凡文化、技術、新聞、以及宗教諸團體，亦須同樣交換意見。姑無論交通如何不便，亦必竭力促成，與蘇俄及中國之更密切之一般接觸。對俄人之此等接觸愈多，將見蘇俄與世界其他部分間之隔閡愈易溝通。不過世界前途根本上自必有賴於以健全聰明的輿論為基礎之政府行為及政策。因此之故，吾美及不列顛政府，在與其他同盟國合作之中，必計畫採取超越之步驟，特別對戰後世界，作更密切之團結。戰後世界之本質，必基於：（一）戰後軍事力量之組織，（二）作為廣大團結基礎的美英經濟體系之一致，（三）解決世界一般問題的計畫之草擬。

第三章 關於戰後世界之綱領

一、戰後世界中之民主勢力

新世界之基礎應爲民主勢力。此種勢力之堅強，在推毀軸心之體，必須足以防止戰爭及混亂狀態擊襲歐洲大陸或世界其他各地。其堅強持久之程度，必須足以保障各國；使皆覺無須以要塞安全等名義，在他人之犧牲上，要求土地割讓。此種勢力堅強巧妙之程度，又必須足以使投資者及企業家對前途發生信心。其運用之方式，決不可武斷偏激；而須依堅定及調協之客觀方式，以實現改造計畫。

至於被驅逐政府之武裝力量，決不能在此次戰後，仍予以警衛歐陸之完全責任；因其將缺乏充分之力量也。戰爭結束之時，警衛世界軍事要塞之工作非常艱難而重要；故亦必爲吾美與不列顛之責任，若干區域，且須藉助於中國與蘇俄。

基於上述，吾人提議，美國及不列顛在與其他同盟國協作中，宜宣布其決意：

壹、——依據大西洋憲章，解除軸心諸國武裝，并使諸國於暫時監視之下，直至一般安全組織成立時爲止。

貳、——將戰時成立之統一指揮，及聯合參謀委員會等，繼續至改造時期，并與該時

新同其久暫（或亦有數年之久）。輻心勢力所在之處，其武力必繼使之屈服於統一動靜，毋任得從任何單獨之同盟勢力。

查、——在改造時期，聯合指揮下之軍隊單位須駐紮世界主要軍事要地，以維法紀，而實行剛強國之決議案。

在若干場合，一個國家之軍隊單位可任其駐於一定區域。佔有土地之軍隊，無論是否兼於統一指揮，關於其職責之進行，必據期報告同盟國。

再者，國際軍隊如能在戰時組成，則其中之軍隊單位，以及各國隊伍，在戰後必置於統一指揮之下。是等國際軍隊，必逐漸擴充，漸次代替各國軍隊，從而創造永久國際軍隊之基礎，可供新世界組織切實支配，在世界各地作警衛之用。

肆、——促成一般的國際安全組織；在改造時期之終，即切實執行廣汎的裁軍。在此種種組織之中，地區的隊伍，如歐洲聯隊之類，自可有其地位。

倘吾美與不列顛，在其他各國之中，担負此等責任，以支持將來之和平；則前此兩國間因對軍事問題，如海軍平行及海上自由等，所生種種不同之見，亦必須予以消除。

美國海軍計畫現正付諸實行，將來會「吾人以勢力遠較英國海軍為強之一種艦隊。倘非英美兩國顧全事實，則類似一九一九年瀟灑巴黎之海軍爭執，必將因兩國爭取海上優越權之問題而重新表演，（即對空軍力量，亦可有同樣爭執發生）。關於海軍平行問題，以

及海上自由問題，其關鍵在乎美英是否能於戰時切實團結其武力，及有無誠意將此種團結延長至世界改造時期，并透過之，如前面所提議者。英首相邱吉爾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對下院演說宣稱：「美國海軍與英國海軍已密切聯繫。在大西洋及太平洋兩方面，吾人將共同計畫發動海軍，兩國儼如一個艦隊然」。此種合作將繼續至戰爭終了。兩方之武装力量，以及對於戰時所已開始之軍官訓練，無論在物質方面或合作方面，必繼續其同等水準。

倘此等辦法次第實現，則往日之平行問題，將失去其重要性。取而代之之問題將為：所有共同責任，不列顛帝國將負幾何，吾合衆國將負幾何。吾美因財富較多之故，所擁船隻與飛機數量或不能不較英國所有者為大。但就不列顛帝國之廣大地區而言，亦須此等力量之保護；故兩國平等分担海空軍責任，或為更較公允。

戰後共同安全策之不可少

吾美與不列顛帝國，為一般安全制度而担負共同領導責任之時；往日之海上自由問題，將亦隨之而不復出見。美英兩國此後倘協同動作，以封鎖未來之侵略者，則吾美責任將使兩者繼續磋商之中立權問題將不復發生。倘世界秩序克創立成功，則整個之中立觀念

必將隨之消失。

最後，不列顛帝國與吾美，自當壟斷一切海上要塞。倘兩國武力對於任何一個國家自由達到之通路者，則該處之現有行政，可仍維原狀。再者，兩國應共允此等要塞對於國意反抗侵略的一切同盟國之武力，將一致開放。

就戰略言，祇要美國中立，則以五十艘驅逐艦租借英國以換取英國在西半球之海軍根據地，殆為保護美國安全物唯一可行之法。不過此種決策乃民族的，而非聯合協作的。且此對當地民衆曾引起煩瑣問題。對於將來較穩健之途徑，確有不列顛帝國與美國共管海上要地。

一旦共同安全政策確立，則關於一切對外政策之問題的密切商量及協議等，自必隨之而生。美國與不列顛應拒絕勢力範圍觀念；在此種觀念之下，當美國於東方及拉丁美洲負完全政治責任之時，則吾人必將以對歐陸決定某政策之完全自由，交於不列顛及蘇俄，此不過舉例言之而已。總之，吾美對於一切國際問題，必有自己之觀點；再者為共同負責的見，又必發展一種和諧態度。

二、共同經濟策——自由市場區之關係

英國與美國又必須意見一致之經濟綱領，以與共同軍事政策相伴隨。蓋有某一方面其他，必將失敗。凡過去使經濟之發展及財富之產生蒙受不利之種種限制，或其他妨礙，吾人必予打擊。美國與英國，在此次戰後，應立即訂立若干協定，期能創造一自由企業區域，俾能利用新興機會，便利貨物之進口出口，而增加國家收入。

此一綱領之第一步驟，必為美總統與英首相聯合發布宣言（自當與英領地、拉丁美洲，及其他同盟國商量後始能實行）。表明期望，總期有實質大西洋憲章之具體步驟，俾立被採行，以創造自由貿易區域，俾可依據每一盟國之希望，而適用於一切同盟國。會衆國與聯合王國應宣布自己貿易上的任何關稅限制必須告終，如去自今以後六個月內終止等語，以爲此一方之初步表示。事實上此等關稅限制之取消，形式上之意義多，實質上之意義少；蓋大部分美英間之貿易今皆禁於戰時租賃制也。不過戰爭終止以後，戰時限制既將逐漸撤去，以爲美英共同復員計畫之一部分，初施於經濟活動某一方面，繼施於其他方面，則貿易將開始在整個美英區域自由流動（流動區自然仍將擴大），而無關稅、關稅、計畫分配、交換管制及補助金額等等之障礙；所有例外，祇有爲增加稅收而設之內國稅；另一例外，則爲某較小範圍內，永久之國際規定爲不可缺；如航空、船運、及原料之某方面的規定等是也。

凡合衆國聯合王國，以及加拿大自由貿易區域之成員，其自由移徙，應予承認。

認。美英間之貨幣協定，規定恢復金本位之某種形式者，應予促成。在促成貨幣協定時，其幣之匯率必予確定，庶幾戰後對不列顛之出口較過去三十年來為有益，此則最關重要者。美國方面，則合衆國當待備廢可以開工之時，恢復鑄造金幣。金幣為一種財產之形式，可予個人以心理的安慰而不懼怕國家。今日金幣之出售，殆可獎勵儲蓄，從而可為阻止通貨膨脹之策；且合衆國與其自身之前途，倘採決斷態度；則拉丁美洲，尙可提供較多之資金，從而可以緩和兌換情形，此情形乃會使吾人進口貨價高漲，致吾美陷於不利者。

此種自由市場區域之創造，實包括某種聯合行政機構，如聯合對外貿易會議一類之組織。此種會議，當以研究統一關稅問題，及其他對付不願合作的國家之管制策，為其主要工作。凡有異議，迨各國政府願之以充分力量時，即可遞交涉或會議本身予以化除。再者，此等會議應與願意隸屬美英自由區域之其他國家相商；并廣泛的監視自由區域之效用。與此相似之財政委員會必予設立，以監視兌換情形，及一般金融現象，乃至貨幣問題。

此種自由市場區域之利益，固不一定機械似的擴充至世界其餘各地；但吾人對於願盡負擔自由市場義務之任何同盟國家，必立即以此等利益予之。最後，避戰爭勝利實現之時，自由區域應與戰敗之軸心諸國相商，以期彼輩對於其國際經濟生活亦能切實參與。

有若干同盟國，將遇到特別問題者，或亦不願回到自由市場區域。美英對於此等國家中之任何一個，所遇之特別問題，必顯示以同情之態度；并鼓勵其依實際基礎，而提出解決之方。

除開降低或取消自由區域之關稅外，每一國家皆必保證尊重一種健全之金融系統，并同意放棄傾銷政策，及兩重價格，乃至其他在自由區域內之不光明的貿易行爲等。任何同盟一家，倘同意切實參加自由市場區域，則必予以對外貿易會議中之會員資格。

其次，吾美與英國建立共同自由貿易區域後，應即製出共同復員計畫。此次戰後，有效之世界改造，端賴戰時經濟能於相當順利之中，轉入平時經濟之狀態中。并且吾美與不列顛應採平行政策，以促成此一轉變。戰後美英如都能恢復繁榮者，則整個世界亦有機會達到繁榮。不過吾人倘再遭一經濟恐慌，則全世界之命運亦必與吾人無異。

以故英美兩國政府應於最近將來，成立一聯合委員會，製定平行的防止經濟恐慌之政策；於戰事終了時，即可付諸實行。此一委員會應計劃一種綱領；依該綱領，戰時之許多營制應逐漸由兩國政府共予廢棄，但忌單獨進行。又須研究戰時之緊縮情形究能使戰後經濟發展於如何程度。更須計畫防禦之策，防止大破壞之虞突然緊接之非常繁榮。於戰後之物價水準，當注意及之；并須注意協助軍械製造工人，及退伍英士，於其原有或新明之

產案中，如何覓取平時之職業等問題。爲此，美國境內，戰後宮場方多建房屋。建議計畫，合衆國與不列顛固無須協同一致；但一國爲支持此等計畫所採之財政政策，必與他國所採政策大體平行，此則必須互商而共同顧及者。兩國政府雖負共同責任進行復員，但改造時期所採之綱領應針對創造新範圍，以便私人活動，斷不可反以範圍縮小也。

在此聯合防止經濟恐慌委員會所定之大局中，合衆國與聯合王國政府各部門之代表，可以組織較小之委員會，并進行非正式之商討。於國內許多重要經濟方面，如稅收政策、社會保險、勞動政策、工業政策（如對工業聯合及專賣政策之共同態度等）、農業政策等採取平行政策，恆可得交換經驗之效。所採平行政策愈多，則創造不自由市場區域愈易。又合衆國與聯合王國之有關當局，彼此應召集會議，覓取戰後共同之運輸及航空等政策。今日任何重要國家，皆認船運及空航爲特別範圍；在此方面，政府之規定乃至補助頗爲必要。不過空航與船運之規定，應以整個自由區域之利益爲着眼點。至於橡皮與錫鑛業之獨占所引起之問題，要必同樣予以攻擊。

各自治領及其他附於自由市場區域之同盟國，應派代表參加英美所組諸委員會。

最後，合衆國應於其大量金準備中，撥一筆數十億美圓之改造經費。凡改造時期缺乏

資金之國家，應依照同盟國所贊成之計畫，向此改造經濟中借用。任何借款之國家，應接受自由市場區域之原則；至於美國，亦應表明；有此一筆經費，則租賃許可制將於戰後告終。任何外國政府，希望再有財政援助，應進行借款。

倘無此種協助，則包、英國在內之主要戰勝國，將覺戰後貿易之自由進行為不容易。再者，此等國家之趨勢，將力求使進出口貿易平衡，從而戰時貿易上之管制將無限擴大；結果不免陷入市場爭奪，集體主義及新戰爭等。

今日防止此種國際無政府狀態之重現，乃於世界最富之美國有利者。故吾人必須預備一筆改造經費，以應急需之借支。此一筆經費，以及凍結於美國之七百萬萬財產，可予財力貧乏之國家以參加自由市場區域必諾之活動資本，無須使負新債；且因此可以避免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賠償及賠償所生之慘重錯誤。

凡此乃三個寬取其共同經濟政策之建議：第一，英美間自由市場區域之制止，此為達到包括其他願意參加諸國（包括其各自治領）之較大區域的初步；第二，促成共同復員政策聯合委員會之創立；第三，美國自金準備中成立一筆改造經費，俾同盟諸國能於戰後，迅速恢復自由市場區域。

此一綱領，對於經濟的民族主義及統治政策之整個體系，必予以猛烈之打擊；查此二

者在過去，實於民主與和平至屬不利者也。社會主義者或不贊成此一綱領，但美國之社會主義者原不甚多。吾美大多數人，希望戰後有一利於私人創業之組織，能實際發生作用——即予人以職業，并提高生活水準是也。就國內政策言，其意義如何，此處自不能討論；但應為另行述及之一端。現時僅謂：自由市場一觀念之採取，并非即指政府對經濟組織之一般作用，以及特別防止大規模失業等，不負責任。如此云云，固已足矣。但政府應運用其偉大之責任；俾私人之努力，能得最大之鼓勵；可於戰後造出新貨物及供應品等——一言以蔽之，曰使經濟發展而已。

一旦恢復自由市場所需之種種調整付諸實施，則戰後美國與全世界可覓得一種新的經濟活動之興起，與英國穀物法取消後之情形相似。今日之問題自與彼時不同。人口增加已漸降低速率；落後區域亦已漸呈發展。然而整個世界之生活水準仍非常低；全世界尚有許多部分（例如非洲亞洲）其資源幾乎全未開採。全世界人口，有百分之八十一，每人每週生存費用，不及十圓；甚至在收穫豐富之一九二九年的財富最足之美國，亦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家，其一年生存費用，不及二千圓。貧窮問題，僅能由增加資財，擴充經濟解決之。倘戰後主要戰勝國，仍退至最近三十年來新重商主義境地，此等問題即不能解決。

上所建議的自由區域之創造，必能在吾美與不列顛內方面，激起大量生產。不列顛限於一僅有四千六百萬人口之確實市場，不能有利的採行大規模生產方法，如擁有一萬三千二百萬人口的市場之美國產業家所採行者。但不列顛產業一旦得到自由而穩定之通商，能達到吾美及其他區域；則能立刻改善其技術，而減低其生產之成本。吾美的資本高，但決非英國最重打擊吾美大量生產之危險，蓋以吾人不斷改進技術，并降低生產之成本也。再者吾美之大工廠，預料戰爭過後，其所遭轟炸之損失，當較英國為輕。假若吾美與不列顛，除鞏固各自內經濟之改，進而領導創造戰後世界經濟發展之諸條件；則兩國大量生產之機會，將不可勝數。唯有仗仗世界經濟之發展，戰時所生之能力問題始可措置裕如。如此之自由市場，將更促成競爭；此在美國雖為不祥，然頗必要（在英國更是如此），蓋可以打擊所謂壟斷競爭中所產生之限制價格也。此種價格，固與吾美反托拉斯法不相容者。又自由市場亦可提高英美兩國之生活水準。

★
★
★
合衆國與不列顛帝國，倘於戰後採取一共同軍事政策，則於自由市場區域之創造更為方便。蓋彼此各自追求其獨立之外交政策，而不能顧到支持其對方時；則彼此皆必因軍事上之理由，而維持一種經濟自足之對策。但如採行上面所述共同安全計畫，則經濟的民族主義之理論不攻自破。誠以共同安全策，實包含共同經濟策；有其一而無其他，決不可

行；兩者結合，則可產生自由史上所僅見之偉大勢力也。

對於近三十年來新重商主義所孕育之時代，美英間創造自由區域之建議，似為新奇而無實效。計畫經濟派行將依據市場不能有所「作為」之理由而輕視此議，其他派系之反對此議，其理由為：嚴受保護之工業、勞動、農業界中，所涉利害關係太過重要，不容採行新制。

誠然，困難頗大；但非不能克服者。此次合衆國之參戰，實已釀出無數新問題及新機會；已將近三十年來之躊躇思想，摧毀無遺。合衆國之經濟，以及不列顛帝國之經濟，現正集中於作戰目的。此已包含反地方主義之作用，其效力且遠較平時為有加；斯固由民族主義的保護制，漸到美英自由市場區域制所必需者。再者，此次戰後，吾人之經濟，自必重行回到平時之所需。凡資本及勞動，決不可任其重行流入戰前民族主義之舊途；而須加以鼓勵，使趨向於大量生產之場合，無為過去貿易屏障所阻；此等場合，乃在整個美英自由區域所能覓得者。

由美英自由市場區域之創造，所生之反地方主義的作用，固未必如一般人所畏懼者然。無論如何，任何被保護之整個產業，斷不致被迫而化為烏有。充其量，亦祇有不經濟而成成本大之邊際生產者或須被迫退休而已。

如此自由區域之創成，雖不一定取消生產限制，但在美國（英國亦然）農業政策方

而，或將釀成必有之重大變動。多年以來，吾美農民，不得不在自由市場出賣農品；而購進貨物，則又在嚴加保護之工業品市場。一九三三年，吾美農民曾維護所謂 AAA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 意即農業調度管理部) 以爲降低關稅之一替代辦法。但美英自由區域之種種限制，倘完 撤廢者，則彼輩自將對於拋棄 AAA 之所得，而圖擴大國外市場。再者，美英兩方倘採行健全合理之養育政策，則精美廉價之食品的需要，將大見增加。此策一旦採行，一般經濟狀況好轉，則吾美大多數農民，將忙於生產此等食品及原料，以應工業界有加無已之需求。

此大戰後，吾美地位，必與不列顛在拿破崙戰役後之地位，甚爲相同。與歐文主義 (Opposition) 及憲章主義 (Chartism) 相當之若干近代學說，行將對偉大之經濟問題，尋求集體派之解決法。但其所生危險，必較技術人員、農民及有組織之工人等所釀成之危險爲輕微；蓋此輩則將衝到國會，要求新稅收、補助金及其他之保護形式；以圖防止戰時所阻礙出來之種種活動，而期不受戰後變革之苦苦焉。

倘此大戰後，政府缺乏實際綱領；倘從政治方面，沿舊方便途徑（如民主與共和兩派當局過去之所祈求），予無業之人以些少補助，長期凍結無處容納之力量；或竟以投票式的景氣在大崩潰之後繼續產生；均將促成經濟大混亂，從而遺下禍根，將見世界大部分地

方，甚至不免更大之社會混亂，或且再發生一次世界大戰

現在戰後復員問題，如此嚴重，無人可以因求協助解決，而資備資本家義務者之在

一勞因求此問題之解決而請求援助。不過任何特別失業人羣之傾向，似祇在有限範圍內要
★ 援助，并不涉及有全國性之條件。應付此類人之要求，在乎有積極而精確之計畫。吾人
★ 止於首創美英間自由區域，而不急謀普遍發展者，其大理由亦復如此。故與此相關之政
★ 府，大可於此等自由區域內，對貿易限制加以打擊，而代以國內經濟發展之平行政策。此
★ 等政策，將擴大政府而受重創之賠償金；并可切實開闢新而有效之途徑，以便利過去依
★ 靠軍需定款及高度關稅而存在之任何廠商及工人等。其用意自當趨向於動的擴大經濟；此
★ 等經濟須由致力於自由市場之個人及團體之努力，受政府之多方指導及督制，始可型成。

三、一般的戰後綱領之準備

以上所述，固已着眼於改造時期軍事上之安全，為盟諸國建議一策，且為美英間之
經濟團結（其他同盟國稅 被歡迎加入之列）畫出一即時行之綱領。但更大而更重要之
改造問題，此次戰後將不美英直接所自自由區域之外漸次產生。此類問題之徹底解決，固

必須調此文戰爭之結果及時間之久暫而定；然根據試探及假設基礎而予研究，則必立即進行。例如現時德國所佔諸國內新政府之組織問題、救濟事業之行政問題、歐陸經濟復興問題等，無不涉及物質與技術之協助，無不需要深研。同時，大戰告終之際，不獨在歐陸方面，即亞、非、南美各地之大好投資機會，均須予以詳細檢討；且如何依據各國不同之需要與欲求，及自由市場區域之哲理（此在經濟方面，無異於天然之自由空氣），對此等時機，作財政上之準備，尤為必須。

最後，政治方面之若干複雜問題，亦須探討：如對戰敗之德日，政策應如何；中歐聯邦，應否成立；新國際組織之形式，究作何狀；歐陸每一國家之國界，如何劃定，凡此皆顯著之例也。他如印度支那、泰國、香港、滿洲、朝鮮、巴勒斯坦（*the Holy Land*）、日本代管地，乃至一切殖民區域，其前途如何。無不有同樣問題發生。

對此種種複雜之改造問題，倘在戰爭終止之前，無周密思考，則解決方法，將趨於極切草率；有時將發生尖銳之爭持，甚至破壞同盟國間之團結，而消滅真實改造之可能性。

研究此等問題，最宜在華盛頓、倫敦、以及莫斯科與重慶，成立委員會，各由高級長官主持之。此等委員會，須包含兩組：（一）處理救濟事業及經濟問題者為一組；（二）處理政治問題者為另一組。各委員會諸代表之間，須常舉行會議；種種討論，務必達到見

解一致之地步，或至少不同之意見能臻於明確。任何結論，必須可以試行，蓋和平之性質必須受戰爭及勝利內性質之支配。而勝利能轉化為新和平及對新世界予以新希望果能達到何種程度；又須視對新世界之實際預備至何種程度以為斷也。

此等討論，及事情之發展的結果，將見草擬一二種同盟協定，規定某區域之改造步驟，於戰爭終了時立刻付諸實行，大有可能。此種協定，對於歐陸，可將改造機構之應用交於英蘇美三國各自派出之高級委員行之；對於東方，則可交於此三國各派之高級委員及中國所派之一名高級委員。協定中應規定此等高級委員對同盟會議作定期之報告。經由此等方法，各大國庶幾對於其領袖地位能經常負責；不至與獲得勝利及達到改造之必要辦法相背馳。

以上所述，始終着重立時促成系統的合作之習慣，及系統的實行之步驟；其目的不獨在此次獲得勝利，而且在未來世界之型態。戰爭時期與改造變革時期之區別，已予判明；吾人所希望之物的最後降臨，將是一廣大之民主秩序。不過此等時期，自不能嚴格劃分；且對於不易確述之前途，吾人亦不能詳為描繪。吾人所能進行者，為開一過程之端，可憑吾人之成功及史事之展開開展擴大。吾人今日必須開始建立一新而較優之世界。

美國之建議

瘡痍滿目之戰後世界，尙能有施行民主義及經濟自由之餘地乎？曰：「有」！——祇須吾人與不列顛一致，任此世界繼續發展。

★

★

★

此文在一九四二年五月號「幸福」上發表。其所探究者爲本報告中範圍較大，內容較難之經濟問題。要點爲討論對不列顛之關係。

吾美國係民治國，對於此次戰事，意見頗有分歧。此非就獲得勝利一點而言——對於同盟國之完全勝利的必然性，吾人意見固絕對一致。意見分歧之所在，乃在於吾人希望獲得之世界究爲何種世界。

吾人之憂懼，係由敵人之宣傳刺激而起，但此并非其根源。此等憂懼，實革命時代任何民族所不能免，而爲全世界人類所共有者。八年或十年以前，吾智識界嘗云：吾人於法國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當有所抉擇。羅斯福總統之新政，乃引導吾人走出迷途者；但一九四〇年時，許多熱心選民對於新政畏懼之念實大於希望之心。且更有多人，甚至更感失望，常斷言云：民治主義正在轉向獨裁；甚至有認此爲不可避免之前途者。普通之美國

人，既不信法西主義，又不信共產主義，而祇信個人自由與機會者；則疑自己之落伍，及其鄰人無謂名譽之陰謀。似此，吾人之前途幾將斷絕；走向新世界之任何途徑，僅張開垂危的資本主義之破門或官僚政治之羅網。建設美國之人，會陷入此境，其弟兄則已失業矣。大戰曾解決失業問題，但未及其他。所有省借問題，如通貨膨脹之類是也；大多數美國人，似亦覺到此類問題將使戰後情形更見惡化。

情形為何將更見惡化？何物使吾人抱此疑心？關於歷史之變遷，有何神祕可怕之物，竟使吾人自己亦覺墮入其中？究竟有何人，有何物，阻擋自由之人，使不能自主其命運？其解答，在能聽者，實為顯明；吾美能自決定其命運，且能立即開其端。

為此目的，「幸福」雜誌諸編者，與「時代」及「生活」諸編者合作，提出一行動綱領。上節已為詳述。其建議係根據三大假定。其假定在今日似頗動人，但三五年後未必如此。下面即為此等假定：

同盟諸國將獲得全勝；

美國在戰後世界中，將崛起而為唯一最強之國；故決定戰後世界之性質者應為美國；美國所將決定者，至少為羅斯福總統所申之四大自由，再附以第五種（即是個人從事企業之自由），將得實行之世界。

此諸編者皆以為美國倘有所抉擇，戰後決無嚴重之經濟恐慌；且亦決無失業之懼。

此次戰爭一旦過去，將有極長之時期不至再有大戰。前進之途徑，將可重開。對於權利之個人，幾乎可有無限之機會；於全人類生活水準之提高亦然。民主主義與經濟自由兩者，在國內亦國外，皆有同時實行之餘地。戰後世界，自保滿目瘡痍；但吾美倘得同盟諸國之助，決定任此世界繼續發展，則其中自有餘地，以利此等事情之進行。

美國之建議，提供立即進行之步驟如下：

第一，在戰後改造期間內，美國與聯合王國，維持一軍事同盟；

第二，兩國在完全自由貿易中，立即團結其經濟力；并容許各該國人民有互相移徙之完全自由；

第三，兩國政府，經由適當之聯合經濟委員會，採取平行活動，以預防經濟恐慌，并策進自由貿易；

第四，兩國請其他國家及不列顛各自治領，依同樣條件，參加同盟。或係分別商定之特別條件而參加。

此一建議之目的，不在復活垂死之帝國主義，亦不在以白公之和平強加於優有半數白人之世界。判斷白公帝國主義之最後繩索，乃其目的也；故世界各國行將更趨於平等。其眼前之目標，在乎擴大人類自由之實際領域。終極目的，則在平等自尊諸國之集體安全。故自由貿易區域，以及與英軍事同盟，乃建議中之公開協議；而須請其他諸國參加者。不

通此等協議，必須為切實之互信，不同於日內瓦之空談。吾人首先提及合衆國與不列顛者，乃因此兩國為世界貿易中最大之動力。且此兩國倘不能合作，更有其他兩大國能合作乎？

然而今日不列顛已殘破矣，其帝國已衰老矣；但彼等欲於美國想像另一次經濟恐慌之時，價值無情之社會主義的前途。吾兩大國如何達到此一途徑？吾人所犯之錯誤究為何者？歷史變遷之鎖鑰，為數亦多；其中民性、地理、經濟，乃僅有之三者。不列顛人與吾美人民所共有之一事，厥為經濟系統；其中則為自由之個人。後事如何，大半繫乎此系統，及其結果與前途。

一七七六年，有兩大事件出現：吾美人民宣布其獨立，及斯密亞丹刊行其「原富」一書是也。此一七七六年之兩大事件，對於以專制主義及重商主義為基礎之第一次，不列顛帝國，實致命之打擊也。

★ 英人之焦慮，美人之恐慌，使人類自由暗淡無光。

在英倫方面，斯密亞丹曾解放自由之企業者。孟捷斯特 (Manchester) 之製造家哥白登氏 (Richard Cobden) 乃其代言人；彼甚有勢力，故能促成廢物法之撤消，而使不列顛成為世界私人企業，自由競爭，乃至自由貿易之大本營。斯密氏稱此等等為財富之真實基

源，且事實證明關係如此。不列顛在維多利亞時代（Victorian Age）其產業界與文化之偉大輝煌，最爲歐陸之所忌。因此乃有不列顛所團聚而開畫之第二次帝國；亦因此乃有控制諸海并使一百年間一切戰爭局部化之不列顛海軍。但歐陸之猜忌日深，幾至不能容忍。故當德國亦成爲產業與海軍大國時，不列顛秩序乃告終止。

不列顛在維多利亞時代之偉大，乃基於兩大自由。其發展之真正主動者，乃自由之個人——其數甚衆——彼輩勤工、冒險，深信此世及另一世界中，命運對彼定有報酬。此等個人之擁有領土地位，則賴自由之進口，將世界可有之廉價原料——包括食物——輸至孟捷斯特。當不列顛從自由貿易中獲得如此多金之時，其國成爲一以款貸人之大國，而能依其日益增加之利息以爲生。一九一四年，不列顛之進口有百分之二十五爲其無形之出口所平衡，——即投資收益、季節貸款、船運、保險是也。孟捷斯特自然以地皮供給倫巴街（Lombard Street）作不列顛商業政策之大本營。自由之不列顛人，對於冒險之感亦已遲鈍；而安全之感，則日益增加。

早在一八〇〇時代，倫敦太晤士報曾連載「不列顛產業之危機」。據云，美國人對於財政漠不關心（哥白登「Richard Cobden」曾任中伊利洛鐵路「Illinois Central」經營上小有損失）之事，不復爲不克制勝不列顛一事實之解答矣。當時美國之特許專利狀，高速度鋼鐵工具工廠生產法，以及其他發展，正壓倒一時不可與競之列顛。不列顛對抗此

等新事象，希求保護之心，日益轉強，幾於一九〇三年時，放棄自由貿易政策。直至第一次大戰後，尙未完全恢復。

最初有若干軍用工業（如透明玻璃之製造等），因軍事理由須予保護。繼而有鋼鐵、造船、化學、肥皂，甚至織造等工業之托拉斯化；蓋不列顛無堅強之反托拉斯政策也。在不列顛政策之下，近二十年來發生一種見解，認自由政策已經失敗。一九三二年時，不列顛乃放棄自由競爭，提高保護稅率，以對付其百分之七十五的進口貨。同年又與其帝國簽訂渥太華協定（Ottawa Agreement）加高帝國壁壘，以對付世界其他部分。

甚至不列顛之財政力量，雖在政治獲得自由之前，早已促成統一帝國，近亦漸趨衰落。英倫須耗支其資金以爲生。其國際收支之清算，近三十年來常爲逆勢。二次世界大戰之首兩年內，不列顛即曾將其海外所有之資本，支出三分之一。印度曾償還其債款一萬七千五百萬鎊，南非亦然。坎拿大現正切實支持英倫。英倫銀行及保險等收入將無法挽回；其商營航海事業亦正趨於沒落。

因此，明知自身崩潰之不列顛人，每一念及其前途時，輒依模糊不清之社會主義條件而爲慮者，利潤云云，早已成爲禁語；格拉斯哥（Glasgow）之貧民區對於逐利之徒至懷敵視。不列顛人雖尙未完全考慮放棄帝國以爲生，然已覺其復帝國之勇氣；於其損失僅對布林大佐（Colonel Blyden）發出怨言而已。但英倫爲一海島，本土雖有，不過六期

即將告罄。倘無海外之資金及帝國或屬地之商營航業，社會主義果能彌補其出口之差額乎？此差額在一九三六到一九三八年時，曾達百分之四十。現實派之不列顛人有一答案——即恢復不列顛製造勇氣是也。彼輩之信心，乃由新從崗位離開之悍夫刺激而起。

★
吾美自由企業家，亦有其自由之統治。但為一內政帝國；其最明顯之象徵，非孟德斯鳩特出口商哥白登，而實為干達華 (Kentucky) 前鋒克萊氏 (Henry Clay) 之流。彼輩以信仰者，為保護國內產業，及政府担保之內部改革事業等之高度標準——此即「美國系統」是也。一再使克呂氏當選之國民思想，曾在共和國內重生；其勢力始終打擊自「貿易之南部，促成偉大關稅壁壘，優良土地計可狀，以及其他由政府發給之助等；終使美國為世界最厚大之產業國。其所以能為此者，非獨由於共和政府予有作為之個人以所謂之一切自由；且亦由於美國自身發展範圍內，存有世所僅見之最偉大而能繼續自由貿易區域。故當新英格蘭依循舊英格蘭之軌轍，而從輕工業漸入保險事業及信託基金之時，吾美產業力量并未衰落；僅隨太陽方向，移轉到畢特士堡 (Pittsburgh) 與提特羅伊 (Desoria) 耳。

★
企業自由倘在吾美沒落，其他自由亦將沒落。然企業自由並未沒落。不過嚴重之變遷終臨吾美。向來之共和業變成民主矣。提克遜 (Andrew Jackson)

所倡始，輿論派所推動之運動，終在羅斯福總統之新政內，成爲半確定之成案。此於斯密亞丹學說將有打擊作用者。蓋民主主義雖爲自由貿易所依存之最健全的環境，然亦可憑具有民衆基礎之團體壓力而導入政府者。民衆投票，依其生產者非消費者之地位，可以構成具有壓力之團體。於是民主的立法乃能推開消費者；此等消費者同斯密亞丹氏最後申訴之對象也。

工業化之本身，亦有與此同樣之效力。其於生活水準雖激起驚濤，然亦能削弱消費之營壘（自由競爭是也）。現代工業組織，恆爲資本、勞働、以及其他投下之利益的龐大集團，生活所需之物，包含於其內者甚衆故其本身命運，不敢託於完全自由的市場倣徨之途。至少當政治走入歧途時，不敢如此。而且在個人勝利中時趨活躍之自由競爭，實促成產業界之極偉大組織；其價格有官判之者，其勢力則與許多國家之勢力相頡頏。

故美國經濟，當恐慌結束華爾街（Wall Street）之最後大吸收時代時，甚至仍然顯較不列顛經濟爲堅強穩固。吾人之偉大組織不能縮小；故所發生者厥爲失業問題。人民之政府，於此固當負責。且事業大，政策亦必隨之而大。羅斯福總統之新政大至如此。故許多企業家從未夢想到克呂氏之主張將發展至此者，亦斷言謂：自由已沒落矣。

★ 茲有一事應爲吾人所完全確認者：此即自由不能存於集體經濟內是也。有一樂觀之

維，近曾有言曰：「是固然矣，惟吾人所有者將爲英國式之社會主義。」此一狀詞，對於自由雖有一切優良之強調作用；但終不能將名詞減去。正如英國式之集體主義，不能使吾人人民自由。

此非即謂：逐利制度之告終，即爲消費者自由之告終——其意義雖顯然如此。凡憑利潤而生之合作組織，姑無論大至何等，不能忽視有權用錢於任何方所之消費者之意向；唯國家之獎勵，始能爲此。

集體主義中之真正危險，乃較此更爲根本之一種自由而言。即對個人自由之威脅是也。任何「權利宣言」皆不能保證無備改變其職業之個人。所有職業之獲得，須視一部分之施恩；誰復尙有自由可言？故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實不可分者。

但另有一事亦應爲吾人所確認：即羅斯福總統之新政在吾美未嘗摧毀自由是也。且事實上不獨未嘗摧毀自由，甚至曾予人以更多之自由。關於新政最壞之一端，不能不說者，即此種政治爲意見紛歧，煩擾而無實效之政治。其中心準備與補助金，常依明顯之經濟調整方式而進行。其所情之自由競爭究有多少，從不之知；安諾德 (Thurman Arnold) 是否爲施行新政者，亦并未決定。但赫爾 (Cordell Hull) 斷未包括在內；蓋彼對世界復興之自由貿易計劃，總統自己曾於一九三三年在倫敦親自取消矣。雖然不列顛仗其保護稅制，於世界復興懶於設計；吾美乃決定自找途徑，亦如平常之所爲。欲其強烈之民族主義，及

內部改進如鄧州區建設 (Dennessee Valley Administration) 等之熱忱，新政乃成爲實惠民主主義之再興。

更有一事，關於新政者，吾人尤須確認之：是即新政會爲經濟之健全而樹立政府之責任；意即謂美國政府不容再有「大經濟恐慌之降臨」是也。消費理論，固於茲有作用者；如「幸福」五月號「公共消費之分析」一文所云，此殆非一種理論，而實爲一種真理。唯一問題祇在誰負消費之責一點。吾人最切之復興雖蒙有可怖之軍用工業之假面具；然無數人民固知：企業家縱不置國家於興盛，興盛終可獲得。是即有賴人民手中之新武器是也。

且漫無限制之消費，於獲得復興既屬浪費，又頗危險；則管理政府財政政策之技術，必趨於較過去爲更精巧，更可貴之境。倘聯合消費顯然爲必要之時，則當審慎揭陳其虛空，以期刺激私人投資至於最高額。依此意義，亦唯有依此意義，吾人之經濟始得爲有組織之經濟。

此則需要企業家與其政府間之一種互信，遠較前此在新政下所有者爲高。在企業家方面，必須拋棄經濟的淺見，莫認虧空及公債本身爲有罪惡。必須明瞭債務之大小及發展并不關重要，——祇須國家繁榮維持適當比例。

但企業家深恐若干執行新政之人，不顧私人企業是否爲憑債務而展開；更恐此種之真實目的在使經濟集體化；此等恐懼固有理由者。必須處理經濟恐慌之次屆政府，決不可再

特短命鬼式之方法而處理之。個人享有并管理大部分（非全體）美國資源，以及改造此等資源而獲利之權利，實與政治的權利宣言，同爲不可致疑之申述。

因之吾人之政府，對於經濟，有兩種責任：用財政勢力以爲平衡收支之法輪；用立法及行政勢力，排去自然發展之障礙，而策勵並促成私人企業是也。新政與傳統經濟學者間意見之紛歧，大半由於着重點不同：先採消費政策乎，抑先採除障政策。假如企業家與政府間有互信者，又何必有孰先孰後之分？企業家如擁護財政政策，而政府亦致力於改革，則結果必爲擴展派之大集成。凡關稅、補助金、壟斷、限制勞動、農場封建、人丁稅、技術落後、陳腐稅法、以及其他一切障礙經濟之擴展者，皆可於其中廢除之。

新政時期，政府方面經濟思想之大要，見於全國經濟委員會之最後報告。該報告稱：「政府之目的必須促成並刺激自由企業，決不可壓抑之。」羅斯福當其開始設立推行新政委員會之工作時，亦云：「此乃保障私人企業使能獲利之綱領也。」

在研究世界最大部、地方生活水準低下可怖之先，或在從化學家顯微鏡下窺見無限廣大境界之先，或在與一切新興產業界工程人員談話之先，任何人決不可說：目下已無可以謀利圖富之新法，或吾美國人之發展前途已經阻塞。

姑無論吾人願意與否戰後世界經濟重心，必在美國。

現有若干人士仍信不列顛之私人企業；其中最為影響者，則為吾美執行新政諸人。英倫銀行董事其芮士先生(Mr. Keynes)；彼在英國銀行中頗具勢力，近有言曰：「此次戰後，吾人決不能任不列顛或全世界重蹈一九二九年之覆轍，陷入失業恐慌或經濟停滯之境。倘國家能克服障礙，善用恐慌時期，以擴大并加速其重大工業；則推進產業之復興，必能使任何能工作之人皆有業可就。」

英國資本家之傾向，較吾美國人為更保守；但彼輩却不甚反動，且更機警。吾人希望彼輩同意吾人相互自由貿易之建議；吾人殆可確信，彼輩定將一致贊成。英美政府皆必經由財政政策，審慎控制其經濟；且此等政策，在兩國間，必相互平行。此不獨因英倫欲免除其自身之經濟恐慌；且亦因英倫為世界最大對外貿易者，於此等政策與世界經濟秩序之關係，較吾人為更明瞭。

第一次與第二次大戰之間，世界貿易曾達到一新高度。然而此非自由貿易，且亦非英人所能繼續控制者。其工作，其暫時之繁榮，實吾美在戰後十年培植而成者。不過吾美當時雖為債權國家，然亦不欲其自身有進口過剩，故仍回到共和黨之關稅政策。彼其摩托車、無線電、以及其他非不列顛所有之新奇物品，乃一躍而為世界第一號之出口國家。美國對於出口貨物，亦嘗藉對外放債而為財政上之支持；當債款不能收回時，便是大部貨物之損失。美國之出口暢旺，亦即華爾街(Wall Street)偉大之國際工作進步推行計劃(五)。

(The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世界各地有大部地方曾援美國之例。除英倫——納粹亦然——外，幾乎任何人皆忘却：一切貿易之目的在增進入口貨物。國際貿易又呈博得金銀之重商主義的舊狀，成爲國際傾消政策。倫敦方面精明之銀行家，在三十六種已呈變象之貨幣中，不復能維持其均衡矣。世界經濟重心殆已搖動，殆已離開倫敦，正向吾美尋求其歸宿。

對於世界落後國家之慘象，不列顛與美國均不能辭其咎。

美國雖曾樹立較優之模範，但貿易形式，在某種重要方面，仍與哥白登時代之形式不同。美國雖採保護政策；然近二十年來，其國內之空前繁榮，實亦使之成爲一偉大之入口國，其地位僅次於不列顛。不過已經產業化之國家，近來并不完全依靠出產原料之國以爲市場，而漸趨於彼此相互交換。英倫爲吾美之最好顧客；吾美在英帝國之外，亦爲英倫之最好顧客。產業化之過程，造出如此多之新機會，以便於專門製造品之交換；故落後者僅大量之不重要的零星貨物之小販而已。

然而凡此諸國，則幾乎完全依靠出口貨物以爲生者。近三十年來，此種依靠關係，漸於痛苦之中，趨於明朗。自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二年，美國入口貨物價值由四，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國降至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國；此固多由於斯摩何呂爾氏 (Smollett)

Doer Harley) 所提之稅率，而大半則由於經濟恐慌。古巴 (Cuba) 方面糖產之價值，幾佔古巴出口的四分之三；亦已由一萬九千八百萬美圓降至四千二百萬美圓。在任何出產原料之國家，其情形大抵如此。不獨其市場縮見與彼商之工品製造國家所有者為脆弱；即物品價格，亦莫不然。此種國家，儼若僅佛德 (Henry Ford) 為顧客之零件製造者，常覺其自己與產業世界并非自由進行貿易，而實為此世界之犧牲者。

此等國家，竟得不列顛以為市場時，固可肯定不列顛始為生活而需要進口。但一旦經濟重心變動時，則不列顛與美商幾乎為一自足之國家。入口貨物在吾美之政治地位，與其消費者客廳之地位無殊。出產原料諸國，對此不能有所打算。吾美之關稅政策縱不損及此等國家，而美國之經濟恐慌，損及之。是故新興國家必戰勝吾美之自足自給，皆思起而變化其單純之經濟而工業化其自身。

又國際無產者之抬頭，殆亦為最近二十年來最顯著之經濟事實。蓋其意義，顯示哥白星所宣傳，及不列顛常實踐之完全國際自由貿易，不復為當前政治，可能矣。

美人民為欲保有工廠，實行將進口數量及保護稅率降低，是則吾美出口商所得不低高者。巴西於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焚燒其茄菲，但其工業出產，則已增加百分之四十五。其工廠，就自由貿易之任意意義而言，當然並不經濟；但所雇用者則為巴西之投票選民。

澳洲 (Australia) 自一九〇七年以降，爲嚴行保護稅之國；其所用之工業製造品，大都爲價甚高。但自該國產業能製出船隻、槍械、坦克、乃至飛機以後；不列顛自己亦以自由貿易喪失立脚點爲可嘉。中國在未被此次侵略以前，原亦有由政府監督之三年產業化計劃；其所需鋼鐵半數以及電力裝置所需之全部物品，依此計劃應可自給。

就自由貿易之理論而言，上述諸國之工廠，應係未有保護而憑英國資本編興者；其中多數誠然如此。但無論如何，其崛起之速，則未如各該國人之所期。有時間性的問題之最好例證，厥爲印度。在日本明治維新開始改革日本之前十年，印度即已脫去東印度公司之羈絆；但（與日本相反）被自由企業感開發，政府之干涉甚微。不列顛之資本。七十年來，曾在日印兩國建築鐵道；而且不列顛資本。雖依循倫敦方面之條件，常準備接近印度產業界。此等條件，大略言之，實爲幫助印度之麻業、鑛業、農業、紙業、以及水門汀業等等之發展者；凡此諸業，無一與不列顛方面所已有者有何特別之競爭。印度與蘭開夏 (Lancashire) 競爭所憑藉之紗廠，在印度方面，有財政上之支持，一九一二年，企業心極大。達達氏 (Mr. Tara) 在詹失泊 (Jamshedpur) 開始經營鍊鋼業。彼之爲此，頗違倫敦方面之主張；其初次所用之四位工作管理者概爲美國人。

就偉大而豐富 資源比較觀察，印度固仍爲世界產業最落後的國家之一。此或如尼噠魯氏 (Nichols) 所言稱，由於不列顛政策之積極阻撓印度產業化；自由企業，自不能如印

度與日本並駕齊驅。姑無論精明強幹之山人與遲滯不滴之印度兩者間有何其他不同之點。但日人有其特色：即使能於高漲的關稅壁壘之後及嚴格的政府監督之下，審慎照顧其自己之產業化是也。此一例證，仍顯示在印度人之眼前。印度果將以其產業界之命運重行交於自然演進之經濟律乎？

美國有改正不列顛系統上缺點之唯一機會，而延續其最善且極自由之傳統。

至是，自由貿易，以及完全國際公理想之最後命運，僅能視不列顛產業領導，以及不列顛之帝國實力以為轉移。不列顛帝國對於文化之偉大貢獻，在乎傳布英人政治自由理想於全世界。彼或由於太富或太過謹慎，於冒險稍大之事業，不願開發，而僅從事於原料及不涉競爭之事業。或更由於所予人民之自由太多；而於衛生、教育、產業化等方面之管制則較落後，實則此等管轄乃使民治主義發生作用者也。

對於不列顛之失敗，吾美或表歉。美國既不特別依靠入口貨物，對於開闢世界新區之後起的克呂氏羣，自能表示笑容。吾美殆重為少年新國矣。

然而吾美對於自己之失敗，則斷不能表示歉。吾美實不能再為少年新國。

此次戰後，美國必成為債權國家而須負債權者之責任。於其出口貨物，彼如願意！

自可繼續作財政上之支持；但此等出口，終將有一日證明爲偶獲，恰如一九二九年之所有者。倘美國欲圖避免一誤再誤於其自設之舊有羅網，則必於進口貨物有所剩餘。（南美方面，戰爭之進行正予吾人以機會。）但在此過程之中，亦能擺開新興諸國，使毋過分依賴美國市場。

於國外建築鐵道（例如在阿根廷）而保有所謂之權，從而維持車頭事業等於國內；此爲不列顛之作風。吾美於麥子一項，爲自足之國家，能 阿根廷人自造火車頭，甚至教其如何製造。新興國家，在進入自由世界之先，可維持其不經濟的生產。吾美能承認其有權如此。美國式的帝國主義（倘必須作如此之稱呼）——自必——或能夠——完全不同於不列顛式。且亦能不同於在西班牙戰役中因暴發而興之未成熟的美國式。美國式之帝國主義，能完成不列顛所開始之工作；其代表人物，非推銷員，非殖民者；而爲設計司、技術家、工作機器等。美國式之帝國主義，不需治外法權；倘其自大之輩留家不出，則足能與亞洲人相和協。在亞洲人未被迎至澳洲（Australia）及加利佛尼亞（California）之先，祇要亞洲尙其輸入不竊取日本式之經濟封建主義；吾美亦能相與「亞洲爲亞洲人之亞洲」。其次，吾美協助他人建設工業，使與自己之勢力相競，亦所不懼。第一，因吾人明知工業化乃刺激而非限制國際貿易者。第二，因吾人明知經濟自尊爲國際友誼之最好基礎也。

此種美國式之帝國主義，成於審慎考慮。吾人所最驚於世界各處者既非食糧，而爲衣

證：則此主義在吾美仍為平易可行。吾人對於一切，能下最高之注——平等國家之世界民主，世界和平，皆吾人所樂為者也。

凡此種種，可視為吾美之善意。於此，究有何種現實有效之政策，能促其實行？吾美所負於斯世者，遠較汎愛友誼等為多。吾人必予斯世一替代物，以代已死之不列顛秩序。

時運今日，吾美國人應知門羅主義，在當今及過去皆為幻想。甚至追隨門羅 (Monroe) 促其對此發表片面申明之亞丹士 (John Quincy Adams) 亦承認：此主義，倘無不列顛之海軍，實無意義。吾美乃是在不列顛海軍掩護之下而興起者。凡有的實力感之任何美國政治家，皆認海軍為吾美民治實驗與歐陸仇視民治國家兩者間不可或缺之緩衝。

自從不列顛海軍勢力削弱以後，吾美曾有兩次參加戰役，而站在不列顛一邊。每次彼均自知——且誠然——彼乃保護自己之民治；但促成此種保護之必要者，則為不列顛秩序之瓦解。不列顛秩序既然不復能被視為保護吾美者，然則吾美究將建議何種世界實力體系，以為替代之物？

對此問題，目前軍學上之解答，固極明顯：吾美必須與同盟國維持團結，尤其蘇俄、中國、及不列顛，以警衛戰後世界，直至此世界能警衛其自身為止。

但在吾美與不列顛方面，有特別責任不能不負担者。此兩國爲世界兩大貿易國。較小諸國之依靠此兩大國家，不僅爲市場而已；即欲獲得船舶輸運、財政支持、金融領導、乃至一種瞭解未來世界性質之智識等，均賴於此兩大國家。

過去十餘年來，世界經濟秩序之最後一線光明希望，厥爲赫爾氏（Herr）之貿易計劃；此計劃有如新夜之聖燭一般。不獨其強不足以燒去高度之關稅、互惠定額、配補助金、易貨協定、雙方談判、以及其他復興自由貿易世界之民族的障礙。統括吾美一切通商條約之赫爾政策，在此次戰後，亦不能立刻實行。即如對吾盟友蘇俄，倘非依特殊條件，彼此友好相待者，究將如何進行貿易？再者，吾人亦無任何意念，欲圖阻塞某些特別地域之關稅集團；此等集團，在許多場合，——最顯者在歐陸——殆可消去戰爭之一箇原因者。

不過英美兩大貿易國，雖不能以自由加於此世，然可將自由領域擴大之。此於吾美獲得不列顛幫助之後，即應建議實行者。

吾美與不列顛間一切關稅障礙突然撤消，於兩國經濟自然不免波動。但此僅爲改造時期許多波動中之一種而已；而且此一波動又正兩國經濟所需要者。自由企業家——乃爲真正富源——之視線，須大大放寬。假定兩國政府謹備提防新托拉斯化，則兩國產業構造中

之呆滯狀態將見稍鬆，物價將見低落；生活水準之全面，依理亦將提高。

美國與英國可為整個世界新自由與新勢力之淵源。

依據堅實基礎，如此重行建立之自由區域，應予逐漸擴充——初經不列顛各自治領，繼經拉丁美洲，有機會時，或可透過全世界。蓋不高張民族主義之普遍自由貿易，實為合理世界之終極目標也。且以經濟同盟為其一部分之軍事同盟，亦應促其實現。

吾美倘無同盟國之助，將不復再能安居於此世界。吾人與不列顛，業已經由租借案，經由統一指揮，經由橫過大西洋上軍事經濟兩種專家之互相交換等等，而建立最密切之聯繫。產業新生之英倫，依其影響廣大之政治及貿易勢力，在戰後世界中之貿易力量，除却其海島經濟之根本缺點外，仍大有可觀。吾人倘正視不列顛加入歐陸集團之可能性，則引不列顛立於吾人一邊，實於吾人有益者。不列顛不獨為吾人之盟友而已，且與此盟友開始工作，既甚有益，亦殊自然。

此一同盟，將使歐洲、亞洲、及拉丁美洲趨懷敵意；彼等或目若是之同盟為資本主義式的盎格魯撒克遜秩序，目的在支配全世界。此乃嚴重之危險也。英倫固非純資本主義的，吾美亦非純盎格魯撒克遜者；但疑懼仍將不能免除。實行之唯一方法，厥為充實此一集團之終極目的；此即與其他同盟商量同樣合作之基礎——首與中國，次與蘇俄，再次

與一切盟國，最後與全世界。

對於依英美市場爲生之新興而落後之諸國，新同盟之存在，將有更具體之理由。吾美英兩國，允將吾人之經濟，維持健全；如是，則此諸國與吾美英，無須再因吾人之不憐而蒙痛苦。吾人允許將運用吾人之資本以助各該國之發展；而不用以控制或阻撓之。同時，吾人允許長保經濟與政治自由之新生與發展，務期達到國際的民主主義之完全實現。

美國與戰後世界之關係

第三篇 太平洋關係

序言

在珍珠港爆發的，並不是希特勒和德國的，而是東方的軍事侵略主義。這一陣狂風暴雨乃是一百年來西方以其盲瞶與貧婪、慈善與基督教熱情、醫藥與機器、播種在亞洲千萬人民中而產生的結果。這一陣暴風雨本來是可以免除掉的。如果美國人民在十年或十五年前，對於遠東發生積極的興趣，它也許不至爆發。這種興趣本來能夠反映在堅強有力、雍容大度的政治家作風之中，同時，政治家風度也能領導民衆。如果那樣，也許今天我們可以看到亞洲在和平的進步中忙碌不休了。

事實既不像我們所說，則狂風暴雨之來襲，自所難免。現在我們如果以為希特勒除了爲日本安排攻擊的機會外，還替他做了什麼別的工作，那真是一件可悲的錯誤。希特勒在這種安排之中，償還了一筆債務。因爲日本曾給希特勒機會來利用西方各國精神上與政治上的散漫狀態。在一九三一年掠奪滿洲這件事中，日本把白人控制現代世界的無能加以測驗和暴露。希特勒對於這一種暴露的響應方式，就是他自己的全套侵略行爲，從重佔索因區到進攻波蘭，發動世界戰爭。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兩個不可避免的危機匯合在

一起，像排山倒海般地壓到我們身上來。

自有史以來，我們這是第一次陷入真正的全球的戰爭之中。這是第一次戰爭，它關係着全世界每一個人的生命和快樂。這當然不是一個種族與種族間的戰爭。因為不是，所以纔可見出那些在許多年前發明「黃禍」的人們思想，是何等的膚淺與昏庸。所有歐美過去的偉大戰爭，都牽涉到人們所以認為「善」或「惡」的事物，（在不同的場合下可以分為文明與野蠻、基督教與異教、自由與暴政、法律與混亂等等），亞洲方面的戰爭自然不會兩樣。亞洲的人們，認為善的和認為惡的，並不相互同意。他們一部分參加這面，一部分參加那面，這樣作戰起來，他們中間有一方面對於思想和正義的觀念，與我們的觀念相符——雖然不是完全一樣的。另一方面，在思想上與行爲上與我們所信仰的，完全相反。前者可以自由中國爲代表，後者可以日本及其傀儡爲代表。

在亞洲有兩方面的人，兩個事實，對我們是很方便的。但是僅僅把它看成爲一種便利，那就會誤會一切。真理是比這更偉大的，而且我們的希望也正寄託於那真理之中。真理是：自由的火花已經在亞洲燃着，而且因此之故，我們纔能希望保存我們的自由。成千百萬的亞洲人已爲自由而死，還有成千百萬願意去死——因此，我們自由的烈士是不會白白死去的。現在有着一個生動的，戰鬥的，追求自由的亞洲，是愛好和平的美國可在戰時及平時同樣引爲盟友的。這一點在戰後思想中，應該是一個決定一切的事實。在貫徹戰爭

的本身，這也是一個決定一切的事實。因為我們能否戰勝，要看我們與亞洲人的合作能力如何以爲定。如果不能和亞洲人獲致輝煌的勝利合作，我們遲早必定戰敗的，因爲我們不會得到和平。

所以，我們這件備忘錄稱爲戰後的文件，並不妥當。實際上，這是一個制勝的備忘錄。美國需要，而且現在就需要，和亞洲成立同盟——這樣一個亞洲，就是我們若勝利，它也就勝利，它的勝利也就是我們的勝利。我們現在立刻需要把我們對於未來的一切希望和追求自由與追求進步的亞洲的希望，聯合在一起。這些希望也許會消失，不祇一次的消失，中國也許會仆倒下去。因此我們必須在信仰上和中國結爲同盟，以便使它準可重新站起。在印度，局勢也許會混亂得不可收拾，但正因如此，我們必須發發忠實於爲自由而奮鬥的印度。說不定被日本統治的人民只聽到關於我們的謠言。正因爲這樣，我們的做法必須如此，就是讓那些謠言始終是謠言。儘管東西方之間有着種種隔膜，儘管我們沒有做到在太平洋一帶時常該做到的事，儘管現在是戰火燎原，白浪滔滔，但我們必須構成諒解的紐帶，構成共同努力，相互利益以及一致目的的紐帶。

對於亞洲的「我方」抱定忠誠的信念後，我們自可獲勝。我們在戰勝後最大的報酬，就是繼續會來建立東西方間豐富的、活躍的、和諧的交誼的式範。這個前途是無限遠大的，沒有一個人類會有這樣偉大的機會，高瞻遠矚，高尚作爲，不過我們不能因爲機會的偉

大，而過低估計我們任務的困難。亞洲向現代發展的革命過程，有着幾乎難以克服的問題。關於亞洲的所有事實，都是繁複而矛盾的。我們的場是根據一個基本的原則，即抱定前進的傾向，希望的姿態追求我們光明的未來。在東方的矛盾和失望之迷宮中，忽視這一個事實，就要冒犯不可救藥的錯誤。

第一章 討論的地域

一 亞洲在覺醒中

這個備忘錄的主體是美國和太平洋區域。實際上我們要討論的地區，比這更小，也比這更大。比這更小，因為我們沒有把蘇聯在太平洋上的利益，考慮進去，準備將來專編一篇來論美蘇的關係。我們對於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加拿大的利益，也祇略略提及，因為坦白地說，我們還沒有時間研究以它們的特殊利益為中心的太平洋政策，應有什麼增訂或修正。

但我們所討論的地區又較太平洋為大，因為中心的問題是亞洲；而亞洲却伸展到離太平洋海面很遠很遠的地方。在這個備忘錄中，亞洲廣袤的輻輳並未加以討論——江東方面根本未提到，印度祇提到一點。不過，最使我們痛切關懷的，畢竟是亞洲——到底覺醒了

而且仍在覺醒中的現代偉大的亞洲。

我們的焦點是遠東。特別研究的對象是美國和那一部分世界的關係。要回答的問題，是怎樣可使太平洋變爲一個和平與繁榮的大道，而不是一個充滿誤會及戰爭的三不管區。我們不能冒昧評論那十萬萬在命運上已與我們密切聯繫起來的亞洲人的文化與文明，但是簡單的提一提也許是有用的。

東方畢竟是東方；它也是一塊廣闊的畫幅，存在着不同的民族，各自有其本身的歷史遺產，他們自己特殊的習慣，特殊的對於生活的態度。譬如在印度，印度教創立了身分制度「不可同階級」(譯者按：又稱「賤民階級」)，和一種悲觀主義的信仰。中國似乎更較現實，更較人道主義。在西南部亞洲，還可以見到其他若干種族，主要的是七千萬左右的馬來人，他們大部分是自十五世紀以來即信仰回教，朝着麥加的方向作祈禱。

不管他們有多少歧見和紛爭，東方的人民和文化在一方面是相近似的，直到最近幾十年爲止，東方始終保持着一種資本主義前期的農村社會，以村落和家長制的家庭爲社會單位。現代世界的衝突不過將開始改變這種基本的型式而已，從現在起，變化也許很迅速了，但在今天，因爲過低的勞動生產力和不斷的人口壓力，所有亞洲人大多是在生存的邊際上掙扎，僅僅在印度一地，人口每年增加五六百萬之多。平均起來，東方一庭的預算，百分之七十五屬於食物，而在歐洲這只佔百分之五十，在美國所佔的百分率更小了。

在整個東方，包括菲律賓在內，農民經常是被地主高利貸者，以至於收稅員剝削着。日本、緬甸、菲律賓以外，文盲是很普遍的，一部分因為方言的紛雜，一部分因為傳統以來的複雜文字。甚至於在進步中的中國，至少百分之七十人口是文盲。

亞洲的貧困與知識的落後，以我們的西方標準來看，着實可怕。但我們不能忘記，東方的這一種懸殊，是比較近代的事。在伊麗莎白皇后時代，中國與印度每人平均生產力或許還在西歐之上。十八世紀的法國比起當時或者現在的中國，還要貧苦無知。亞洲東部許多地方，曾經有過悠久的、繁榮而有秩序的文明。它們所擁有的文化給了中國和印度以偉大的藝術、偉大的建築、和使世界同受其益的文學。

二 過去與將來

儘管許多現代亞洲人的心目中，對過去若有一種批判式的估價，必與未來的計劃和希望密切聯繫起來。說到這一層，我們就要把注意力集中於中國，因為祇有在中國，為爭取未來而進行的鬥爭，是最艱辛，最令人感奮。在中國近數十年歷史中，僅次於對日長期抗戰的最有意義的事，莫過於邁向民主目標的運動，中國在這一運動中，可從它的古代聖賢及政治實踐中得到一種激勵的力量。中國這些古代遺產較東方其他任何國家都蘊藏着更豐富，關於政府之最後目的的追尋與近似民主的觀念。孔子的經典承認人民有反對暴君之

權。他教訓後世，遇有不對的事，人子應該反對父親，人臣應該反對君主。孟子更進一步宣示說：「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皇帝雖然被稱爲「天子」，可是當他悖逆「天命」時，推翻他也是應該的。

不但如此，古代的中國發明了兩種政治制度，是用來防遏專制統治的。政府官吏藉科舉制度選拔出來。這種制度有其缺點：考試範圍大多限於四書五經；典雅的詞藻和清麗的書法，較實際的能力更被重視；記憶力佔着過分的重要性。而且，從來考試免不了舞弊，資級攀附也可以飛黃騰達。儘管有這一切缺點，可是科舉制度，畢竟可以不時打開一條路子，使低賤的平民得以登庸錄用，爲國家官吏。

第二種制度是直接阻遏皇帝本人過度專制的，即監察制度。最初，這是一個歷史家的工作，即根據儒家的道德標準，不顧皇帝的喜怒，真實記載他的一切言行。後來御史成爲專門對皇帝直言極諫的官吏，以爲國家老臣對君王恩寵的一種報告。

正和一切國家的歷史一樣，中國的歷史也是充滿了昏君暴政的記載。爲御史者，往往觸怒天顏，而遭酷刑。然而在這種制度之中，一種賢明有道的政府理想，却仍潛滋暗長，未嘗湮滅。中國今日的憲政思想就是已涵了這些觀念的。國民黨之設置「五院」，即所以就憲政府五種不同的權力。其中三種——行政、立法、司法——是孟德斯鳩標榜出來，而包涵於我們的憲法中間的。另外兩種，就是考試權由考試院執掌，和監察權由監察院執

軍。在運之中，國民黨的中國基本大法，實承襲中國的傳統，經中華民國之父孫中山先生而發揚光大之。

中日戰爭顯示並且鼓舞了廣大民衆對於建立新中國的興趣。人民與政府間的隔閡，已經縮小，在全國奮起的民衆與國民黨的舊日領袖之間，產生了一羣新的領袖，他們是出身於國軍的軍官以及熱心改造不願毀譽的青年官吏和智識份子。他們懷着完成中國民族復興的精力和熱誠。

自然，腐敗、貪污、奢文飾節、不講效率、侮謾民衆、這些缺點依然存在於中國。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在日本手中所遭受的失敗，給予中國打擊之重，有過於任何直接身受的列強。這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刹那。這真是新中國的靈魂受到慘痛考驗的時候。

但是，無論最近未來這一方面的結果如何，從現代都市廢墟中勃起的新中國昂首屹立，在戰場上和國防工廠中，是永遠不會被擊敗的。印度詩人泰戈爾曾經正確地說過：「中國是不可征服的，在蔣介石將軍堅決領導下，它的文明已發揮了驚人的力量；它的人民在前未有地團結一致，以其冒死的忠誠，爲他們國家創造着一個新的時代。」

一千年以來，中印兩大民族很少往還。一九二五年泰戈爾訪問中國，一九三九年尼赫魯看到被轟炸的重慶。今年春初，蔣委員長夫婦訪問新德里。那是一次可以在爭取人類自由大業中使中印兩大民族達到完全合作的旅行。作爲中印團結的預兆，蔣委員長那次

專問的意義，遠過於西方多少政治家的旅行，多少正式的條約，和我們檔案中積存的文件。

在亞洲兩個最大民族爲自由而奮鬥之際，它們之間很不自然地橫跨着一道另一個東方國家的黑影，那個國竟擁有最大物質進步。亞洲在日本的刺刀之下決不會有自由，正如歐洲在納粹鐵蹄之下沒有自由一樣。至於怎樣擊破日本，以及怎樣改造它的民族生命，讓我們在後面討論。

三 東方與西方

日本失敗，中印復興，仍不足以言亞洲問題全告解決。亞洲東南部的許多半島和羣島上還住着萬五千萬左右的人口，有着不同的國籍、宗教、和文化的階段——回教的馬來人，基督教的菲律賓人，佛教的緬甸人，儒生的荷蘭人、英國人、法國人、摩爾人，僑生的中國人，無民族的混種人，及其他幾十種不同的土著。日本侵入以前這些龐雜民族聚居的殖民地時代是不會復原的了。將來應該拿什麼樣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來代替呢？我們有些提議，雖然我們不認爲是確鑿不易的辦法，但至少是值得加以嚴肅考慮的。

我們可以三種一般的觀察來結束對亞洲的評述。第一，我們認爲在過去偉大的亞洲，必能再度偉大起來——富於生產、創造、和人性的一塊地方，而且在未來的一個世紀中，

亞洲人民的偉大不僅要表現在現代技術的採用上，而且表現在自由與進步的正確之光輝的階梯上。

第二，很明顯的，向更自由與更豐富生命發展的實際的進步，是極端艱難痛苦的，而且是在承平時代，這種進步大要與與生產力、識字力、一切普通法律秩序等實際問題的解決，相互聯繫起來。印度王公的窮奢極侈，與印度貧苦階級的飢寒困頓，這種對照是與自由和正義的社會組織不能相容的。極地，中國銀行家和軍閥在戰前所有的財富，和中國廣大農民的貧困，這種懸殊情勢和新中國的政治社會理想，也是背道而馳的。這些矛盾是可以藉基本的社會改造來克服的。不過，單單是向下平抑，是無濟於事的。整個亞洲所需要的，是一個偉大的提高過程。這就要靠亞洲勞動生產力特別是農業的提高。祇有把勞工的物質報酬提高起來，纔能在亞洲建立有秩序的自由社會。

第三，最近幾年來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件事，就是東方的領袖們常常抨擊西方，非難我們的不負責的個人主義、物質主義、以及軍國主義。在一定的限度以內，這些非難都是對的，雖然我們有很多人懷疑，這種非難是否祇適用於西方，或者這些毛病是否發生於西方的文明，還是發生於人的本性。在任何場合中，現代西方本身具有一種建設的和補強的力量，和不斷進行中的社會崩潰過程搏鬥着。即使西方是物質主義的，它和人民却也不斷地反抗着偏邪，創造着個人、階級、和種族的平等機會，搏鬥着貧困、疾病和殘酷，即使

西方已爲軍國主義所支配，它却也試圖過，而且還在試圖着，遏止國家主義的過度發展，建設并維持一種和平的世界秩序，傳佈民主的義理，實行法治。

最後，西方從它的功利主義，同時也從它的道德精神中，展開了公共衛生，民衆教育，雅潔住居，以及社會的和經濟的正義等等概念，這些概念爲一般普通人創造了比文藝復興時的英國或義大利，或任何時代的任何亞洲民族都更優良的世界。東方需要西方的社會發明，正如需要西方的技術一樣；實在說來，這二者缺一都是不可想像的。西方千辛萬苦創造出來的社會成，現在東方可以任意採行了，而且如果東方能夠聰明地利用這些成就，它就可以實現我們的目標，比我們自己更快些。

第二章 美國對太平洋區域的建議

一 帝國主義的末日

在我們前一件備忘錄「與英國的關係」中，我們曾發表見解，說：新的世界必須建立在民主的力量上。「民主的力量」這個名詞曾被人曲解，以爲是美英領導戰後世界的意思，這種曲解是軸心常常試圖使人相信的。這決不是我們美國人民的意思。凡是讀了我們的備忘錄，認爲這是一種挽救美英老式帝國主義的計劃的人，對於我們的第一個建議必然感覺

驚奇。我們建議西方列強在這次戰爭結束以後，交出他們在亞洲的一切特權和優越地位。這樣一種舉動，在我們的朋友和盟邦不列顛，是一個最大的犧牲，而我們作這一個提議，也完全明瞭最近的英國政策，一般地是傾向於英帝國統治之逐漸的凌替。我們不譴責英國在悠久過去的傳統政策，我們也不認為任何一國在道義上有譴責它的權利。帝國主義的罪惡並非絲毫未經解除。如果沒有強制的開放中國口岸以與外國通商，或許中國的鐵路也未建築起來，而滿清皇帝依然以努爾哈齊的後裔坐在北京統治全國。如果沒有英國的統治，印度也不至於有這樣長時期的和平，得到今天的團結，稍減災疫，逐步改造它的陳腐的社會積習，進而為世界第八個工業國。雖然如此，可是到戰爭結束後，英帝國主義在東方的使命也就算完畢了。繼之而來的，必然不是退返到孤立主義——英國的、美國的、或亞洲的孤立主義——而是一種新國際機構，在這機構中東西方的創造精神能夠為一個更好的世界一致活躍地發揮出來。

二 聯合國

這個備忘錄，沒一處想推翻以下的假定：即亞洲人民必須在最大限度內實現他們自身的解放。但是，我們以為，「我們方面」如獲勝利，其結果必然要具體地承認球上一切民族相互依賴的原則，並且要發展為某種形式的國際威權。我們自己對這種國際威權形式的

意見，將在草完世界各主要地域戰後問題檢討的論文以後，再為申論。

目前我們姑且採用聯合國這個名詞，我們想強調指出，這個名詞在今天的涵意，不過指現時存在的戰鬥同盟而言——而且即在這一點，它的涵意也不十分清晰。（例如，美國對日作戰，蘇聯則否，蘇英對芬作戰，美國則否。）關於戰後問題，我們是以聯合國一詞代表一種假定，換言之，即X，因為終必有一個東西來執行國際權力的。

我們極力主張有一種強大有效的國際威權。可是，國際威權的力量必然產生於現存的力量——產生於一定時間內有力量的國家。例如，我們承認一種可能，即在一定時間內，美國會在太平洋上擁有凌駕一切的力量，無論軍事、工業、和財政方面。如果太平洋聯合國力量，事實上以美國力量為主，則我們用不着伴作謙虛。如果美國的力量事實上不能在太平洋區域凌駕一切，那麼，責任和力量的冠冕，自必歸諸他國。

在某種情勢之下，美國或許必然成為聯合國國家的主要受託人，在這時候其他國家則日漸成長，向近代化發展，或休養生息，從這次戰爭共同浩劫中所受到比較特別慘重的災難裏面復元起來。我們不願意讓美國所接受的這種委託，發展為一種永久的或專有的宰制權，恰恰相反，從一開始它就應當構成所有從事於遠東和平進步的國家之總的合作機構的一部分。

我們提議這個機構最好稱為太平洋委員會。它是聯合國的一個機關，（或者是X，即

我們將來的國際權力機關，——它將包括一切在太平洋有直接利益的聯合國家——我們希望最後也包括日本在內。

這個太平洋委員會將成爲聯合國處理太平洋事務的最高司法當局。遇有不受它本身仲裁程序解決的紛爭，它就有權代表聯合國舉行公審，並爲法律的判決。它本身缺乏行政權力。但是聯合國的同盟存在一天，它的作用毫無疑問是很大的。

此外，在太平洋區域內，國際合作機構還有許多具體工作要做。爲了這些工作，我們提議組織若干特別的合作團體，有其本身的權力和組織法，每一團體代表那些在要做的工作中有其合法利益的聯合國國家。但是這些特殊團體須隨時向太平洋委員會報告其工作，且該會可代表全體聯合國加以干涉。這樣的團體可以使太平洋委員會有一種執行的性格，並增加它的水久化和握實權的機會。如果這些團體工作很好，它們和太平洋委員會的威信實在很高。因亟待做到的工作之一，就是：在現在還沒有一個國家的地方，即東南亞洲，創造一個國家出來。

關於那個繁雜地域的問題，我們在下面首先提出討論。第二，我們要討論關於敗亡的日本的提議；第三，再說我們對實至名歸的中國所有希望和決心。

雖然我們在對每一國家所提的建議中都有相當詳細的意見，但我們的基本目標是遠大而單純的。那就是聯合國家正在爭取的目標，我們可以稱之爲人類的尊嚴和自由。亞洲人

民爲了實現尊嚴和自由，發展他們特殊的品質，完成他們的願望，需要三件東西：（一）他們能夠借而不疑的和平，（二）一種廣續不絕的經濟擴張，（三）一種與世界其餘地方平等存在的感覺。從現在起我們就要討論如何幫助亞洲實現這些目標的實際方法。

第三章 東南亞洲

國家主義爲了許多罪惡而受人責難，戰爭也在其內；而且隨着地球移向一個更高的社會組織的水準之際，國家主權——包括美國的主權——勢必減少其絕對的權力。雖然如此，國家主義在現在走向太平洋人民共同目標之自由與平等的道路上，仍然是一個階段。這一個階段是不能越過的，正如兒童要想作大人不能越過幼年時期一樣。

中日兩國生存在它們的各自的民族中，各有其傳統和悠久的歷史，並各有其能力和權利來決定它們的前途。

在中日兩國以外，東南亞洲還有很大數目的居民，沒有達到國家的成熟階段。在緬甸、泰國、越南、馬來亞、荷印、婆羅洲、和帝汶島，共有一百六十方英里，一萬萬三千餘萬人民。他們大部分都是文盲，雜居在一起，完全缺乏共同的傳統或政治的訓練。

西方世界對這些人民的責任是很偉大的。工業帝國主義已大大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削弱了他們的原始的自足經濟，並且把他們帶入一種國際貨幣制度之中，而這樣一來

便或多或少破壞了他們的古代經濟。西化的過程已走得很遠，難以挽回，但仍不算遠得過火，以上各地居住的馬來族人民仍能自己去成他們的工作。那麼怎樣做呢？

● 殖民地時代，雖然已經過去，却發展出許多精良的行政方式、方法與人事制度。英、荷、法、美的行政政策在態度 and 執行上各有不同，各有其本身的優點和缺點。荷蘭人在佔領地內，盡力與之同化，他們雖不出以監視態度，却保持族長的威嚴。法國人不大有種族偏見，可是他們的眼光却注視巴黎，他們的真正利益祇是法國。英國的豐富經驗已產生勸性的行政和處理當地問題 耐心，但是英國的保守主義很難使它實行激進的改革。這些歐洲國家中，沒有一國為遠東屬地的自治樹立任何永久的基礎。

美國的殖民地政策也有很多缺點，如過分任性，自尊自大，以至於虛偽，但它在菲律賓奠定了這樣的基礎是不可否認的。姑不問由於真誠的博愛主義還是由於企圖減輕責任，總之，美國進行了偉大的教育工作。結果是菲律賓人在政治上成爲馬來族人民中最前進的部分，文盲的百分率較他處爲低，而且許多菲律賓人完全懂得選舉的意義。菲律賓已獲獨立的允諾，他們已有獨立的資格，他們一定會獨立的。

在馬來民族居住的地區，即「印度尼西亞」(Indonesia) 的以前殖民地，我們建議創立新的國家。我們建議設立一個新的和相當帶有試驗性的國家，其主權並非得自上帝或其自己的人民，而是得自國際，亦即聯合國。不同的地域需要不同的方式，但有兩個原

則是不可少的：一、在那些必須由西方人暫時保留的行政部門中，責任必須是國際性的，應將個別的殖民地政策中的最大優點吸收起來。二、每一個國家的最後目標是成立一種對於有政治意識的選民負責的政府，為產生同樣的選民，必須儘速擬製而且實施一種適當的教育方案。

除了一個獨立的菲律賓，和一個新的國際化的國公外，我們建議在這個區域內展開一個橫越太平洋的要塞與根據地的連鎖，構成一道國際公路，藉以保障太平洋的自由，並發揮聯合國的有效力量維持和平。

我們且來考慮一下這些建議中的東南亞的新國家以及我們相信它們適合於我們目的的理由。

一 「印度尼西亞國」

第一個最大的國家應該包括現在的泰國、英屬馬來亞、所有英屬及荷屬的印度尼西亞（通稱南洋）羣島，和荷屬帝汶島。它的領域約一百一十萬方英里，人口約九千萬。它的首都是巴達維亞。它的政治地位是一種國際共和國。主要政制如下：

(一) 一個最高委員會，包括聯合國的代表，但特別隕於那在本區域內有直接關係的代表，如澳洲、英國、中國、荷蘭、印度、葡萄牙和美國。這個最高委員會將經常開

會，指派委員會，作為最高法院，並可任命國家的總督。

(二) 總督即行政長官兼武裝部隊的總司令(有宣布戒嚴之權)。除了特別加以但書外，他有一切權力，包括創制及複決立法案件之權，但無權頒布之。最高委員會將產生一個小的常設委員會輔佐它。

(三) 一個立法會議，所有議員暫由總督指派當地居民中之睿智者充任之，但總督須於兩年內在最高委員會的勸告與同意之下，製定選舉方案。一切立法案件均應經過該會議通過始得成為法律，無論為該會議本身抑由總督所提出者。在十年期間，國家憲法須提出修正，以加強立法府的大權並擴大它的民衆基礎。

二 問題與答案

以上就是我們的提議——我們知道它，是有爭論餘地的，至少有兩種提議可立即提出：

(一) 把這許多不同的人民熔為一個國家，似乎是我們故意剷除自己想要培植的種籽，即民族主義。例如泰國。不像安南和爪哇那樣祇有一些反對西方殖民地政策的無組織的民族獨立運動，泰國久已為獨立國家——事實上是一個十足的軸心伙伴。那麼，就有人問道，如果我們的目的這些人民的自由與獨立，為什麼我們一開始就毀棄該國的獨立

呢？

(二) 荷蘭或許要提出更強烈的反對，它在這區域中發揮統治殖民地的天才已歷三世紀之久。荷印羣島構成我們「印度尼西亞國」的中心，現在地理家和政治家、經濟學者與政治論客、對於荷印羣島的整體性，已深信不疑，但是這種整體性也許造因於荷蘭的殖民地政策，而非自然成長的結果。

四十年來荷蘭的政策立意於建立一個荷蘭帝國，包括歐洲荷蘭、荷屬西印度、及荷屬東印度，在經濟利益及民主的社會與政治生活中，合為一體。如果我們所提的印度尼西亞問題祇限於荷屬東印度，我們未免有點干與荷蘭的主權，但是現在問題不僅僅是荷印。荷蘭固然不希求鄰居的領土，但鄰居却是帶照拂的。我們立刻就要說明，何以印度尼西亞區內政治經濟的統一性是太合乎邏輯，而且太迫切了，實不允許在這一區域內分成幾個不同的主權。

荷蘭在殖民地的統治結果之一，是產生了一個強大的爪哇政治體，即不僅一切政治以爪哇為中心，且對荷屬東印度的其他島嶼也實行「爪哇化」，不過其他各島嶼在實際的政治同化之中，仍保持各自的文化上與歷史上的固有特徵（例如在峇里）而已。這一種過程是荷蘭人天才與經驗所產生，我們也可以依照這種過程，把泰國、馬來亞、北婆羅洲和爪哇化的羣島聯合起來。荷蘭人並且懂得怎樣保持居民的回教信仰，使之成為團結的而不

是分化的因素。這樣，在這新的印度尼西亞國中，荷蘭殖民地行政官將要負起的責任和任務，比較他們過去作統治者時，更為重大，不會減輕。

在建議成立這個新國家之中，我們實在是爲了荷蘭人一個國際間迫切需要的建樹國家的工作。我們希望他們以爪哇爲核心，建立一種正義與秩序的體制，對於其他各種族和信仰，都能一視同仁，平等看待。

我們現在可以舉出兩個理由，說明爲什麼印度尼西亞國，或這一類的組織，在保全國際和平與秩序中爲一種切實的必要。

第一個理由是簡單的軍事邏輯：在這樣一個富厚而有高度戰略重要性的區域，政治散漫必然招致外來的侵略。現在泰國、馬亞與荷屬東印度的邊界，是在那海盜橫行時所劃定的。這一次的戰爭業已證明，荷印如無馬來亞與北婆羅洲，是無法守禦的，同時馬來亞如無泰國，也無法守禦。

第二個理由是經濟的。在印度尼西亞區域以內，很久以來就存在着強烈的向心的經濟趨勢。由於荷蘭皇家殼油聯合公司，以及英荷企業家的油籽、植物油貿易及樹膠與錫的各種壟斷事業的結果，不管它們的動機如何，客觀已將全區域內的生產利益統一起來，英國與荷蘭的航空線亦替開行，而以新加坡作爲荷蘭以及英國安全的担保（雖然後來證明這一打算竟爾錯誤）。泰國大量的過剩米穀，行銷在馬來亞。泰國也參加錫和樹膠的加迪

爾（貿易聯合公司）。政治的統一僅僅是將這種早已存在的趨勢更推進一步而已。

爲了主持公道和維持印度尼西亞國內的經濟統一計，戰後一時期公私經濟隨這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當時的主人。爲使這個國家與紐約、倫敦、和阿姆斯特丹等金融市場保持密切聯繫，我們希望美、英、荷等國投資家和企業家能共同來參與它的採探經濟的發展。

這個新的印度尼西亞國的經濟組織，最後應採什麼方式，現在是無法預測的，但大概可以逆料，荷印的油田和煉油廠將由它們的主人和政府重新建造。樹膠業當然要繼續下，不過樹膠的種植會因人造橡皮事業強制發達而受到很大變化，歐洲對於橡膠的需量必然大增加。錫的前途似乎不甚光明，可是開發印度尼西亞的礦藏，仍比開發別處（例如波利維亞）的礦藏是經濟得多。鋼鐵工業是會發達起來的。馬來亞的鐵苗，一向是由日本運去，用華北的煤熔鍊，將來應限用於印度尼西亞，比較更爲合理，更爲經濟。在食糧方面，這個區域可以自給自足。總之，所有資源經過這樣分配之後，可使印度尼西亞沾得極大便宜。

好了，我們所看到的問題就是這樣：既是從現代軍事、政治、和經濟的觀點看來，都有必要，我們就應該成立這個新國家。我們給這個新國家很廣泛的邊界，同時也毀棄了若干「神聖的主權」。但是我們這一措施可以掃除這個區域中各組成國門間經過無數年的相互傾軋，再逐漸聯合，達到統一與立國的最後目標。我們這個印度尼西亞國達到真正獨立

地步時，世界其他各地的完全自治的小國時代，大概也將成爲過去。那時印度尼西亞如照我們的計劃實現，也就可以與世界各國並駕齊驅了。

三 緬甸

緬甸於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在英國主權之下，享有相當高度的自治權。不過，緬甸的政治，使切盼緬甸獲得自由的友人，深爲失望，而且緬甸的政治家除了厭惡英人，嫉恨印人，不信任中國外，他們彼此之間缺少相互同意之點。

在這次戰爭終結後，我們建議大不列顛以國會法令，將它在緬甸的權利轉交給一個國際委員會，英、印、中、美在這委員會中都有代表。委員會將與中國締結協定，規定中國有使用緬甸公路，鐵路、河流、和仰光港埠的權利。就緬甸本身而言，這個委員會的第一樁任務便是復興緬甸。緬甸已遭戰爭荼毒，它在日本軍事佔領狀態之下，以及在將來驅逐日本出去的戰爭中，緬甸人民還要遭受更大的慘痛。

這個委員會在緬甸要担負起極艱苦的工作。它必須公開檢討緬甸政治的罪惡狀態，並着手改革一切缺點。此外，該委員會還須和緬甸的佛教大寺院成立一種辦法，以防止這些寺院再像過去那樣，助長社會與政治的不安，造成混亂狀態。教育的改良和宗教的改造，都是緬甸逐漸實行自治和獨立的前提。

四 越 南

關於越南問題，由於英國的若干聲明，和美國在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三日發出的文牒，聯合國已保證恢復法國的主權。不過，如果恢復的條件，依然是聽令「法日共同防禦越南條約」存在下去，那不但不是荒唐，而且是不可能的事。在聯合國的軍隊，甚至自由法軍也參加其中，繼續佔領越南一天，則法國是沒有真正主權的。

聯合國的保證，可以默認其意義為任何一國都不會犧牲法國，擴張自己的領土，但聯合國也決不會養癰為患，保留一種與國際合作不相融的狀態。法國被解放後自然要成為聯合國的一員，那時它的代表會實現與其他聯合國和衷共濟來解決遠東問題是有好處，有用處，而且聰明的舉措。我們希望法國能援英國對緬甸的例子，也經由立法手續，在越南成立一個國際委員會。在這個委員會中，法國和中國都有多數代表。法國並須與中國訂約，允許中國利用越南的公路、鐵路和港埠。和對緬甸一樣，法國與中國合組的委員會將保證促成越南的自治。

緬甸和越南的最後政治命運如何，我們現在當然不能說。負責管理它們的委員會在這二時至也不能發出過於嚴格的命令，但是如果這種委員會有了堅定的觀念，那麼太平洋委員會可以依據它們的報告和建議，促進一切必要的改良。

正如胡佛與吉布森氏最近所指出（在他們合著的「永久和平問題」一書中）和平製造者最大的通病，就是不留一點變遷的餘地。但是，「改變並不是和平之敵，反而使和平和平所必需……人間一切事務沒有一成不變的。一把特別的國際合作機關（例如上述的委員會）和一般的國際組織（如太平洋委員會），聯繫起來，通力合作，則國際法的嚴謹觀念與歷史的不可避免的運動，就可能表裏如一，並行不悖了。

五 移民與少數民族的權利

在東南亞洲的全部區域中，信仰不同的各種族，雜居在一起。這個區域中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按照西方政治學家所認為標準的政治組織形式，變成「單一民族的國家」。自治之成長，往往與各種族間相互敵對傾軋的發展，同時並存。爲了保持和平與國際間的互諒計，對於藉自治來壓迫少數民族的事，似乎應該加以嚴格取締。東南亞洲新政府最初應做的，就是中國、印度、美國、英國、澳洲、商得一種協定，規定大家都不壓迫少數民族。爲保證聯合國的協定起見，太平洋委員會應該作爲一種國際仲裁的機關。

同時這些政府應當對於太平洋區域內的移民問題，商得一致的原則。印度和中國都已達到了它們本身殖民的限度。可是在全部東南亞洲（除了爪哇和其他幾個次要的島嶼）還有得寬大的容量接收農民的移殖。因此，太平洋區內的一種移民協定是國際正義所需要的。關於移民問題成立多邊協定之後，每一國家，必然被迫去考慮它的鄰國的問題，和關

心它本國問題同樣的深切。這樣協定要禁止某些移民方式，例如奴隸販買性質的包工移民等，並且在不引起種族間的歧視原則之下，必要時可規定每年移民的限額。這樣協定中的各種規定，在實施時遇有爭執，應依照太平洋委員會的釋解例來裁決。

我們希望有了這些協定之後，這個區域中的一種國際磨擦的根源可能因而消滅，並且可以一方面在東南亞洲各國間，另一方面在這些國家與中國及印度間，建立友好的關係。

六 菲律賓的地位

菲律賓聯邦最近正式加入聯合國，這種舉動表現菲律賓執行獨立的採取國際行動的權利，並且它對美國的關係，變成了近似於加拿大或澳洲對英國的關係。允許菲律賓在一九四六年纔實現獨立，事實上現在已然實現了，而且當然是永久地實現了。隨第二次大戰之到來，美國對於東亞的任何一地的領土控制權，都結束了。不過，如果不使這種獨立虛有其表，則美國對於菲律賓還有兩項殘餘的應盡的義務，那是和一般的國際責任無關的。

當日寇從這些島嶼被驅逐出境時，他們一定使地方糜爛，生民塗炭。許多菲律賓原有產業將破壞不堪，糧食缺乏，衛生與教育制度凌亂無章，山林中也許還有瘴氣，種種紊亂情況，不難預見，在善後工作中，菲律賓人會需要我們的幫助的——在金錢和技術的援助之外，也許還要我們的軍隊援助。我們應該使一切需要幫助的地方，得到這些幫助。

第二個義務與獨立法案有關。如果戰後不恢復菲律賓經濟中那種畸形的耕種狀態，那麼，獨立法案中的經濟條款就非加修改不可。

獨立法案製訂者所遭遇的最大經濟問題——也就是菲律賓人民一旦與他們習慣了的美國市場隔絕後不可避免的問題——却在現在日本佔領之下，獲得了突然的強制的解決。菲律賓的人民生計現正被迫實行劇烈的和痛苦的改變。

戰爭結束後，菲律賓不得不從新計劃糖、菸草、與椰子油的生產，以適應美國人爲市場以外的市場需要。對於菲律賓及其將來與美國的關係，寧可廢除一切貿易上的優先辦法。成立一個商約來代替獨立法案中的經濟條款，可使此舉便利多多。這樣一來，菲律賓不僅已有政治上的獨立，而且也得到關稅的完全自主，開始實現經濟的自由。

我們這種改變貿易關係的建議，並非企圖逃避我們的責任。美國對於一切合理的要求，應當有一種公平的財政的解決。獨立法案承認菲律賓失掉優先地位後，得由美國用財政或關稅方法來賠償它的損失。日本佔領事件不能影響我們在多年佔領中因畸形發展菲律賓經濟所担负的責任。

正如獨立一樣，貿易協定與我們的財政援助，不附有任何條件，僅祇是要菲律賓聯邦參加「互助協定」第七條，和太平洋區域內關於移民和保護少數民族的條約。這一個條件頗爲重要，因爲藉此可以避免任何極端的民族主義政策所產生的國際困難。

第四章 一條橫越太平洋公路

我們還有一個義務，就是供給菲律賓一種比它自己在最近未來所能建設的更爲有效的防禦能力。這一種保衛菲律賓的方法，同時也就是保衛新印度尼西亞國、越南、以及中國南部海岸的方法。

有效的保護要與我們促進普遍安全、地方經濟福利、和新亞洲諸民族之自由平等的一般目標相符合，決不是以前用的任何方法所能達成。舉例言之，泰丁斯——麥克杜費法案建議了菲律賓的最後的中立，但是現代這些條約既然隨便即遭蹂躪，則其存在價值殆等於零。任何一國受這樣的「保護」能夠真正高枕無憂，不怕外來的侵略。

因此我們提議，以一向點綴着橫越太平洋商務航線的島羣爲基地，建造一個新的凌駕一切防禦體制。由夏威夷向西，我們計劃連串強大據點：英勇的中途島和威克島、關島、那些由日本代管統治而將來應由我們佔領的島嶼、琉球和小笠原羣島、一直到台灣——全線最適當的停泊站，同時也是聯合空中艦隊最強大的四都終點。以美國太平洋海岸、夏威夷及台灣爲根據地，最短期間內具有一萬英里半徑航續力的大型飛機，便能控制整個太平洋。這些巨型飛機一奉命令可立即從廣闊的跑道和防彈的地下格納庫中，一擁而出，躍到天空，像一把大傘似地，籠罩着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上全部通商路線。凡是這些飛

機炸彈所及的範圍內，未來太平洋上一有侵略行動，立被軋成粉碎。

而且在它的龐大機翼之下，民用航空港和新的城市將如雨後春筍，紛紛興起，而兩大國間一條新的偉大的、和平的大道也就打開了。

建立這樣一個橫越太平洋的防禦地帶，在美屬各島是沒有任何問題的。至於那些需要從日本手中奪過來的島嶼聯合國就要用極合理的手段去處理了。日本政府過去由於侵略政策的必要，對這些島嶼實行過大量的移民，這種人工造成的人口優勢，自然難以廢制。我們主張成立一個國際委員會，取緬甸和越南之方式，而美、英、澳、紐、菲諸國代表可負責擬訂一種關於亞洲其他民族的移植問題的計劃。

在台灣方面，中國的利益顯然是佔優勢的，而且這種利益在任何國際行政機構中應有其代表權。國際行政當局應接收島上所有日本財產，尤其是台灣銀行的財產。為了尊重中國的優越的利益，台灣應該劃在中國關稅和金融系統之中，但是因為聯合國需要以它為一大根據地，所以把它劃為中國領土之一部，似乎不妥，雖然有一個聯合國政府執掌台灣的外交、軍事、以及聯合國的安全事項，但台灣的中國人民則享有完全自治，包括一切在日本統治下他們被剝奪了的民權與自由。由於台灣的國際地位的性質，在如何可以預見的未來時日中，它的居民不可以要求獨立主權，也不投票加入中華民國，聯合國家必須當心，為了國際安全起見，不使台灣島上的居民受到任何自由的限制。

我們必須聲明，我們提議建立這一個設防島嶼連接而成的橫越太平洋的公路，決不是在東方造成任何新的均勢。它祇會構成聯合國維持它們地位的共同工具。它可以効力於中國，正和它効力於菲律賓聯邦、新菲律賓西亞國、美國、澳洲、英國一樣。太平洋的自由得到這樣的保證以後，祇要聯合國國家的同盟存在一天，決不會再有受日本或什麼第三德意志之類之侵略危險。

第五章 日本

我們在亞洲的目標，不僅是建立一個防止日本再度侵略的堡壘，而且是對日本實行眼光遠大的政策，使任何侵略根本沒有捲土重來的可能。爲達到這個目的，我們至少要部分地毀滅日本的現行政權，我們可以希望，祇要與日本人民保持堅定而正當的往來，終會促使日本人民覺悟到他們在太平洋的裨益，正和我們的一樣。即和平、安全與繁榮。

一 投降的條件

我們向聯合國建議，在日本放下武器不能再打下去時，應向日本提出以下的條件：

(一) 交出日本一切殘餘的軍艦，一切軍用飛機，坦克、大砲，毀壞日本各島海岸所有

海軍根據地和防禦工事；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以後奉召入伍的全體陸海軍，一律解員，他們的武器、裝備、和食品以外的給養，一律沒收。

(二)日本在亞洲大陸和太平洋各島嶼上佔領的地區，全部交還聯合國家。

(三)聯合國軍隊登陸於日本本土，在至少六個日本最大都市中實行暫時性質的佔領。

(四)暫時拘禁日本陸海軍中所有上級軍官，受聯合國部隊之監視。

一旦日本的軍事機構失掉了裝備和大部分的人力，又削去了它外圍的所有海空軍根據地，包括台灣、琉球羣島、和小笠原羣島在內，則日本的發動能力，立刻毀滅無遺。

爲了防止日本發動力的復活，孫中山先生的公子，發言有力的孫科氏曾提議解除日本武裝，至少以五十年爲期。不過，祇要聯合國的部隊佔據日本本土各部，日本的軍事潛力便會等於零，因此我們以爲用不着那樣長的解除武裝期間，現代戰爭中空軍的重要性，使着我們容易採取很有效的遏止步驟。如果日本投降條件中，再加入一條，即日本所有航空工業及其設備，應交給美、中、英、荷四國集團。爲期二十五年或五十年，我們相信這樣一來，日本決不會再進行任何有效而祕密的重整軍備工作，於是中國及其他鄰國對它的恐懼也可因而消除了。

在聯合國解放了的地方，所有日本軍事和非軍事人員，凡未能撤退的，都應一律暫服勞役，參加勞動營從事被塗炭地區的復興工作。

在復興期間，全部日本商船，應交聯合國的共同航務局負責接管。日本的船塢應被徵

用製造聯合國的船舶，到期滿後再與日本商船一齊歸還日本。

當然，中國、菲律賓聯邦，和東南亞洲的居民，都有權利要求日本賠款，爲了日本侵略行爲加與他們的浩劫，爲了日本任意的轟炸，以及爲了日本士兵和軍官毫無節制地，乃至有計劃的掠奪。但是，我們相信，聯合國會放棄這些特定的賠款要求，失敗對日本經濟就是一個萬劫不復的打擊。

但日本在滿洲和中國的所有投資應渡給中國。這些在五十年來，既是征服的前導，又是征服的成果。日本在台灣的投資，應交還給台灣的民衆，作爲日本從台灣民衆身上剝削出來籌措侵略戰費的一部分賠償。日本在朝鮮的投資應還歸給一個新的朝鮮共和國（詳見下文），作爲日本佔領和吞併期間榨取掠奪的賠償，日本在其他佔領地的投資，應由聯合國當地駐軍司令官嚴密監視，不得動用。

二 日本自身問題

解除武裝是一種通常預防步驟。被征服地區的歸還，和被統治人民的解放，是單純的

國際正義的行爲。橫越太平洋公路的設防，是一個走向長期國際主義目標的步驟。這些辦法一齊實行後，也許會構成日本帝國的整個崩潰。但這樣做來並不能保證得到

永久的和平，因為對於產生日本侵略主義的憲法的和觀念的體系，並無任何變更。

若在和約中加入一個條件，即強迫日本人民組織一個新的不同的政府或實行憲法上的變更，未必能發生預期的效果。一個由聯合國直接創造出來，或加以支持的政府，不令獲得民衆的擁戴與忠誠，正和「滿洲國」的「康德皇帝」、南京的汪精衛、挪威的吉士林一樣。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組織政府的人，無論他們的動機比那些卑鄙醜態的關東軍領袖或希特勒要高尚多少，但祇爲了他們受勝利的聯合國信任這一點事實，就會使他們在戰敗了的日本人民面前喪失威信的。

因此之故，我們不主張強迫天皇遜位，或在日本實行任何憲法上的改變。如果日本人民受了失敗的刺激，企圖想要剷除那「萬世一系」的日本皇室的把戲，我們當然決不阻止他們。但是我們最大的希望，即日本內心發生變化，却在於整個掃除日本軍閥及其徒從的威信，使日本人民自然發生絕滅他們的決心。

三 日本的「心」「靈」

日本現代史中層出不窮的戰爭冒險，一定使最樂觀的人都不能相信日本自己會有那些國際間民族團結所不可少的知識上、道德上、乃至精神上的條件。

中世紀的日本，在長時間封建的征伐中，造成了窮兵黷武的思想。日本在十六七世紀

中最初和西方世界接觸時，就是模仿西方的戰爭方法，後來在豐臣秀吉征韓之戰中，在血
腥地鎮壓改信基督教的人民中，以及在德川幕府的「鎖國」政策中，不斷襲用這些方法。
甚至在兩百年的「鎖國」期間（任何國家沒有經過這樣長時間而不與其所有鄰邦發生戰
爭），竟產生一種荒唐的社會制度，就是犧牲日本全體老百姓的個人尊嚴，以維持一般
放蕩不羈，遊手好閒的武士的地位。這一種荒唐制度使大部分日本人民陷於奴隸地步。現
在已不容許看出這個制度是最新日本國之基礎了，但事實上却是毫無疑問的。因為一個
民族的歷史不能超越其民族以外，而且一個民族的過去畢竟構成它的將來的一部分。在
這全部最惡劣的歷史中，日本表現出一種易於模仿的特質，而將外國的——亞細亞的和西方
的——觀念、技術，與它固有的傳統風習改爲一爐。雖然日本的風習正和任何一個民族的
性格一樣不易加以合理的分析，但它的形態和傾向，成爲日本與外部世界間友好的一大障
礙。

可是，如果觀察一下日本仿效外國模型這件事，我們就不僅要考慮這個仿本，也應考
慮一下原來應模型。日本對於成功的隱憂，以及日本在國際外交上隨處應變，投機取巧
的手法，並不是日本所獨有的。日本像一面照着西方的鏡子，而且我們在這鏡子裏所看到的
許多東西，都是我們自己的。現代日本的歷史，反映着西方的行動和西方的觀念。在十九
世紀末日本模仿歐洲的帝國主義，決定也獲得歐洲那樣的力量。而且它遍與地表演着一個

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角色，甚至它在對中國和對俄國兩次戰爭的勝利都像是西方方式的勝利。日本在一九〇二年熱烈地接受了與英國的同盟，因為英國那時好像是世界上最大的強國，到了二十年代，亞洲好幾個古老帝國覆亡以後，民主似乎與成功表裏合一，自由主義的運動也出現於日本。到了三十年代，當西方民主的弱點逐漸暴露，而且日趨嚴重時，全體主義又在日本發展起來。

日本意識形態的因素，恰好與全體主義相吻合。現代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的墮落徵象與日本政府和社會的墮落徵象不謀而合，祇是日本文化中至少有一層是與全體主義完全相反的。

日本人在他們的家庭中總能保持着一個尊重他人自由和權利的儀節。虛張聲勢的神道，理性主義的儒教傳統的殘餘，以及西方事務習慣的表而效率，永遠湮沒不了。一千年來佛教給與一般日本人民的影響。這種影響大部分潛滋暗長於日本的愛美和道德氣質中，那是常常為它的友人所贊佩的。這一種單純的佛教背景，和神道主義的日本官方所宣傳，並藉以助成日本的征服與樹立世界霸權的工具的「佛教」，自然不可混為一談。

四 日本自決！

我們知道憲法與社會的改革，到底是一格祇有日本人自己纔能勝任的事，而我們對於

他們怎樣做去，也並不敢抱太大的希望。自然如果他們做得不好，我們真正是很爲難的。大西洋憲章第三條說，聯合國要「尊重一切民族選擇他們自己生活於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權。」作爲一種不要任意干涉別人事務的限制，這一句話顯然是賢明的。但是也有時也似乎不很賢明，例如艾登一度解釋說，納粹制度即使作爲德人所選擇的政府形式，祇要它保留在一九三五年的疆界以內，也是未始不可的。這種解釋立刻引起許多人的抨擊；實在說來，他自己說的話，如過細玩味一遍，的確有些不妥。

大西洋憲章的作者能夠，而且也許已經蓄意保留一種權利，即決定究竟那些政府真正是「人民所選擇」的。在不是「選擇」出來的，而是武力造成的政府場合，也許可以加干涉的。即使有着民選的外貌，仍然可以認定「真正」民意未能表現出來。但是我們也不應當專門去找這類的託辭。

除非聯合國家有把握，相信戰後日本政府必能與我們和衷共濟維持遠東的和平秩序，否則，它們就應該感覺自由，並且索性直率表示它們有自由，來干涉日本的內政。干涉的方式不能具體的規定。聯合國家用一種共同宣言來公布這種方式，從而把自己拘束起來，是不智的行爲。必須弄明白的，是日本如果不對它的隣國利益充分考慮，則絕對不能允許它有完全的自決權。

五 失敗與日本的改造

除非日本的政治和宗教的意識形態經過爆破以後，民主在日本是存在不住的，我們所提議的，就是由聯合國勝利的大軍君臨於日本城市，給日本人親眼看看，藉以爆破他們固有的意識形態。自然，我們不打算採取德國的姿態，那種大吹大擂，轟轟烈烈的，並藉以補救希特勒的歇斯底里亞和自我懷疑病的遊行示威。我們祇在絕對必要限度以內遊行。當元軍於一二八一年進攻日本失敗時，虔誠的日本人把這個失敗，歸功於「神風」吹覆了他們的兵艦。在神道的日本，除了崇拜天皇外，還有一個在別處早已絕跡了的觀念，即全體日本國民都是神明的子孫，越自然的偉力，會幫助日本的軍事力量，保佑日本，不受敵人侵犯。縱有敵人來到，也會被日本自己的神明制死的。這些觀念，是使日本人不能感受中國、菲律賓、印度、英、荷、美各國軍隊駐紮在日本皇宮的。神道的僧士，軍閥的意識形態的工具，在敗亡了的日本將喪盡顏面和光榮。

軍閥既已喪盡顏面和威信，則有一種可能，雖然不能確定，即天皇的尊榮地位對聯合國有用，可以作為歷史與文化統一性的殘餘象徵，藉以號召日本人民。這種可能，是：正如青年日皇明治擁戴於一八六七年推翻幕府政治一樣，現在的日皇，或者他的皇子的攝政，可在這戰爭完了以後，用來推翻現代軍閥的幕府。

在這個過程中，日本帝國本身將遭受巨大的變化。失掉了軍事的威武，和所謂神明的阿謨之後的將來日皇，也許與明治完全兩樣，正和喬治六世與魯姆士一世完全不同一樣。在我們共和國奠基者看來似是不能置信的事。世界上許多國家却視以為常，歷久不變。皇室暴君的後裔，依然受了擁戴，作為國家裝飾式的領袖，保持着象徵的作用，以維繫社會人心的安謐。日本也許發生一種類似的變化。

是否日本的帝國能經受覆敗，并因此而受其助益，我們無從逆料。如果指望這樣一種發展。那是愚蠢不堪的，但是我們不妨作這一個假定，以為聯合國所可以希冀的救濟方式之一——人民依照他們本身固有的傳統形式並與他們的皇室一起，來撲滅日本軍閥的毒索。

六 正義與日本的改造

在這樣一種撲滅日本軍閥毒素的過程中，聯合國是可以幫助日本的。在許多作戰地區，日本軍隊曾犯過彰明昭著的罪行。南京的糜爛，中國其他的暴行，對中國、印度、英、荷、美、菲人民及戰俘的野蠻待遇，已經在戰爭的殘暴史上留下了最顯著的劣跡。這些行為和納粹在歐洲佔領區中採取的「平行的行動」，基本上並無二致。日本人民中大都沒有看見或聽到這些非人的暴行。他們也不知道這些是受了軍閥首腦部的命令而為的。我們並

張聯合國在日本成立特別法庭，對那些負責發令實施暴行的日本軍官舉行個別的審訊；並依審訊的結果加以懲處。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三日歐洲各流亡政府在倫敦英國王宮議決而經英美蘇簽署的戰後審判納粹罪犯辦法，應對日本適用。這種審判的目的在伸張正義，而非報復。一切被檢舉的日本軍官都應公開審，他們有權和兩方司法程序中的被告一樣，請求辯護。一切審判都應公開舉行。

這種公正的制裁，絕對不是對所有主要軍事領袖一律作為罪愆實行普遍的制裁，如果那樣則在日本人民心目中造成一大批「愛國的烈士」。這些軍官所應受懲的行爲，其犯罪性質，無論對日本人還是對任何他國人都是一樣顯而易見的，他們祇可以在軍閥眼中成爲烈士。在公開而正當的司法審訊中，使日本人民正而認識他們領袖的殘酷醜惡行爲，可望在他們心中發生反對那些負責發動戰爭人物的念頭。所有的罪犯一經審訊完畢後，被拘禁而經查明無辜的高級軍官，自可釋放。

七 改造與國際平等

貫徹日本的失敗和完成一個新的和平的太平洋的建設，是許多年方能實現的任務。復興時期何時終結，要以日本的做法爲定。唯有日本成功地恢復了議會式的民主政府，把貴族院降到絕對次要地位或根本取消；陸海軍在憲法中的特殊地位不再復活；作爲國教的神

道加以廢止基督教堂恢復自由之後；日本纔可能加入第二次大戰後的國際新秩序。在這條或類似這樣的路線上成立的政府，證明有存在的能力並且獲得人民擁戴時，日本民族當然有權享受國際平等待遇。這裏所謂平等，是說逐步參加太平洋委員會和國際間籌備東京亞安全與幸福的工作，最後取得聯合國的世界組織中一分子的完全資格。

我們不是主張姑息日本或泯除報復的情緒，或者承認日本在遼寧、蘆溝橋、上海、南京、香港、馬尼刺等地的行爲到頭來不若我們現在所看的那樣惡劣和殘暴。我們將不祇在簡單地宣告（等到可以宣告的時候），一個新的日本的誕生。

八 日本的前途

無論任何外國，要把日本從它過去的窠臼中解放出來，所認爲力的地方實在不多。但在若干方面美國也許能夠做一點工作。毫無疑問，一個國家忽視另一個國家，是在現代史中使國際關係每况愈下的原因之一。這一種隔閡，是永遠不能完全補填過來的，不過我們相信可以想出一種比較有效的方法，縮小這種隔閡的距離。我們以爲這種方法之一，可以試行。未來的日美關係中。

我們主張戰爭完了以後，日美兩國除了通常的外交關係外，相互交換特殊的情報代表。他們應該是日美兩國最著名人士，具有充分的外交特權，以區別於一般新聞記者。他

們可以爲了出版而準備關於被此民族生活——如政治、經濟、教育、新聞、文學、音樂、美術等——事實和傾向之經常報告。他們應當編撰的報告，要翔實確鑿，和學者的論文一樣。雖然目的在於給一般讀者閱讀。這些報告對每一國家的新聞記者都有直接用途，他們可以向這些機關經常取得消息和情報。我們之所以建議在日美關係中創設這樣一種國際性的機關，是因爲我們相信，這種制度可以幫助日本在戰後世界中佔得一個地位，並且可以幫助美國對於新的遠東產生一種平衡的看法。

如果戰後日本能夠滿足各方面的希望，它一定可以在東亞的進步中表演一個重要的角色。過去數十年間，日本在許多表面事物上是遠東最進步的國家。從某種客觀標準看來，日本在它的國內是成功的社會建設者。它是亞洲第一個識字最普遍的國家。日本的生活程度近代以來也大大提高，雖沒有達到英美的水準，也已趕上義大利或其他地中海沿岸國家。在那些日本軍閥以高壓手段統治的殖民地中，日本的技术成就，雖然對當地人民冷酷無情，毒恨深刻，但本領着實不劣。當地原有的統治者那種昏庸政治，經廢除後，也能有一種有效而不甚腐敗的行政來代替。

如果這些社會成就的技术能力，除去其中的刺刀、槍砲、軍艦、和帝國主義的奴役性格，未始不可貢獻於遠東社會與經濟的改造。新的日本在遠東是有其一定地位的。而且爲了和平與進步，一切聯合國都希望獲取了與日本能將它的精力移到這個地位上去發揮。

九 戰後日本能生活嗎？

擴充軍備戰爭，和最穩的失敗，終將致成日本經濟的崩潰，甚至在一九四一年，一般人民生活水準已經不及一九三六和一九三七年的一半。這一種衰落把日本人民精力虧耗得無此之鉅，以至於他們的生殖和死亡數目的平衡都不能保持，變成了負號。如果以為日本的經濟可以迅速復原，那是愚不可及的；他們在大戰完畢，必然窮苦得不可言喻。

這種窮苦大半應該被認為是咎由自取。日本在大砲與麵包之間，選擇了大砲，而購買大砲的定單是不可以隨便取消的。在這個戰爭期間，日本已經很貧瘠的土地，必然益發枯竭，非許多年不能恢復元氣。許多和平時期的工廠設備已被移去，而且其生產以外，一切技術陷於停頓狀態。日本國內的運輸體系也精疲力竭。可怕而徵兆結果使日本人力極端缺乏；直接由於陸海戰場上的死亡，間接由於日本人民健康普遍的衰弱。日本購買大砲的定單，要想全部清償，決非用日圓、美金、或英鎊所能了事，其代價必然是千百萬人民的死亡和殘廢。拿這個重大代價作比較，則在中國海外投資和殖民地的損失，實在是微不足道了。

如果聯合國希望把日本作為他們將來新世界的一員，它們必須應付這種情勢，它們必須使日本有飯吃，因此我們建議聯合國在戰爭一終止之後，就把它們應有的救濟計劃定下。

部分好處給與日本。至於日本在海外被「凍結」的黃金，美元與英鎊，超過英美荷應向它索取的數目，以及聯合國為租用日本船隻，應付給它的貨金，用多少來救濟日本人民，我們祇有二任將來執行這部門工作的人們自由處理了。

此外日本仍可與它以前的殖民種商訂辦法，以便輸入最切要的食品。並且還應該幫助它從東亞大陸及各島嶼撤退一百五十萬左右的軍隊和差不多相同數目的僑民。可以制定適當辦法，幫助日本吸收這些撤回去的人們。

美國與許聯合國簽訂的互助協定中，第七條規定：「廢除國際貿易中一切差別待遇之方式」和「減低關稅及其他貿易壁壘」。這些規定對於一個像日本那樣深深依賴於國際貿易的國家，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印度尼西亞國、菲律賓、美、英帝國，都接受了這種原則，因而世界貿易勢必有所改進。日本如果遵備實行同樣的原則，它的地位不是毫無希望的。生絲市場的消失，和紡織物的更尖銳的競爭也許使它的對外貿易最初應覺困難，但是以日本人民的勤勞和聰慧，一旦加以和平的指導，當可保證日本在世界市場上獲得一定的地位。

第六章 中國

在副兩章中，關於建立印度尼西亞區內的和平與秩序，以及關於痛切處理敗亡後的日

本的條件，我們都提出了特定的建議。在這當中，我們也間接地涉及到中國問題。以上兩種建議中，我們爲了自己的利益和遠大的目標，不得不改變現在的主權形式——即在印度尼西亞區內直率地創立政治主體，並撲滅日本的軍閥毒素。現在我們討論中國時，並沒有這些提議。當前中國的主權，是那些領導一九二一年革命的眼光遠大的中國人士的輝煌勝利的產物；這些人士中許多已經故去，其餘的也已年老，而他們的年青的徒衆則在那軍閥黑暗時代，以及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成立前的戰爭與險詐時代，直到一九三六年聖誕節最後完成全國統一之時止，和他們一道努力着。

當我們以我們對中國的目的爲出發，來考慮這個新中國，這個今天在戰鬥中的中國時，顯然必須持有一種不同的態度。新中國生存在它自己的努力之中，我們祇是在一種共同的努力之中跟它聯合一致罷了。（在這努力之中，中國的痛苦以及它截至現在止的貢獻，都比我們大得無可計算。）所有以上各種建議，都是一種預想之下提出來的，就是這個中國將來一定是自由、強大、堅固的，並且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在亞洲所追求的目標，決不是一種新的勢力均衡。因爲勢力均衡也者，在骨子裏等於一個第三國玩弄兩個或兩組國家，使之互相牽制，以免它們結成洶湧可怕的勢力（例如英國在一八一五年支持普魯士，一九一四年支持法蘭西等）。有人認爲我們在亞洲的影響（類似英國在歐洲三大百年間的影響）是以這種均衡爲基礎的。耶魯學的新齊克曼教授

就是這種說法的一個顯著人物在他論辯美國戰略思想中的現實主義確據時，我們是贊同他的看法，但是我們決不接受他那勢力均衡說的論旨。依他看來，中國雖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工業化國家後，若將日本威脅完全移去，必能超越西太平洋所能興起的任何其他政治單位。在事實上，這正是我們所希冀而且所追求的事。一句話說，我們所主張的是一種勢力的「不均衡」，而這勢力之大決不是暫時現象或局部的歷史與弱所能改變的。我們相信，我們在亞洲的影響完全視乎今後用什麼樣深思熟慮的賢明的方法來實現我們關於亞洲的目標。我們相信，一個自由而且強大的中國必能與我們一致，追求並保持我們所抱定的目標。我們相信，中國也需要為全亞洲人民保持一種安全的和平，不斷的經濟發展，和一種與世界其他民族平等的感覺。我們需要中國強大，因為我們依賴中國的力量來超越任何可能勃起攪亂這種「不均衡」以至從事戰爭的勢力。

於是，我們必須有這樣一種確定，就是我們能信任中國。作為一個民族，作為聯合國之一，我們已經這樣確認過了。我們要決心削弱日本。我們現在預見到而且歡迎那顯而易見的後果，因為我們確認中國將與我們成為友好的伴侶。

一 中國的前途

在描繪中國時，不愉快的現在很容易使未來也顯得暗淡。為了認識新中國，我們必須

把眼光放到戰爭的悲慘與混亂以外，而想像中國凱旋的偉大的日子，那時勝利而經過苦鬥的軍隊，重新進入東方糜爛了的都市。

我們可以想像南京，那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受了日本殘暴荼毒的壯烈都城，蔣委員長將親自班師進駐，在被解救了的人民的無從描寫的歡呼聲中，通過重見天日的街衢。他將偕同他的僚僚（其中也會有我們美國的軍官）登上孫中山先生並未瞑目而靜待其中的陵園的廣闊的石階。當這些穿着草綠軍服長筒皮靴的人物們，在旌旗招展，鼓樂喧闐中一步步踏上紫金山頭時，那個最後得到了勝利的中國，自然和今天的沉悶情景完全兩樣。那時中國將成什麼樣子，它再往那裏去呢？

這個勝利的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它從中亞細亞的沙漠和喜馬拉雅山帕米爾高原，延伸到黃海，朝着浩蕩無邊的太平洋打開一面寬敞的窗牖。它挾有亞齊帶的北滿，和亞齊帶的廣東、廣西、雲南諸省，自西至東，世界上兩條頂大的河，黃河與揚子江把中國分成三大部分，而廣袤的海濱則將這兩條大河和許多其他較小但依然很重要的河道相互打通。中國文化搖籃的北平沖積層，華北大平原，肥沃的揚子江流域以及南方無數文化中心地區，都包在這個新興國度以內。在東北，中國將與蘇聯共同使用黑龍江，與朝鮮共同利用鴨綠江。在西南，中國與緬甸相接，並可經由仰光而入於孟加拉灣。在南方，它的鐵路將與越南連接起來，而人於暹羅灣及東京灣。向東去它與美國的航線將沿新的太平洋公

路恢復起來。這樣，它無論對新世界或對舊世界，都更接近了一層。

勝利的軍隊大致有五百萬人，都是經過多年戰爭訓練的英雄，忠勇無比的戰士，在他們身邊還有廣大的農民，其中數千百萬也是淪陷區中經過不斷的游擊戰而變成了戰士。他們爲這個自由付出了代價，而這個自由並不是那種外邊的人勉強給與一個國家的自由，如果那樣，則一般民衆是不知怎樣珍視它，不會運用，也不會保持它的。中國人民打這一場仗，比起一七七六——一八三年美國人民爭自由的戰爭，恐怕爲時還要長久，而其艱苦則必然過之。他們已決心獲得自由，而且我們希望他們能保持着它。在中國廣大民衆中，某些人類尊嚴與社會平等的純樸情感，是永久顯著地存在着。這些人們，他們既已在戰鬥中擊敗了民族的敵人，既以他們的智慧和雙手建立了戰時基本工業，並以百折不撓的忍耐力建築了滇緬路，而且也許在這戰爭終了時建築起康印公路；這樣的國民毫無疑問，對於復興與和平的大業，是勝任愉快的。

在這樣的國民中間，我們可以相信其必能以某種漸進方式實現民主政治的。這種方式也許和我們所有的不一樣，但它似乎類似而且同意於我們的。在一九三六年的「五五憲草」中，我們可以看出它的一個雛型，這個草案恐怕要到戰後纔能經國民大會最後討論、修正、給予以通過。但在現有的臨時性質的國民參政會，也可以看出它的民主觀念的效用。國民參政會沒有完全的立法權，但是作爲公衆良心的表現，它也不是純然沒有力量

的。雖然它的參政員並不是由人民選出的，但共產黨及其他政黨也與當權的國民黨同樣有其代表參加。

一個依照我們自備爲不錯的看法，傾向於民主的國民政府，它的復興與和平的重任，是足夠中國人以至我們美國人的想像力揣摩的了。中國的需要是極大的，因而它的機會也極多。爲了代替沿海工業盡可能經濟的線部隊的中國後方的建設，將來可以供給新工業以熟練工人後備軍。那些在滇緬公路上駕駛載重汽車的司機，一旦新的公路網完成後，祇要有新車就夠了。千萬英里的新鐵路在計劃中，將來都是要次以建築起來的。全部中國的內河，除揚子江外，都要從新設計過，準備以汽船代替木划和杉板。東北四省收復後，新中國可以得到一個工業中心，有的是煤炭、鋼鐵、和許多製造廠。日本在那裏的投資已價值十萬萬美元以上。從這些工廠和南滿鐵道會社的工廠。中國至少可以取得初步開闢鐵道網與新工廠需要的原料。由於復興工作規模之大，無數被毀城市之再建，內地各式各樣商業之突然的復活，復員了的軍隊都會得到工作，決無失業之慮。

此外還有些事業是需要成千百萬人民的勞力，而且能產生無限厚利的。其中之一就是黃河的善後。一九三八年「中國的禍水」改道後，折回八十年前的故道，不知損毀了多少生命財產。無論水利工程專家怎樣決定——把它穩定在現今的河道上，還是引導回去——必定要有真正全國範圍的工程事業和遠大的水利墾殖計劃。

在農村方面，中國農業的新生也是一個龐大無比的任務。像戰前美國和美國專家們在金陵與嶺南大學開始介紹給中國的機器與科學技術方法，是要大規模採種時用廣域的租佃方式，妨礙農耕甚大，勢將廢除。而應實現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在我們的推論中，我們堅決相信中國必能做到這些，甚至不僅這些。

二 還是舊的中國麼？

我們剛才指出勝利的中國偉大遠景及其人民與政府的愛國和傾向民主的精神，都是一字不虛、真實確鑿的，但是據此以言中國必能會強大自由，不免有些嚴肅的讀者，還要懷疑和辯難的。國民政府表現着某些傾向逐步接近而非離開民主概念，這固然是可以承認的，但是現在的中國事實上是一黨制的國家，它的政府並非經過選舉而產生，乃是產生後使人接受的。因為這個政府妨礙言論與集會結社自由，因為它不把它的行為全部公諸人民面前聽其自由批評，是以到現在為止，它還不受人民監察或抗議等和平方式的約束。

至於前途的機會與計劃，現在僅僅在紙面上或在樂觀主義夢想家的腦海中。要實現這些，就需要用特定的方法解決特定的問題。愛國的熱情和事業的抱負，在這裏就要和歷史的傾向，陳舊的傳統，與夫數百年來的情性相衝突。中國的貧困雖然不像一六〇〇年的歐洲那樣嚴重，也並非不可救治，但對於近代化的工作依然是一個障礙，不但如此，腐敗、

食活，死講面子，以及地主縣長對於普通人民痛苦漠不關心的態度，在今天中國雖非第一等產生苦難的因素，但這些可痛心的缺點等應完全加以掃除。

好了，現在讓我們簡單考慮幾個需要解決而比較嚴重的特定問題。

子、農業

農業制度的落後，是中國貧困的基本原因之一，租佃條件並不由任何一般的法律而祇由各個地方的習俗來規定。在南方，三分之二的農民沒有自己的土地，而中國人投資的主要部門就是買田，以半數以上甚至五分之四的租穀為代價，買給佃戶。佃戶勤懇懇耕種的結果，徒足增益地主的收入。他必須嚴格遵照地主的命令，用傳統的方法，年年收成同樣的穀物，因為地主的目的是在於獲得穩當的租穀，絕對不想提高一般福利或他的佃戶的福利。廢除這種制度的困難誠然很大，但是不廢除這制度，無以提高中國的生產力，如果不提高生產力，從而增加中國百分之八十五以農為生的人民的收入，即使中國工業化了，也沒有希望打開國內的市場。

丑、工業化

如果農業生產力增高，工業生產品市場因而產生，自然就刺激着全國的工業化。租佃

制度一旦廢除，以前拿去買田的資本便會騰出很大部分移到工業方面去。中國有豐富的煤、炭和鐵的資源，但缺乏石油和水力，而它的工業原料依照人口平均的潛在供給能力，不及美國或蘇聯，中國有無限量的普通勞工，但是在戰時工業中培植出的技術工人的技師，還不能開始應付大規模工業化的要求。

寅、經濟發展之平衡

戰爭的影響迫使以前落後的中國西部，開發起來。原來中國工業多在東部，藉外國資本，在不平等條約「保障」下建立起來的，同時也就安設在外國砲艦射擊和登陸的距離以內。西部已成爲中國今天經濟的中心，但是設置在緊急性質的基礎上。把日本趕走後，中國東部舊日的工業中心都可以收回了。那時它就可以在融洽的經濟統一中，鞏固其政治的統一，依照資源的分佈和全國的福利來展開工業化前途。

卯、運輸

抗戰開始以前，國民政府建築了中國幾條最迫切需要的鐵路線。戰爭使這工作停頓下來。假使戰爭現在終止，中國平均每一百萬人口祇有鐵路四十五英里——印度有二百六十二公里，蘇聯有五百一十一公里，美國有三千二百公里，內地的河道大半都很寬淺，不大適用。中國大部分地區還沒有美國所認爲標準的直長的平滑的公路。這樣情勢自然包涵着美

大的前程，可是當前却是很大的障礙。無論因為農產力增加或是發展工業，要開闢市場，首先應克服這個障礙。

長、教育

民衆教育的迫切需要，是一切其他問題中最多數的先決問題。中國人民大多數是農文盲。這種局勢一天不改，在農業科學以及運輸與工業化方面，或者甚至在自由與民生政治方面，莫有很大進步是難以想像的。

這些彼此關聯，互爲因果的主要問題，都是最嚴重的。但是新中國的勇往直前的領袖們却相信這些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相信完成了革命創造了日本的中國民衆，是有完成這些艱鉅任務的能力和毅力的。正因為問題是相互關聯着，所以一個問題解決後，可使其他問題也容易解決。例如，土地制度的改造，似乎已在進行過程之中了。在總走了日本人和其他好的城市和省份中，那些學會了爲正義與自由而戰的民衆，斷斷不會再將地租和捐稅老老實實繳給曾經逃亡了的地主與貪污的縣長了。新中國在其廣大地區中，有許多最重要的問題，會無形縮小了，因為政府會對許多既成事實加以合法的允准。同時，戰時工業已在工廠的教育水準上促成了局部的有限度的進步，而工廠方面水準提高後，農村的水平遲早也會提高起來的。農村教育自然會改進農業方法，而農業生產力若因而增加，則工廠出品量

巨大的市場，這就又可以刺激多數工廠的開辦。更多的工廠和更高的工業生產力，是經濟工業與農村中的真實工資——於是，我們就不難看見擴大和自由的中國經濟是維持生命的血液和它與我們的要道，正是我們所需要的。

三 中美關係

一個強大而自由的中國，聯合國要保持亞洲和平不能不指望其具有重大而不平衡性的復興後的中國。它的建立工作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這個工作主要是靠中國人自己，依照他們所有的方法去完成。我們與新中國的關係必須是平等的盟友關係。我們對於太平洋區計劃，需要中國來担當一面，而不是藉美國金錢，或聯合國的武器支持中國這樣做。我們相信這樣一個中國已在形成之中，我們希望它能繼續形成下去。

作為戰爭中的一個盟國，中國已經是我們一個積極的伙伴，而且中國問題就是我們的問題。當滇緬公路被截斷後，中國需要一條新路綫獲得經濟之迫切，正如我們需要一條新路綫供給它那樣迫切一樣。日本軍隊之侵入，其所佔領的根據地，正是我們迫切需要藉以轟炸日本的根據地。我們的問題也正是中國的問題。

戰爭完了後，這種相互的依賴關係是否也隨着終止呢？中國戰後的問題，果然是那樣純粹的內部問題，甚至我們對它怎樣解決它們，可以在這裏討論嗎？——或者說我們戰後的

國內政策也與中國無關嗎？我們不相信如此。

在「一個美國的提議」(一九四二年五月「幸福」雜誌)中，我們曾說過，美國如沒有盟國，決不能在地球上高枕無憂。那篇文章裏還說過，在經濟前途上，由於美英兩個擁有巨大的國際購買力，因而使比較不甚工業化的國家，要受到經濟上特別波動的地方的控制。我們爲了其他國家以及爲了我們自己的利益計，曾經努力使我們的經濟保持健康狀態，而不可得。這兩個大的通商國家，不管我們高興與否，它們的經濟政策决定着全世界的經濟基調。美國既爲這兩大國家之一，就應該保持這個基調，使它穩健而自由。

中國以其廣大的地域而論，在輸出方面實在太少了，甚至原料的出口都太少了。但是它的工業化計劃實行後，它戰後一定要變成一個輸入工具很多的國家。這就要使它應付「收支平衡」問題，而不能不比前更積極從事於它的國際貿易。中國有兩個前途。一個是在全體主義模型上建立一種工業上自給自足的經濟。另一個前途，就是讓工業化自然地發展起來——在它自己的指導和策勵之下，作爲一般國際經濟擴張之一部。因爲政治與經濟密切關聯着，所以第二個前途一定對於四五萬五千萬中大多數不甘寂寞於私生活的中國人，更爲愉快。不過除非中國確信國際經濟的擴張必然發生外，它是不會選擇第二條路的。

而這個問題，美國人大多數雖不甚瞭然，實際上都是需要美國來決定的。顯然我們不

使中國輸入許多東西，雖然中國的市場（世界上最大的潛在市場）在美國人心目中依然是個模糊的幻夢，但是美國的政策却不可避免地影響中國所採的途徑，因為美國政策可以決定全世界經濟的基調。中國是不走上經濟的國家主義的路的：它在事實上已約定與美國共同行動，「藉國際的及國內的適當辦法，以增加為全世界人類自由幸福物質基礎之物品之生產、使用、交換、與消費，並取銷國際貿易間一切差別待遇，減低關稅及其他貿易障礙。」（見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宋子文與赫爾簽字之中美互助協定第七條）。這些文字是在華盛頓，世界經濟政策的新總司令部，寫下並簽字的，將來戰爭結束後，也祇有在那裏，這些文字纔能作生發用。

如果美國在它的戰後貿易政策中，樹立一個開明的基調，我們可以完全相信。中國必定熱烈參加其中。在這同一精神之下，它也會採取一種政治上合作的路綫——如果那個路綫在國際上是很明明的話。中國的民族主義是新的，但是中國人數千年來就是世界的公民。蔣委員長曾經說過：人類大同與世界和平既為三民主義的大主要目標，是故中國自然願意參加任何基於民族平等與人類福利的世界聯盟。

無條件的互助，尊重別人同尊重自己一樣，纔是幫助別人，無條件的幫助別人。中國人認為先辦條件而後幫助別人，是交易之道，而不是做人之道，交易可以互利，不一定可以互助，這是我們對於「平」字的看法。我們認為和平，必須建築在和諧與平等的基礎

之上。

在基于合作互助的精神而成立的和平觀念以外，我們更重視信義。信是尊軍和履行諾言，義是遵循光明大道而行，也是人類行為的大憲章，是人人所必須共守的，我們不主做輕易給予諾言，因為我們特別注重給予別人的諾言。孔子講，一個國家立國的要素，有三種，一是經濟力量（足食）足以養活全國人民，二是軍事力量（足兵）足以保衛國家，三是最重要，是信義的尊重。他說，人羣沒有信義，不能存在，這種教訓傳留了數千年，使我們特別重視信義，我們以重信義的精神，來和人羣合作，求人羣互助。

中國所以重信義，愛和平，是因為我們以仁愛為道德基礎。孔子主張仁民而愛物。仁民就是愛人類。愛物的範圍，則更廣大，我們認為萬物是有權利和我們在天地之間共生存的。我們尊重個人的權利，因為我們愛人如己。愛物是由於重視創造，文化的積累是愛物的結果。我們愛護自己的歷史，也愛護別人的歷史，我們痛心于侵略國家的破壞，摧殘人類文明，我們決心抗戰，正是出於我們仁民愛物的動機。

在仁愛信義和平這些道德觀念以外，我們更協同我們的教育家，教導我們的青年忠于國家、孝于民族。我們講忠孝，不是狹隘的國家主義。我們認為我們有兩種最大的責任，第一是所有過去人類對於世界有益的貢獻，我們必須保全和傳留下去，不能因為我們的懈怠而遺失。第二是對於未來人類，我們必須盡些貢獻，必須為他們創造幸福。我們生存在

中心，我們是過去和未來的聯繫，過去的積累不但不應該損失，尤其應該充實和增大。我們如果對過去不負責任，就是不孝。對未來不盡責任，就是不忠。因為我們教忠教孝，所以我們五年來爲着保存中國數千年的歷史文化而奮鬥。爲着維護人類的正義與幸福而作戰。

我們認爲這都是做人之道，我們必須使中國青年人人了解和實踐這種道理，纔能夠以道德的基礎，來建設起新的理想的世界。理想的世界，必須以健全的倫理建設爲基礎，這是我們的信心，也是我們所認爲青年對於戰後世界的建設能有所貢獻的應有之準備。因此，我今天向我盟邦美國的青年播講，特別說明這種道理，希望世界青年都能有此種深切的認識，向人羣倫理的建設方面努力，也是對戰後建設最大最永久的貢獻。

四 中國的經濟觀察

現在要討論一下這種經濟合作的詳情。爲了避免走入歧途，我們必須透澈明瞭中國的態度，中國對我們也應如此。

除了種種但書和例外，一般言之，中國的態度，如其領袖所表明，基本上在於：中國需要外國的資本，但這外國資本如果含有外國控制的意味——「和平的侵入」——那中國絕對不要它。

戰爭完了後，美國的態度究將怎樣呢？從美國通常的行動和反動來判斷，似乎應當做如下的猜想，較有把握：即在這次戰爭結束之後，美國人民必將堅決反對把美國錢借給世界上每一個自己沒有錢的人那種過去的政策。美國人民不會建立一個永久的國際救濟局。這也可以說，在復興時期以後，很少或竟至沒有任何公家的錢，會借給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因有些中國學者（在美國作家支持之下）曾明白地表示，他們不信私人投資，他們所可能接受的一援助是政府借款。

從表面上看，私人投資對於中國主權怎樣會比政府借款更危險，是看不出來的。但是，如果我們假定「控制」的意義在於堅持政府主計的某些標準，合法的穩定性，以及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期作為投資之必要條件的不干涉政策，那麼，政府與政府間相互借貸，顯然是有利的事。從一個國家立場言，我們當然信任中國，但從投資家的立場言，我們是不會信任中國人比信任我們美國同胞更深一層的。

因此，我們必須承認，關於戰後經濟問題的討論，總不免帶有相互猜疑的色彩。這種猜疑，祇有多多明瞭事實，方可以解消。中國的問題，是從外國獲致基本的金融和技術的援助，但不能以傷及主權或喪失對重要的國家資源控制權為其代價。在事實上，外國的投資者，並不要中國的主權受到傷害，也不企圖佔有中國的資源。中國對於獲得外資的疑慮——尤其對於直接投資（而非借款）的恐懼——是能以事實證明為不必要的。美國在

一次大戰以後的經驗證明，直接投資對於借方國家，較諸借款要有更大生產作用，因為投資者的收入將依事業的成功程度為標準，而為使其成功起見，投資者方面一定會提供各種技術援助，幹練的專家與經理人才。中國人大可不必擔心喪失永久管理權的危險。在每一個不列顛自治領，在美國，以及在歐洲大陸，最初藉外國資本建設起來的許多大企業，都用不着特殊法令就完全還本了。

一個平行的問題，就是美國投資者不能不關心與冒險性成比例的收益問題。中國人深怕外國投資者陰謀擱取控制權，但投資者也深怕中國政府使投資的事業無利可圖，或濫用費下的資本。首先，投資者很清楚，新中國的許多計劃家憧憬着大規模的國營企業與夫國家社會主義，因而他會預料到他投資的資本被那些受政府保障和津貼的企業所競爭而化為烏有。毫無疑義地，中國將發展這些企業。不過孫中山先生在他所著的「實業計劃」中所規定的經濟政策，是容許私人資本，外國的以及本國的，有很大發展餘地的。他曾寫道：中國實業的發展應循兩條路線進行（一）私人的企業和（二）國家的企業。一切能夠由私人企業舉辦，而且這樣舉辦會更好的事業，仍應聽由私人經營，且受開明法律之保護與鼓勵，而且為了藉私營企業以促進中國的實業發展起見，前此所有的釐金制度應予廢除，複雜的幣制應加改良，各種各樣的官方障礙應當取消，並應由政府予以各種運輸便利。凡智不備而私人經營而且本身具有獨占性質的事業，則應作為國家企業來經營。

與這相同的區別，在「五五五草案」中也有明文規定着。該草案第一一八條規定所有開墾土地之礦應歸國有。第一二三條規定：「公用事業及其他有獨占性之企業，以國家公營為原則，但因必要，得特許國民私營之。」由此看來，在原則上私人投資在大多數實業中是當然許可的，在許多方面並可受到鼓勵，而且即使在獨占性的企業中也不完全被禁止。

但是，投資者疑慮，並不因一種原則的確定而完全冰釋。民主的眼光很重視預算的公積，和健全的財政監察制度。為官與經商混淆不清，在西方的思想方法，是認為不合倫理的。官吏挪用公款建築工廠，而是把公款與私囊混在一起，是我們所不以為然的。這裏不妨提一下，以上所述的惡習，給現在西方的觀察家看來雖怵目驚心，事實上在三百年前的歐洲也是公然流行的，而且一些特別顯著的例子（如東印度公司）還廣續到十八世紀，甚至十九世紀。這些惡習的消滅，應歸功於代議制政體，因為代議機關可以對於公務員以有聲的監督。由此看來，中國要治療這些積弊，似亦有待於代議制度的進一步發展。不過這種變革的速度似乎也要看中國所能得到的財政援助如何以為定，因此，猶疑不定的投資家最好不要過分逡巡疑慮，而宜竭其力之所能，助成他們認為必要的改革。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也是充滿了疑懼的，就是中國怎樣應付對於外國的這些義務呢？我們注意到，在互助協定中，美國對於租借法下支的物資，所同意償還的方式，是要「增加商業負擔」的。最足以增加商業負擔的支持新債方式，莫過於以金錢償付。依我們預

料，應付必定採取貨物和服務的方式。在一種自由貿易制度中，這是可以辦到，而且很容易的，因為中國的主要的輸出品——桐油、絲、茶、豬鬃、雞蛋製成品、大豆、錫、鎢、錦、羊毛都是極切需要的，並且從中國取得比從別處要低廉得多。

在「與英國的關係」的備忘錄中，我們曾建議設定一個美英自由貿易區。我們又主張這種自由市場的區域，應開放給每一個國家，在長時期內，這個原則在我們看來是絕對健全的，並且我們主張一旦可能，即付諸實施。美國市場不應以高度關稅堵在中國的輸出品。上述諸項因為我們和中國的經濟關係需要接受中國貨物以抵償中國的債務，另一方面因為紙幣的入口貨品可裨益於美國一般的大眾。我們相信，輸入廉價桐油、大豆、豬鬃等貨品的利益，就國家整個福利而言，實在可以抵償美國農村與工場因受人為的鼓勵從事不經濟生產的損失而有餘。任何不大「寬厚」的政策，將重蹈第一次大戰後的覆轍，那時我們就因為不給債務國一種靈敏的方法，以致我們借出的債款都收不回來。

現在有很多無味的照章，使美國實業和美國人的生活程度，在自由貿易政策中會受到怎樣怎樣的危險。美國是世界最工業化的國家，凡在我們市場上和國外競爭的貨物，祇限於利潤太少以至我們不屑於製造，或我們自然無力出產充分數量的那些貨物。實在說來，危險是剛剛相反，並且雖然最後的目標是實現全世界的自由貿易，但我們沒有權利要求中國或其他工業發展比較幼稚的其他遠東國家，來免稅接受我們的製成品。在完全自由貿易

制度之下，我們的偉大生產潛力，可以壓倒全亞洲的工業發展，而這種發展，不但在遠東，而且在全世界，都是需要的。

爲使亞洲特別是使中國的保護關稅制度不至走上極端，互助協定的第七條應該是很有效的；並且我們自己既對貿易障礙加以一般的緩和，我們可以希望達到我們的目標——這不但是全世界到處都實行自由貿易，而是在政治和社會上所能做到而且是不可避免要做到的自由貿易的實際目的。

我們相信這種政策。日久天長一定證明是健全的，因爲相反的政策，日久天長總是證明不健全的。我們的市場如果抵制東方工人的製造品，顯然會發生兩種影響，即：使他的工資降低，或者迫使他走上另一條生產的道路，而在那條道路上依然不免有競爭的。這種被迫離業的情事愈多，可能牟利的範圍愈狹，則世界市場也就愈萎縮。東方經濟受害愈大，我們自己出口市場受害也愈深。如果我們需要全世界的經濟日趨擴張，生產力普遍提高，則無法逃避的結論，就是我們必須接受那些亞洲勞動力量已經達到競爭水準的貨物，沒有什麼別的理由，僅僅因爲這樣做，日久天長可使我們大家都受其利，雖然有些農業，或一些工廠甚至一個工廠區，偶然受些損害，那是無關大局的。

五 救急的步驟

以上所述諸原則，都是將來長遠的原則。這是必須把握住而且一致同意的原則，因為所有具體的急切的步驟，在採取之際，應有其最後的目標。所謂急切的步驟，就是說，在今天我們援助中國戰爭努力所應採的步驟，和明天幫助中國初步復興所應採取的步驟。

不用說，在目前最重要的事莫過於對華軍事援助。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的談話，必須實現。中國戰場上美國軍用飛機的增強如最近轟炸日本獨島和日本陸上部隊諸事實所證明，應當經常繼續而且大量擴充。越過喜馬拉雅山的中印間艱險的空中運輸線上的飛機和運輸人員，應該增加許多倍。華盛頓的英美聯合參謀部，應與中國參謀總長立即商酌可施範圍內最早時期中的一致舉動。

說到這裏，必須承認，聯合國在西南太平洋對日戰爭的經過，對中國發生了不幸的事實，正如開聯合國看到一九四二年上半年中國軍隊又退出許多城市一樣了。一種相互猜疑，甚至彼此推諉的事，在聯合作戰的場合中是有時是難免的，誰也用不着驚異。這祇有靠大家繼續不斷努力以求相互諒解。這種努力的成功當然有待於受任如此進行的人。中國在華盛頓曾有精幹的代表，但其最前進的文官政治家外交部長宋子文博士，與現代中國第一流學者，駐美大使胡適博士，美國在中國的文官代表却沒有同樣的人物。在軍事方面，情形多少不同，但也同樣不令人滿意。華盛頓的軍事代表感覺，他們的意見對聯合參謀部是有價值，可是我們却沒有使中國在華盛頓的軍事代表感覺，他們的意見對聯合參謀部是有價值。

的。對於以上兩種情況，誰都可以勉強作些解釋和原宥的理由，可是遲遲不糾正過來的錯誤，是不能再加容忍的了。

還有一個促進諒解和互信的急切辦法，是現仍存在着的。一九四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赫爾寫給中國當時的新任外交部長郭泰祺道：「……美國政府將繼續所採之政策，希望於和平狀況恢復之後，迅速着手與中國政府用有秩序之談判及協議之手續，以期廢除本國及其他國家因規定領事裁判權及有關之慣例之協定，而在華久享之若干特殊性質之權利，自不待言……。」英國也有了同樣的表示。

中國雖然常在堅持它的主權，而且對於外國租界那樣的傷害中國主權之事，深惡痛絕，可是在三十年代中，當條約港口的外國人的存在，大大妨礙着日本侵略的時候，中國並沒有急於索還這些權利。現在日本已佔領大部分這類港口，而且控制了中國東部很大塊地方，這些理由已經消滅，我們應該立即廢除我們的在華特權。

在英國方面，這也就是說，把香港歸還中國——一種頗為重大的舉措。當中國在一八四二年被迫割讓香港給英國時，那時香港差不多是一個荒島。一九三八年，該島人口僅六萬，其中百分之九十七是中國人。幾乎所有這些中國人經常移回中國本部，但在過去，他們從未向英國政府要求什麼自由。不管怎樣，這個港口和島到底長中國人的，而且構成對中國領土完整的一種侵害。葡萄牙當然應該還歸澳門，而法國也應

該放著廣州灣。在另一方面，中國應當同意設置一種共同組成的委員會，對於私有財產的權益作公正的調整。

在討論對華財政援助之時，我們曾經談到一般的，但是多少帶有永久性的，我們希望在中國與西方間存在的經濟關係。在戰爭結束之後，中國必然大量需要急切的援助，而列在一切戰後救濟計劃之中。這一種救濟辦法如果做得得體，會縮短時間，使一種長遠的方案得以替之。

戰後救濟工作之一，應該是肯定中國人民大眾的新地位。超過單純的救濟，有計劃地致力於滿足國內開業的要求。不過，在這種工作之中，聯合國的資金運用，必須與中國當局合作。例如，如果中國當局盼望從復興資金中得到援助，則國民教育的普及、社會衛生的發展——別是在鄉村方面、農事試驗場、設立、灌溉工程、新的工廠視察制度、等等都可以一一開辦辦起來。這樣，西方民主國家就可以幫助並且推動中國進步到一種為中國計以及為國際合作計都需要的社會水準。

在若干情況下，復興救助金也可以用來發展社會上重要的公用事業，如果藉中外合資經營辦法給予私人投資家適當的保障，則生產性的公用事業的建設，如鐵路、水廠、電力廠，都可以加速完成。

復興救助中一部分還可以用於大大幫助中美兩國在高等教育事業範圍內的合作。戰

後中國對於特別精博的科學家和技術家的需要必定很大。有些可以在中國的大學和專門學校中訓練出來，雖然他們的戰時專業標準在許多中外專家看來都是太低下了。中國一定派送留學生出洋受外國訓練的。

在原則上，資助中國留美學生研究，本是中國自己的責任。但是一般比較起來，學生的用費在美國比在任何別處都高。如果我們想讓美國大學的訓練機會易使中國學生享受，必須減輕學生的費用。各種基金保管委員會，大學校和商業機關，最好都能設法舉辦獎金。在復興期間，美國政府也可以提撥一部分經費來補充這些私人獎學金辦法之不足。

這些辦法特別適用於中國政府選派到美國的留學生，以滿足科學訓練的學者，如化學家，工程師，和其他專家的最低限度要求。這些學生都是要約定回國後服務於政府或固定的私家企業，而來深造的。在中美兩國，各設一中美智識合作委員會，在大學校主持之下來執行這些訓練計劃。

這個委員會還可以協助美國研究生和教員到中國去，有系統地研究中國問題。如果在某些部門內規定一種教師交換辦法——客籍教授——就更可以補充一般的文化交流。英國以及其他聯合國，特別是印度尼西亞國，也應當商訂類似的計劃。

六 我們的真意

太平洋關係

這種中美公民的友誼交流計劃，每一種在執行時都要遭遇一個嚴重的阻礙。目前，美國移民律使中國移民來美國，感受極大不便。那些暫時被允准入境的中國人必須取得一個特別證明書，規定他們在移民律下的身分而且常常在登岸處為等候檢查手續，受長時間的禁閉。除去特別排斥中國人民的法令外，一九一七年美國移民律中「被禁地帶」的條款，使亞洲南部出生的人不能入境，一九二四年的移民律，規定不許一切「不能成為美國公民的外人」入境。一七九〇年以來，美國的國籍法規定「自由的白人」可以加入美國籍（該法經一八七〇年修正後，可包括「北非人」在內）。這個規定的解釋權，向付諸法院，可是法院從來沒有把它解釋為可以包括中成人與日本人而言。我們的國會在很早以前就把希特勒的種族論基本學說寫在法律裏面，也許是許多美國人知道後會吃驚的吧。

這一個非常的規定，它的歷史是有趣的。中美兩國在一八六八年的條約中，原承認「人有變更其居所與籍屬之天賦而不可攘奪之權利，以及自由移出或移入國境之相互利益」。續訂的條約對這一點就不再明白的規定，到一八八二年，因為那時美國西部各州認為中國人民之移入對美國工人為一大危險，毫無裨益，國會乃通過根本廢除條約。其後中美政府間曾發生長時間的紛爭，以至於一九〇五年竟發生華人抵制美貨運動。這事以後，日本的抗議較為饒舌，但中國與日本同在巴黎和會上要求將種族不平等的原則規定於和約之中。

他們的請求被拒絕了，加以一九二四年國會廢止美日紳士協定之事，益發加深整個東方的痛恨。這種痛恨，最顯明地反映在中國的一種「保全面子」的措置中，就是使美國人不得加入中國籍，並禁止他們（受條約保護的傳教士除外）在條約港口以外的地方設產。

在我們所標榜的目標之下，依然保持這些法令和態度，殊為可笑可鄙。日本人很早就向亞細亞指出我們這種顯然的偽善。而我們一向所為或所能為者，祇是支吾。中國政府並不要求無限制的權利，以派遣粗工到美國來。但它痛恨任何差別待遇的涵意。我們應該立即與中國締結一個關於移民和國籍的條約，規定相互收容若干種類的人民，例如商人與知識分子，並規定一切被准許永久居住的人都可加入美國國籍。這事結果可便意欲久居中國的美國商人與傳教士，可入中國國籍，同樣中國人也可入美國國籍。在美國出生的華僑子女，根據「第十四件修正案」（照一向所解釋）已自動成為美國公民。其他合法允准入境的中國人如果願意，也可成為美國公民，顯然沒有不可的理由。

美國移民法的這種變更，和我們所建議的我國關稅的變更一樣，都是權變方策。我們作這樣的提議是因為這些變更對我們將來的利益有不可爭論的好處。我們在規定我們對亞洲的目標時，曾使用極響亮的名詞。我們把遠大的目的叫做人類尊嚴與自由。當國家在戰爭中採取它們的智慧、道德和宗教所排斥的武力手段，而又想尋覓這種做法的口實時，響亮的名詞與偉大的目的是信手拈來，俯拾皆是的。當一個理智的人做着醜惡的事，同時又

知道，爲保障他的希望的權利與自由的權利計不得不這樣做時，則以上的擴斥對他是很重的負擔。這也使我們感覺責任比過去任何時期都重大，因爲在這種密切時代，我們憎恨那些憎恨我們的人，而且對他們毫不姑息，要以壓倒一切鄙視，還報給所有鄙視我們的人，冀圖確保我們最後目標中所包涵的原則，如果我們不準備承認敵人責難我們的話至少一部分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就應當把所有響亮的名詞變成移民政策與關稅條例中的具體規定。

第七章 其他問題

我們所討論的亞洲地區，西鄰印度，北接蘇聯，南面有英自治領的澳洲與紐西蘭。我們所提出的解決問題的建議，對於在亞洲所有鄰近的國家，必有嚴重的影響。關於蘇聯的利益，我們要保留在另一篇備忘錄中去討論。解決任何一件遠東問題的辦法，如不考慮及此，必難遂行，在討論朝鮮問題時，我們必須再着重指出這一點。我們必先假設，在中國與蘇聯之間，在朝鮮邊界，正像在六千英里中蘇邊界的其他地點一樣，將有圓滿的解決，同時對於朝鮮，要作爲一個單獨的實體和一個單獨的獨立國家來處理。

朝鮮半島在亞洲大陸與日本島間，好像一個天然的橋梁，它在戰略上很爲重要。朝鮮在外國佔領之下（朝鮮若爲一衰弱的獨立的王國，常有受外國佔領的可能），是對日本側翼一個致命的威脅，日本因軍事上的必需，首先佔領該處，這或者是日本軍閥爲計劃從事未來的戰爭前所必有的步驟。所以剝奪日本在朝鮮的統治，是聯合國家爲阻遏日本任何未來計劃的最好方法，自然也是正義的行爲。

在朝鮮的全部歷史中，因其夾於中日兩國之間的地理環境關係，它一面蒙受其益，一面也遭受其害。大概而言，中國曾對朝鮮使行寬和的宗主權。當豐臣秀吉侵入朝鮮時，明朝曾派兵幫助朝鮮。自此以後，約有三百年，朝鮮亟欲模倣滿清和日本維持閉關自守的地位。直至十九世紀時，朝鮮始與日本訂約通商，在一八七六年日本與朝鮮所訂立的條約中，朝鮮允予日本治外法權。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之中日戰爭的結果，中國放棄在朝鮮的一切權利。這個新「獨立」的朝鮮，擬藉接近帝俄，以圖增強朝鮮的地位，這多少促成了日俄之戰。俄國戰敗，朝鮮接着就被日本吞併了。藉着一種巧妙的手法，這個古老的朝鮮皇室，也竟被歸化於日本的貴族中，在這制度之下，朝鮮皇室的後裔，享有很高純官職，好像完全日本化了似的。

美國在朝鮮有特殊的利益，同時也有特殊的義務。一八八二年蕭費爾德代表美國政府，簽訂漢城條約，在這條約內規定：「若有任何別的國家，對締約兩國的任有一國政府，有不法或侵略行為時，則締約的另一國家必須致力於善意的斡旋……促成友好的妥協，以示彼此之友好情感」。這條約訂立後，美國即派軍事教官到朝鮮軍中服務隊，美國在朝鮮修築了第一條鐵路，開發鑛產，從事公益事業。美國教士在朝鮮之努力，較在亞洲其他地區均為成功，這種努力在最近數月內才告終止。不過，美國並未履行條約的諾言，已故羅斯福總統主持的日俄樸資茅斯條約，使朝鮮人民受到最不公平最受壓迫的待遇，竟把朝鮮交與日本了。併吞朝鮮的這一件事，暴露了日本在軍閥政府之下，經常實行迫害行為的特點，但是日本為其自身的利益，也完成了一個在朝鮮鋪設鐵路，開闢軍港和發展其他公用事業的計劃。

但是日本統治朝鮮，要朝鮮人民淪於殖民地民族的地位並未成功。虐待和僅為日本本身利益打算的經濟制度，致使大批朝鮮人移民國外，現在已有十分之一的朝鮮人民居住在外地。約有一百萬朝鮮人民已驅往日本充當勞役，其工資較日本勞工尤為落廉，移民的結果日本與朝鮮間惡感愈深。在一九二三年日本大地震時那些迷惘的日本侵略者，曾責難朝鮮人民在東京區水井中投毒，因此對朝鮮人民大加殺害，使日本與朝鮮的關係，更形惡劣。有很多朝鮮人散居在滿洲和中國內地，曾日本佔領了中國的東北各省後，散居在中國的朝

鮮人，想逃避日本的統治，因之被日本捕獲，其人數不下六十萬。有許多人後來屈服了，或者說，被迫屈服了，還有許多朝鮮人，在日本之指使下，被迫或自動地轉到中國的日軍佔領區，散布在各處，作爲是中國與日本的居間人，從事有組織的走私工作，或卑鄙地販運婦女和毒品的勾當。有許多其餘的朝鮮人，仍舊不與日本妥協，自日本佔領中國的外國租界後，他們便就轉移到各內地去，繼續反抗日本，有的參加入中國的游擊隊裏，有的參加在中國政府所統轄下的志願兵裏去作戰，此外，約有二十五萬朝鮮人，在蘇聯的保護下，居住於東部西伯利亞。

目前，朝鮮獨立黨領袖金九氏袖導之下，在重慶成立了一個臨時朝鮮臨時政府，但這個臨時政府，尚未得中國國民政府正式承認，這些朝鮮人民，分爲好幾個黨派，且彼此間沒有一個公認爲有權代表朝鮮的人物。

鑒於這個混亂的局勢，並鑒於蘇日目前的關係。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的中立條約中有所確定，我們現在不能提出最後的建議來，但爲了摯誠的友誼的目的，爲了儘一切可能困擾日本在一切地方的軍事動作，我們必須儘量幫助爲朝鮮的自由而戰的那般人。我們的陸軍空軍隊，可以編組一個「朝鮮美國空軍分隊」。在我們的租借法案中，根據援助中國的辦法，有些糧食可以給與在中國軍隊中服務的朝鮮武裝部隊，正像我們藉英國在租借法案下配帳辦法，給與自由法國的援助一樣。最後，我們可以毫無疑義地得到一個公式：

就是我們雖不承認個特的黨派的請求，但我們必須明白地宣言，准許朝鮮有自由和獨立的權利。

至於戰後朝鮮的前途，中蘇兩國的諒解似乎是不可少的。除此以外，中蘇須考慮割讓間島（現爲偽「滿洲國」一個單獨的「行省」）給朝鮮，在該處的人口，朝鮮人以三比一多於中國人，這樣割讓後，必再簽訂一個以保障兩個國家中少數民族的權利爲目的的中韓協定。

經濟方面，一個獨立的朝鮮，或許有能力自理家務了，尤其是朝鮮沒收了日本在該處的所有投資以後。政治方面，由於三十多年日本統治朝鮮的結果，朝鮮人民缺乏行政的經驗，因此之故，不妨在過渡時期內，國際間共同選出一個朝鮮民政機構，由太平洋委員會任命一位高級專員來主持，而予朝鮮以國際的援助。

二 印度

印度在太平洋上沒有海岸，這個備忘錄所討論的中心地域不包括印度在內。但是，印度自由這個人的問題，不是亞洲問題中一個枝節問題，也不是隨便可以解決的一個問題。印度是亞洲的一部分，它的前途與亞洲的前途不可分離。這次世界大戰意義，着重在印度的帝國主義的結束，正像在亞洲其他各地的帝國主義終將結束一樣。因此我們所提出

的發展亞洲前途的原則中，一定也適用於印度。

大概而言，美國人對印度的態度，就是假使印度需要自由（或者即使還有多數的印度人不要自由），那麼，他們就應該得到自由。美國政府把印度當作聯合國家之一來考慮。保衛印度是我們的任務之一部，而且在印度和北非，美軍已與印度軍並肩作戰。美國人民的意思，就是印度站在我們這一邊，是我們的朋友，是我們的盟邦，而且，作爲一個盟邦，印度在國際間處理戰後的一切太平洋事情時，顯然有和其他聯合國家同樣參加之權。這一個角色的涵義，就是一個獨立的印度。

美國的態度既然如此，它遲早會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上，比現在更明顯更堅決的表現出來。雖然如此，關於印度問題，我們在這裏還是沒有直接的或特殊的建議可提出。即使印度是太平洋上的列強之一，我們亦無可提出，因爲印度事件隨時事之演變，每週都有不同的發展。這種每週不同的印度問題，基本上是英國的問題（也是印度人的問題），雖然最後美國對於印度的完教與獨立所負的責任，必能達到一種重要的程度。

三 南太平洋

現任我們轉向到南方，討論澳大利亞與紐西蘭。這兩個地方人士，在戰爭以前極力主張新加坡增強防禦工事，由此一端就很明顯地表現出這兩個地方與亞洲區域有不可分離的

關係。當新加坡耗資鉅大的工事遭到突然的攻擊而失去效用時，澳大利亞急速召回它的軍隊，竭力準備自身防禦能力，表示出澳大利亞對東印度有密切的連繫，和澳大利亞對東印度未來計劃的重視。新印度尼西亞國和橫越太平洋的防禦地帶，當作聯合國國家戰後力量的工具，是最適合於保衛澳大利亞的。而且，受戰爭的刺激而發展起來的澳大利亞的機器工業，到了戰後，或可因新印度尼西亞國進步的工業而得到很大的裨益。

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是我們西方文明和我們西方世界明確的一部分。它們和英國的自治領及說英語的美國有一個重要的區別，就是澳紐這兩個地方，幾乎完全由英倫三島「出外」去的人民所殖民。因有這種血統上的深遠關係，不管過去和現在它們和英國有很多歧異、怨尤和衝突，但澳紐兩地始終是不列顛聯協之一部。如果照我們所希望，在戰後有某種形式的國際組織產生，則它們和美國的經濟的紐帶，將較以往更為鬆弛。澳洲，由於它在地理上、戰略上、經濟生活上、和人口構成上的許多特殊關係，將來很適宜於充當促進英美諒解的媒介，而不是一個困於舊式的「勢力範圍」的地方。

澳洲一向是經濟國家主義的典型，實行高度的關稅和嚴酷的移民限制令。這些國家主義政策的首要支持者，就是澳洲工黨，它與「布洛根山企業公司」那個龐大的托辣斯有密切而奇異的聯系。第二次大戰對於工業化進程是一個新的推動力，而到今天，澳洲聯邦正和其他交戰國一樣，遭遇着一種嚴重的勞工缺乏。除了勞工缺乏之外，澳洲近年來也意識

到一個早在預料但始終未實現的威脅，就是七千萬日本人民夢想征服七百萬澳洲人民。以上兩種因素，或可迫使澳洲重新考慮它那移民政策，究竟是否聰明，因為那政策固然使它的人口很龐雜，但是數量的確小得可憐。

赤道地帶的澳洲，一般人認爲不適於居住——這種見解在十九世紀或者比較妥當，但在二十世紀科學與技術已能大大征服不利的自然條件時，這種見解就未必正確了——但是即使在非赤道地帶的澳洲，據情況熟悉的澳洲人意見，仍能容納二千五百萬人口，而且能使他們的生活保持與現有居民差不多的程度。如能增加這許多人口，則今後永久可有一個強大的澳洲，不但它本身十分安全，而且能夠保證太平洋的安全。因此，我們希望澳洲的態度至少對於從歐洲上陸來的移民，應加修正。如果現在與道很相似的美國政策也有所改變，那麼，澳洲態度的修正也可因而促成，是毫無疑問的。

紐西蘭的處境，在許多方面與澳洲兩樣。由於大量輸出農產品的必要，紐西蘭從來沒有實行過高度關稅。這一種缺乏有組織的工業狀況，對於紐西蘭不經激烈革命或社會騷亂，而圓滿產生一個社會主義型的國家，是有很大幫助的。這樣一個國家支持瞬息萬變的時事的能力究竟多麼大，以及它在實際上所促進的大眾福利，較諸自由企業所能爲的，究竟大多少，更普遍多少，也許還是有問題的，但它的不失爲世界密切注意的一個試驗。這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移民政策，一般說來，並不比澳洲的寬和。紐西蘭再容納比現在

(不及二百萬)多兩倍的人口，綽綽有餘。有些權威甚至相信它為容納一千五百萬人口的餘地。當前關於實力與人口關係的教訓，在紐西蘭也許是不會忘懷的吧。

有一件事，紐西蘭對於太平洋區域的和平與幸福，能作很重要的貢獻。它是現在世界上唯一的國家，很巧妙地根據相互諒解以及逐漸有秩序的融化整個社會進步中的原則，解決了少數民族問題。紐西蘭對待毛利斯土人的政策，可以作為這個有數十個相同問題的區域中一個表率。

四 團結制勝並保和平

在這次戰爭中，西方與亞洲民族的領袖們，在歷史上第一次對最後目的聲明表示同意。中國、印度、與菲律賓聯邦之參加聯合國同盟，就是亞洲承認了大西洋憲章的目的與原則。這件事不能看做亞洲同時約言，認定「四大自由」的前提，是立即可以實現的目的。中國人、印度人、以及菲律賓人都是毫無疑問地明白，一九四一年八月間羅斯福與邱吉爾的目光，主要注視在歐洲問題上，而不在世界的更不特別在亞洲問題上。他們同時又知道，大西洋憲章的措詞雖然抽象，對於受戰爭蹂躪的亞洲還不如受對戰爭蹂躪的歐洲，更適合於具體的情況。不但如此，大西洋憲章關於種族與國家平等的概括表示，實在不夠引起任何民衆的響應。

即使再有一個「太平洋憲章」也不一定會引起大眾的響應的。

但是亞洲在原則的贊同，是很重要的，而且足以證明它信任我們，正和我們提議應該信任他們的意義一樣。要知道我們這種信任，究竟合理到什麼程度，必有待於確切的行動，我們必須看到中國，實際走上我們相信它能夠而且將要走上的大路。東方爲了證明他們對我們的信任是否合理，也不要看什麼更多的聲明，而要等待具體的行動。

在共同作戰之中，我們必須表示出我們的戰略決定，並不是根據於種族偏見。我們必須採取具體步驟來減少舊日的摩擦。我們必須實行種族和政治平等的原則，以證明這些原則不僅僅是微弱的權變的原則。不管如何困難，印度的自由必須實際地加以促成，我們對於朝鮮自由獨立的願望，也必須有某種實際的表現。而且，藉聯合國的集體行動，我們必須對於菲律賓戰後安全的諾言，有所保證。僅僅喋喋於我們的願望。已經不夠了。美國、大英聯合王國以及不列顛聯邦中之各邦，如能放棄歷來的立場和已有的權益，就可寫出一部真正有意義的大憲章了。

我們若有這些行動，則不但可以糾正我們現在的錯處，證實我們的諾言，而且敵人藉宣傳有目共睹的事實而打擊我們的力量，也可因之受到反擊。我們要敵人希望造成的恐怖，變爲毫無根據。我們自己的諾言，即可解除敵人宣傳的武裝。

比一切其他事情都重要的，是我們要在彼此不可分裂的信念之中，把我們的盟友團結

美國與戰後世界之關係

一六二

起來，而且從這種團結中產生一種高尚的意志以與一切困厄相搏鬥。設非如此，戰爭是不能獲勝的！

附錄 關於戰後世界改造之危險思想

孫科

上次世界大戰而後，爲時僅越二十載，吾人乃再遭受世界第二次大戰之痛苦，將來戰事勝利結束，世人痛定思痛，當必喁喁切望能有合理而公平之善後辦法，藉以建立世界今後久遠之和平，不致重蹈一次大戰後，二十餘年間再發生二次大戰之覆轍。不惟同盟國人士有此感覺，即敵國戰敗後，其人民當亦具同感。

是故在聯合國方面，一般思想界領導之士，感覺得對乘目下大戰正在劇烈進行中，最後勝利尙未來臨之前，應及早爲謀，對世界將來善後問題，詳加研討之必要。其目的則在避免一九一八年年底一次大戰終了後，戰勝國當局，措手不及，臨時應付，缺乏準備之弊。設此種事前對戰後世界改造問題之討論，能對各項問題貢獻合理解決之方案，以喚起戰時世界各國人士深切之認識與了解，當爲戰後重建世界和平最有價值之事。

惟吾人應承認，上次大戰結果，戰事雖曰勝利，要和平實遭失敗，推其原委，實坐於當時負世界政治責任之政治家，及領導輿論之思想家，乃至新聞記者，大都不免犯一最大之錯誤，以致二次大戰之禍根，隨戰事停止以俱來。其錯誤爲何，由當時彼等所持之善後辦法，根本違反合理與公平之三大原則是也。苟不幸而此次大戰後，對世界善後問題之解決，仍不能求得合理與公平之辦法，則此二次大戰之結果，或不免爲三次大戰種下惡因。

吾人對過去之錯誤，倘無深刻之覺悟，予糾正，則世界之前途，何堪設想！誠恐人類禍劫，將重演復重演，二三十年後，又爆發而為更慘酷之戰爭矣。人類歷史果循此倒退，謂為現代政治家、思想家、以及輿論指導者精神與智慧之破產，當非過言。

以上所陳，乃吾有所感而發。茲舉數例以實吾言，深望盟方肩負思想領導責任之士，注意及之。

數月前，友人自美來渝，告余以下述一事，其言曰：美國某大學教授，對中國善後問題，曾為文載於報端，主張戰後東北四省，即現為敵寇侵佔之偽滿洲國，應劃入蘇聯版圖，由蘇聯統治云。此文余未得親見，友人亦未詳及彼作者所持理由。惟此種主張，核以合理與公平之二大原則，實大相背謬，此種所謂善後主張，可名之為危險思想，不幸而見諸事實，必種下將來戰爭之禍根，蓋中國奮起抗戰，抵抗侵略暴力，率為世先者，其起因即為東北四省之被日寇侵佔。東北四省為中國領土，日寇侵佔以後，更以之為威脅中國之根據，中國政府與人民，為保持國家之獨立民族之生存，乃不顧一切，毅然奮起抗戰，於今歷時將六載，犧牲軍民千數百萬，若反侵略同盟國共同擊潰日寇，獲得最後勝利以後，中國而仍不能收復東北失土，則中國抗戰究尙有何意義！數年來所為艱苦英勇之犧牲，豈不畫屬徒然？此種所謂善後辦法，不惟抹殺中國之立場及其固有之利益，同時無異直接種下世界將來三次大戰之惡因，即退一步言之，亦足使中蘇兩國，不能和平相處。

吾國深信此種種不合理、極不公平、全然謬妄之主張，決不爲同盟國有識者之所從同，尤決不受盟邦蘇聯任何輕微之一顧。然在今日，世人注重研究戰後問題之時，竟不幸有此種危險思想之佈露，自足證明思想界尙存混亂之狀態，使人不免爲世界前途憂慮。

其次吾所欲指陳者，卽美國幸福雜誌，去年八月曾發行一附刊，發表幸福、生活、時代三大雜誌合草之戰後和平方案中第二件備忘錄，此備忘錄完全討論太平洋關係，而其所特別研究之焦點，則爲美國對遠東之關係，亦卽以美國爲中心之太平洋政策，其中二點極耐吾人尋味，衡以合理與公平之原則，均屬未當。其中主張東南亞洲部份，建立一新國，名曰「印度尼西亞國」，依彼等之意見，擬將泰國、英屬馬來亞、所有英屬及荷屬之印度尼西亞（卽通稱之南洋羣島）、及葡屬帝汶島、均劃入此新國之版圖。余認爲如以英屬馬來亞、英屬荷屬之印度尼西亞、葡屬之帝汶島，合組而爲一新國，尙屬相當合理，蓋此區域內之人口，多數爲馬來人血統，根據民族主義之原則，應許建立民族國家，惟泰國則不然。泰國之歷史文化與人種，均與馬來民族有異，且泰國久已爲獨立國，其目前雖暫屈服於侵略者鉄蹄之下，實亦出於無力抵抗之故。吾人不應在討論世界善後之時，將原有獨立之國家，毀滅其獨立存在，而併入於所建議中之組織。蓋不幸此議而實現，則必激發泰人之民族仇恨，演爲復辟獨立之運動，則此新國成立之日，卽種下分裂與戰爭之禍根，由此內部之糾紛，更將影響乃至動搖東南亞洲之安全，此種以泰國而劃入「印度尼西亞國」之

主張，實屬不合理不公平。爲吾人所不可解者，建議者在其建議文中，對泰國劃入此新國一點，固亦已表示疑問，而其答案，除謂該區域在防禦戰略上應加入泰國，同時在經濟上，泰國已爲該區域之重要構成份子，并預測將來完全自治的小國時代將成過去，此數點外，并無其他更完善之理由，足爲其建議之根據，或所以示建議者亦須再事考慮耶？」

其次尤值吾人注意者，即第四章中提議建立一條橫越太平洋之防禦地帶，此防禦地帶由國際行政機構管理，其地區則由夏威夷向西，經中途島、威克島、關島、及現由日本代管將來應由聯合國佔領之南太平洋各島嶼、琉球、和小笠原羣島，直至台灣，且主張以台灣爲聯合國空中艦隊的終點，就是把台灣也劃入國際統治之下，建議中聲明台灣應劃在中國關稅及金融系統中，惟不宜劃爲中國領土之一部，台灣居民亦不得投票，要求歸回中國云。此建議更違反合理與公平之原則，蓋台灣本爲中國之領土，甲午之後，始被日本佔據，中國抗戰勝利，應當清算甲午以來日寇對我侵略歷時半世紀之所有血債，台灣爲中國重要失地之一，應由中國收復，世人當無異辭。設使抗戰勝利後，中國失去五十年之台灣，仍不能收復，則在中國之立場言，絕不能承認其爲公平與合理。且台灣居民：全屬中國血統，居民心理，亦必希望回歸祖國，建議者目的，在建立安全設防區域，以隔絕日本，使其不能死灰復燃，再事侵略，如是，當不必置台灣於國際共管之下，吾人認爲台灣無須脫離中國之後，始能對此建議中之防禦地帶盡其應盡之任務，尤不應爲保衛菲律賓與南洋羣

島，或爲保衛中國南部海岸，而使台灣不得歸回中國，亦正如吾人不欲因保衛菲律賓，而主張將菲律賓或其一部置於國際共管之下，而否認其獨立者同，如建議者以目中竟或疑懼中國富強以後，或將不利於南太平洋，而預以台灣爲空軍根據地，利其接近中國沿海以控制中國，則此種不信任中國爲愛好和平之民族，而自存猜疑心理之思想，其危險更屬顯然矣。上列數端，爲戰後世界改造危險思想之二三例證，爲吾人所及見者，甚願盟邦政論家特予注意，亟爲糾正，尤望盟邦思想界人士，勿再犯此種錯誤，以杜絕戰爭之禍根。余於結束吾文之前，更欲爲盟邦人士聲明，盼其切認中國爲三民主義之國家，在三民主義之立場上，中國絕無任何侵略之意圖，惟收復東北四省及台灣等失地，以恢復中國領土之完整，完成民族自由解放之任務，則爲中國革命數十年來一貫之主張，與務期實現之目的。其對戰後各項問題，則望能有合理與公平之善後處置，以期一勞永逸，澈底消除未來戰爭之禍根，使人類和平相處，共享自由文明與康樂之幸福而已。

立獨